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四版

版權所有

游戲文章全書二冊

定價大洋一元六角

編纂者

李定夷

校訂者

包獨醒

發行者

國華新書局

印刷者

國華新書局

分售處

埠外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麥家馬路國華新記書局

# 遊戲文章 卷四

碑銘類

哀祭附

勒沒字碑文

(軼池)

蓋聞夏王鑄鼎于秋，於以象姦溫螭燃犀，百怪無從匿迹。翳惟異物，尚有傳書，况屬奇文。自應勒石誤人子弟，村學究之笑史，固多供我詼諧。新教師之創聞亦妙，則有先生別字，寫作俱佳。牆上標紅宗族，擣搶風之禍。（某教師代人書紅誤風俗爲風族）表中填白學堂來隕梯之憂。（某教師填學堂表冊誤雲梯爲隕梯）講德育而登檯修先遺直（某教師上修身科曾標其題曰脩身）開印字以爲範，履又無人。（某學究作字曾誤履爲屨）淨几明窗何自來，無頭之溼。（某教師曾誤溼爲溼）捕風捉影，偏好爲有耳之妨。（某甲作書曾誤妨礙爲防碍）題字已離奇，況是花爲旺較。（某教師曾出春寒花較遲論題課學生而改本中且有花何故不較花亦何故旺較也云云）文章真怪誕，居然馬能騎人。（某教師改本中有馬能騎人云云）鬼本無方，冤代蜮而受責。（某甲曾誤鬼蜮爲鬼域）天胡不幸，硬爲地所攘功。（某甲曾誤寫感戴爲感

載）非關尺畫通神立岫有法（某甲曾誤寫立軸畫爲立岫畫）況已寸絲不掛赤幘何來（某甲作文曾寫赤膊爲赤幘）過原縹渺虛無幾曾結實（某教師作書會誤不過爲不果）密是深藏固蔽乃惹游蜂（某甲曾誤秘密爲秘密）代不點頭數典竟忘乃祖（某教師曾誤代爲代）曾有何罪先賢淪作灰孫（某教師曾誤曾參爲曾孫）冤匡義以喪邦云亡南渡（某教師改宋太宗謂國之治亂在賞罰當否論會有『太宗能言而不能行終至失國南渡可不悲哉』云云）降祖龍爲藩服豈尙東周（某教師曾出論題誤秦始皇爲始王）斯皆腹草書空想見筆花作孽蓋可慨矣尙何言哉又况逋臣無伴九疇乃作良朋（某教師授歷史會誤解箕子陳洪範爲二人）破敵用謀一霎忽添將佐（某教師授歷史會誤解子儀張疑兵爲子儀張疑之兵）路得通於路德文士當王（某教師曾誤解馬丁路得爲路潤生）楊雄就是楊雄書生爲盜（某教師曾誤解揚子雲爲梁山之楊雄）游戲器械浪傳長壽之名（某教師曾讀鞞韁爲千秋）悶損胸懷強作皮膚之病（某教師曾讀塊壘爲凍塊）爲太陽敲碎飯盃菩薩無靈（某教師以訓日爲日頭菩薩被學生所斥逐）因家貧咒死椿庭姓名何在

(某教師授國文會誤解獨孤及家貧爲無父且兼家貧云云)城過百雉最好聽飛起都。都。(某教師授讀經至都城過百雉句會演講爲城頭上飛過百隻雉雞其聲都都云)鯀雖四凶究何至倒爲子子(某教師曾訓鯀爲禹子)混馴伏爲仁厚可憐六畜同羣(某教師授國文至牛性馴句誤解馴爲仁厚)誤工作爲工夫遂使百工鬱蒸(某教師授國文至工作日巧句誤解爲工夫所作)深明樂理唱歌本以怡情(某教師曾讀音樂爲快樂之樂)熟讀衛生食肉總應細嚼(某教師訓弱肉強食句謂軟肉亦須作硬物食之方易消化云云)竟是鶻班執事首選通材(某教師曾誤讀知識爲知職)初非虎觀談經乃勞擇說(某教師曾誤讀演說爲寅說)於今營業等入學於就塵(某教師曾誤肄爲肆)此後借籌可爲文以助食(某教師曾讀箸爲著)無剖斗之老氏底事千卿(某教師曾讀斡旋爲幹旋)非自大於野狼何勞媚我(某教師曾讀巨耐爲巨耐)平章軍國狄梁公失去事權(某教師授歷史至狄仁傑在則天時同平章軍國事稱國老句誤讀爲同平章軍國(句)(事稱國老)壓倒蘭陵野糊臉新滑假貨(某教師授國文至猴戲戴假面具句誤解爲戴假野糊臉)凡此最新見

解美不勝收信乎別有肺腸難能可貴者矣嗟嗟大文章何處得來言皆有物新詞典信心造出語必驚人僕病未能況逢周秦繁牙之句公真健者如覩鄒瓊未見之書陸德明應注未詳遑求甚解孔仲尼曰歎作者大是奇才文在茲乎下直儕諸自檜後之覽者當有感於斯文

自撰墓誌銘

(病骸)

太素氏不仁苦我以生勞我以形假寐於漆園者閱寒暑二十有四矣目不能辨色耳不能辨聲鼻不能辨臭舌不能辨味心不能慮事不知生之愛不見死之可惡蠢蠢悶悶盲冥冥人其人天其天癡者耶愚者耶莫已知也大醉不辭小言不淵興來時也荒涼如秋弔形獨淚悲來時也數聲長笛一曲高歌樂極時也然無愛風慾雨怒火狂潮栩栩然與草木伍被露水寢生我何人友我何人茫茫如五里霧濛濛如籠烟水養作夢中之夢慣生病裏之病莊叟不知蹴覺驚而踣乃于無年無月無日無時死葬于華胥之陽親戚故舊有問我者其人有過去而無未來有靈魂而無軀殼道旁或過而奠之者仙露一瓢明珠一斛焚道德南華經各一部則一點青燐謝客厚貺于荆

棘叢林間者行有時也乃系之以銘曰魂聯鵬翼魄逐雲霄頭承玉露足搏扶搖徜徉世外千古逍遙

新瓢城令德政碑

(東園)

碎碎。蜮沙有丁。令鶴沈沈。獅井多子。陽蛙有新。瓢城令者貪泉良吏。擊海神君匏繫官花封百里。賂虞公之璧。選劉寵之錢。衆口鑠金寸心。盟水大盜可容。梗化小民無礙株連罌粟。栽誣烟苗。反坐陳家。忘八曳尾龜兒。張宅樂三野心狼子。與臺原馬面拍馬術。工皂隸亦牛頭吹牛。技巧同楊國忠。之善惡亂漆園。吏之是非黑白混淆蒼黃紛擾。猛如烈火。亦號惠人。寃自覆盆。動稱明府。得百金之賂。寬三尺之條。癬痼煙霞尤作芙蓉。城主膏肓風月。無漸構李鄉賢。蝗蝻露煦煦之仁。不聞撲滅鴻雁哀嗷嗷之慘。不外生成上峯。恃有竹林窮巷。漸多荆棘芭苴。萬物草莽羣生。任怨任勞。蠹役引爲心腹。使貪使詐虎威。假以爪牙。南山之石巖巖。具瞻師尹。東海之波混混。載溺宰官。含冤負屈之善良。慕贊若蟻。遇刦被災。之愚賊戴重。皆鰲風憩棠。甘鞠我感。金錢之遺愛。雨零瓜苦。芸人盡斬斧之餘。生鹽瀆孫丞。早讓後來之雋。街坊陸相。敢居前代之賢。奪天工。怕

天。有。眼。括。地。略。捲。地。不。毛。馬。援。之。革。孰。裹。戶。莫。問。壺。頭。失。利。羊。祐。之。碑。誰。墮。淚。似。曾。峴。  
首。懷。恩。循。吏。有。書。名。宦。之。祠。可。入。黨。人。沒。字。安。民。之。石。可。刊。

枇杷大少墓誌

(穎川秋水)

枇杷大少相傳爲荷花大少之前生。吳之洞庭山人大少生有美姿。人見其丰采者謂  
生有異相。具橄欖頭橘皮臉。少時雅善應酬。嘗與二三知己醉葡萄酒。吸芙蓉膏。入夜  
復好作狹邪遊。枇杷門巷時相過。從青樓中人以大少青春適十有六而始入嫖界之  
吉期。又適爲正月十六。故咸戲以十六大少呼之。凡遇櫻桃其口楊柳其腰者輒留連。  
不忍去時。撚梅子之酸。好潑桃花之醋。以對於此中人。多情過甚。積勞致疾。面目手足  
點點作楊梅色。凡與有瓜葛親者力加勸阻。大少一笑置之。不顧也。其毅力有如此者。  
某年端陽令節。友人嫖姚後裔霍某擬設蒲觴艾酒於北里某處。而大少已於前一日  
病致龜奴鼈腿屢覓不獲。傷哉。旣殮。遂葬於琵琶湖側花界中。人痛大少之適。於是  
時亡去也。乃改十六大少爲枇杷大少等於易名之典。又以葬於琵琶湖側。遂悠謬其  
詞。而呼爲枇杷墳焉。旣葬之後。其母夫人逾月復舉一男。及長。面目性情酷類枇杷大

少。花界之中。以其生於荷花盛開時也。復呼爲荷花大少。公認爲枇杷大少轉世。咸嘆爲世家積德所致云。

銘曰。謬云。枇杷黃。大姐急。大少藏。符此言識。宜百世兮流芳。

醫室銘

(東園)

雷公歧伯名醫。不名素問。黃帝靈樞。不靈。惟是醫室。橘井泉馨。常山千日紫。生地萬年青。龜板嵌梔子。蛇牀滿苦丁。仙藥採青琴。檢內經珍珠母。多益智琥珀王。不忘形桂枝。攀桂苑。蘭葉綴蘭亭。(以上參用花草藥名)藥籠中無奇不有。

酒甕銘

(東園)

聖賢寂寞。飲者留名。富貴頑蠢。醉者乞靈。惟是酒甕梨花。浥馨詩情。添李白雅量。見楊青文難分。日甲字不識。風丁蘿徑候孤琴。攜酒經筆東坡。而破悶樽北海。而窮形合婚。誇野店。賭曲記旗亭。入睡鄉。是亡何有。

蘭室銘

(東園)

鶯鶯燕燕。洋溢聲名。魚魚稚稚。汨沒性靈。惟是蘭室。不覺其馨。酒少顏猶赤。金多眼便。

青慾海沈諸子情山璧五丁一笑擲胡琴品茶經既尊卑之素序復長幼之忘形香風來牝谷紛雨灑雌亭愛河通何難之有

書寓銘

長三久二勾闌異名盈千累萬阿堵通蠻惟是書寫桂馥蘭馨紅紅聯素玉翠翠狎青青穿花逢蕩子點菜喚庖丁新學試風琴月幾經描目成之態度繪眉語之情形屢顧聲橐橐鏡檻影亭亭戲鴛鴦左宜右有

(東園)

筆銘

指尖石尖不尖不尖筆尖之尖可以鬪叉尖字分拈言小詹詹言大炎炎筆削之  
一字嚴

(東園)

刀銘

王濬之夢以吉成呂虔之贈以祥徵藏爲利器脫見交情庸中佼佼鐵中錚錚軒軒氣舉作作芒生事有不平仗爾能鳴不畏彊暴一怒皆驚如雪國恥視爾熱忱寶刀寶刀三尺前橫

爐銘

(東園)

以火德王。盛德在火。以金德王。盛德在金。火鍊金則器成。金藏火則陽生。火尅金。驗五行。暮夜之求。此生活嚴冬之禦。此依憑爐。夸爐夸工。造化炭陰陽。熱則溫冷則冰。吾以爲我之鑪銘。

盤銘

(東園)

湯之盤銘。日新又新。周之盤銘。富貴吉祥。吾之盤銘。菜根香。

(東園)

文瀾起硯池。小四瀆兮。漣漪文峯峙。硯臺縮五嶽兮。崔嵬一片硯田匪。彼石田一片硯田。是我玉田筆耕墨耨。性禾善米。逸於農父之越陌度阡。名山之壽於萬斯年。

壺銘

(東園)

金壺墨色自妍。玉壺冰心自堅。用無不周。壺可投規。無不圓壺可懸。遁入酒鄉千萬年。浩浩蕩蕩壺中天。

妓室銘(仿陋室銘)

(寄恨)

品不在高。有貌則名。交不在深。有錢則靈。斯是妓室。惟吾色馨。春黛橫眉。綠秋波。蕪眼青談笑。皆嫖客往來。多情人可以扯胡琴。沒正經。有絲竹之亂耳。灌米湯之勞形。得遂風流願。甘死牡丹亭。君子云何趣之有。

媳掃祭扒灰翁文

(軼 池)

惟年月日辱愛媳某氏謹以籠灰一撮情淚一把致祭於扒灰阿翁之靈座前曰嗚呼阿翁何竟棄愛媳而長逝也耶猶憶媳之來歸也翁年壯而鰥翁子陋而儻自維名花偶此土木命也不辰夫復何言然紅蕤枕畔固無夕不清淚浪浪也辱荷阿翁不棄慰我無聊深閨幽怨中得此意外良緣如漆室囚之重覩天日如地獄鬼之赦轉輪迴嗚呼阿翁此淪肌浹髓之恩媳雖粉身不能報也而况儂命得慶再造家醜絕不外揚籠下光陰鴛鴦並頸灰堆窟宅蝶雙飛人生所寶惟精神而翁旣不惜犧牲之尊卑所關係名分而翁且不斬遷就之定情以來翁非打算媳所服從都緣小子無能遂使庖丁越俎而一年三百六十日固無日不如夫若婦也嗚呼阿翁今其可撒手而舍媳也耶翁體素健倔強如三五少年自識媳後降尊就卑晨夕報効在阿翁馬牛爲兒自利

害所弗恤。然而殘年風燭剝削。何堪翁之情篤。翁之神蓋暗爍矣。延及今茲。而阿翁果一蹶不能復起也。嗚呼痛哉。昔人云。一夜夫妻百夜恩。百夜夫妻海樣深。媳生受翁海樣之恩。乃又重勞翁神。而折翁壽。生而影日與媳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媳夢相接。媳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以往。媳其無意於生人樂矣。飲泣吞聲。願忍守此淚珠之歲月。以撫育翁生弱息之成立。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翁而有知。尙憶及滿樹梨花壓海棠耶。嗚呼哀哉。尙饗。

遊戲文章 卷四



# 遊戲文章卷五

論著類序文附

## 懼內者言

(定  
夷)

嗚呼。聞怒獅之吼。丈夫寒心。聽牝雞之鳴。鬚眉碎胆。世之懼內者。何其多耶。顧懼之情。形不一懼。之原因亦異。有懼於愛者。有懼於憐者。有懼於力者。亦有非愛非憐。非力而亦不容。不懼者。祇緣兒女情長。遂使英雄氣短。古人之言良不謬也。大江之北。黃水之南。有夜叉國焉。國之中央。有魔女村焉。村有陳氏宋人季常先生之遺裔也。兄弟五人。曰威。曰武。曰雄。曰強。曰猛。實則不威。不武。不雄。不強。不猛。家學淵源。皆以懼內。一日威武雄強偶相敍語。不禁同病相憐。因各述所苦。威之言曰。吾妻美而豔。秋波一轉。真個魂銷。惟是多愁善哭。稍不如意。輒嚶嚶啜泣。寢食頓廢。令人心胆俱落。故不得不竭力。將就之。冀博其歡。有時屈膝牀頭。叩頭地下。皆弗自禁。是愛之而不覺。懼之也。武繼言曰。余妻體弱。善病。偶或逆之。卽因怒成病。奄奄一息。僵臥於床。姑無論。醫金藥費。在需資。卽侍疾牀前。終宵不寐。亦一大苦。事故余不敢稍越跬步。願爲妝台執役。是猶。

勝於侍病也。言次，雄起言曰：「二兄之懼，因愛，因憐，尙其分也。余妻本無可愛，亦無可憐。如鳩盤荼之偶，下人間如母夜叉之降，生世上顧多贊力，稍違拂之鞭撻立至，每被按諸地而毒毆，雖心之不甘，然力實不足以伏獅也。」言竟，憤憤不已，強乃續言曰：「余之懼，內實世所罕聞，既無諸兄閨正之美，豔又無諸兄閨教之嚴肅，而難堪甚於諸兄。余妻深得夫倡婦隨之妙諦，善效余之所爲，亦步亦趨，余或外出訪友歸家，稍遲，伊卽結合女伴招搖過市，余或逢場作興，與二三知己爲葉子之戲，作博奕之樂，伊卽邀其所識女伴，大開賭場，竟夕不休。且常語余曰：『郎如留戀曲院，儂卽往遊私窯。』此卽所謂夫唱之於大開賭場竟夕不休，且常語余曰：『郎如留戀曲院，儂卽往遊私窯。』此卽所謂夫唱之於先婦隨之於後也。余因此諸多束縛，若對嚴父尊師，不敢或違，侷促如轍，下之駒委頓若籠中之鳥，此無他，但畏夫唱婦隨之言，懼以余之不德，型於寡妻耳。」言訖，衆皆慨然。會猛飄然至，見諸兄各鎖愁眉，爰詢所由，得聞其略，不禁笑曰：「諸兄雖云懼內，尙非眞懼。若弟則所謂眞懼，內耳衆皆訝曰：『方斷鵝絃，未續鯉膠。』子然一身，何內可懼？」猛曰：「正其如是，弟乃懼之猶幸。」內人不常現形，然已魂銷胆落矣。回憶當日夜，靜更深一燈，如豆，幢幢鬼影，髡歸來，令人毛髮悚然。至今思之，猶爲寒心。懼於生前之不已，乃更懼。

於死後斯乃真懼試問諸兄懼內曾有若弟之甚者乎衆聞猛語不禁轉悲爲喜相與粲然僉鼓其腹挺其腰以自雄曰信如弟言則余等尙非真懼內者大丈夫如此亦足以自豪矣

吹牛者言

(乙 乙)

有善吹牛者佚其姓名嘗徜徉海上之洋塲衣服麗都舉止闊綽梨園曲巷酒社茶肆莫不有若人之踪迹余嘗數數遇之聆其言大而夸自言先人世世爲大官當家全盛時功名聲望表著於天下垂貂襯執玉笏者如千人列鼎甲登翰苑者如千人門下賓客如千人後房姬侍如千人甲第橫亘如千里園亭大小如千處膏腴之田如千畝朱輪華轂如千乘骨董名器珠璣珍貝莫知其名者不可勝數清聖祖南巡嘗三宿其家悅其家歌妓某美載與俱歸築別院居之寵幸無比天潢貴胄與之通慶弔者歷數世而不絕巡撫以下日趨其門博其先人一笑爲榮其先人不輕加以禮貌也今式微矣然尚有錢肆典舖如千家珍貴物品如千事家產估計約如千萬終其身無虞不給也王言且左右願意揚揚若甚自得左右聞其言咸舌搖不能下曲意承迎無所不至意

在希其餘瀝也。余亦聞而異之。設其言果確。昔人所謂七葉貂禪。一門科甲不足比數矣。一日時際隆冬。嚴寒砭人肌骨。余道經某處。見一丐者。衣襤襥僅足蔽體。決踵露肘。口喃喃丐余錢。以謀果腹。余諦視之。蓋卽向所遇之極富極貴之人也。笑而語之曰。若一門鼎貴。今雖衰落。家產尙足自給。曾不幾時。抑何落寞至此。丐者顰頷曰。客勿揶揄。余今世界一吹牛之世界也。余惟不工其術。故不旋踵而穿耳。余聞其言。心異之。謂若之吹牛可謂碩大無朋矣。尙安得謂之不工乎。丐者曰。惟其大。故不工耳。今試與客言。工者客不觀乎。彼峨大冠。拖長紳。姬妾盈前。妓童侍後。之達官貴人乎。盛世則尸其位。亂世則看風而駛。其船牆倒。衆推函電絡繹。其所敍述。莫非一己之功績也。此則吹牛之工者也。又不見乎。彼一枝秃筆。半卷殘書。補綴翦裁。風雲滿紙之文人墨客乎。大言炎炎。目無餘子。窺其所學。名實相副者。固不乏人。而勦襲雷同。竊名炫世者。亦所在多有。此又吹牛之工者也。又不見乎。彼市肆櫛比。百貨充物。熙熙攘攘。懋遷有無之市儈商客乎。平廣告之鋪。張店肆之陳。設光怪陸離。莫可名狀。雖曰廣招徠。然亦可得謂爲吹牛之工者也。其餘若農。若工。以至肩挑貿易之夫。何莫非以吹牛而博人財。吾特吹牛之

不工者耳。子奚不責人而責我。余聞其言。無以難。予數錢丐者受之而去。歸而思其言。類滑稽罵世之流。豈其忿世嫉俗者流。而託於吹牛以諷耶。

相人者言

(穎川秋水)

尺蠖子侘傺無聊躒躅周道。以解憂鬱。一日徘徊於四達之衝。見有懸招於門首。顏曰。善相天下士者。知爲姑布子卿之流。搊衣以進。旁案而坐。相者曰。子來談相乎。曰。然。子其不得志於時者乎。曰。然。笑曰。予之術異乎江湖術士之撰。必先發問而後觀氣色。乃進而問之。曰。子之耳聾乎。曰。幸不爲許。丞然則聰矣。曰。雖不及舜之達四聰。鄭人之昭自問。不多讓也。子之目盲乎。曰。幸不爲師曠。然則明矣。曰。雖不如舜之明。四目離婁之明。自信亦庶幾及之也。曰。嘻。此子之所以不得志於時也。子亦知今人耳目之用。其巧妙靈動。有萬倍於古之人者乎。升官發財。何途之從。營私罔利。奚術爲優。非消息靈通者。不得聞。故鄭人之耳。雖昭。今人視之。但不塞而已。未足周旋乎。今之社會也。蓋今人之耳已進化矣。然仍須笑罵。由人所爲。由我。則有時。有不得不。故作癡聾者。利之所在。何。自趨之害。之所在。何。自避之。非眼光銳敏者。不得見。故離婁之目。雖明。今人例之。但

不瞽而已不足競爭於今之世界也蓋今人之目亦淮化矣然或遇幃薄不修貽羞中  
瞽則有時復不得不故作青盲者子能之乎尺蠖子聞言瞿然謝曰僕病未能也相者  
乃續言曰首宜銳銳則善鑽善鑽則無孔不入雖卑如狗竇可出入自由也而子之首  
圓若匏瓜奚能爲爪宜尖尖則善攫善攫則無物不得雖微如蠅頭可攫取不遺也而  
子之爪鈍若棒槌奚能爲脛宜長長則善奔競善奔競則捷足先得雖飛毛腿之矯健  
無腸公子之橫行不能與之賽跑也而子則中道回翔從容雅步又奚能爲且也肩宜  
魯而子偏不聳笑宜詔而子偏持重頸宜曲而子乃強項膝宜彎而子獨挺立口宜辯  
給而子之舌呐呐然色宜威媚而子之容巖巖然人非馬而拍馬之術未可少子擅此  
法乎我非牛而吹牛之技亦須精子得其秘乎雖無尾而搖尾乞憐之態曾師犬而學  
之乎雖非人之婢妾而爭妍取媚之技曾師妾婦而研究及之乎吾知子必敬謝不敏  
矣幸哉予猶得力食以自養不墮溝壑也蓋從尊相以斷吉凶直餓莩耳慧者貌雖不  
佳心術未壞故尚足以自保乎尺蠖子聞言領首者再急付相金摑衣出門而去

客有拍馬者。善伺人見狗竇必鑽出之。覲然巧言而令色。售其技無往不利。予怪而問之。曰：君所市於人者。將以弋勳名。博利祿畜妻孥乎？將依賴以炫交遊乎？甚矣哉！可醜也。拍者笑曰：吾爲是有年矣。吾向賴是以食吾軀。吾拍之人樂之未聞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可醜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長軍政。晉勳位者。觥觥乎干城之選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膺紫綬佩金章者。峨峨乎民國之傑也。果能建伊皋之業耶？國辱而不知湔。民困而不知援。財窮而不知理盜。多而不知弭坐糜厚祿。而不知恥。觀而入廡。署出車馬。飫膏梁而厭文繡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白日驕人。暮夜乞憐也哉？予默默無以應退而味其言。類滑稽家髡朔之流。豈其憤世嫉俗者耶？而託拍馬以諷耶。

捫虱談

丙辰季夏之某夕。溽暑鬱蒸煩熱殊甚。有自號肥水居士者。穢穢子也。身廣體胖。狀如五石之瓠。以炎威之爍膚。臭汗之浹背也。乃攜蒲扇曳涼鞋袒裼裸裎徜徉於水邊林下。以招涼而逭暑。將交三鼓。睡魔忽來。不得已始拂冰簾。登銀牀。蘧蘧入夢。以爲古之。

北窗高臥自謂羲皇上人者亦無此樂也乃甜鄉甫入好夢惺忪初覺大腹便便如遇噬臍之悔旣而中心養養（借作癢）幾遭剝膚之災豁爾而醒見有蠕蠕而動者有躍躍欲試者敬以老拳則非雞肋之易斷也施以巨靈之掌則亦非蚊蠅之易斃也舉手捫之作而言曰嗟爾么麼其聽予言夫天之生物予以口腹其必需飲食也固宜然惟無害於人者人始容之任其偷生視息於天壤之間若夫噬人之虎豹例設陷阱以殲之蟄人之蛇蝎例置毒藥以斃之何者人懼反爲所制也巨者且然况於蕞爾之蟲豸子又知其然也故甘居止水不逐濁流有心充隱作泌水樂飢之高士蚯蚓知其然也故上食槁壤下飲黃泉知足不辱比於於陵不食之廉士醯雞蟻亦知其然也故一則日處醉鄉終歲佯狂好作沉湎之酒客一則寧食糞穢不嫌汚濁成爲逐臭之鄙夫爾醜類或稱蚩蚩或號臭蟲名目雖殊同爲蠹賊跳躍牀頭潛伏帳角其始來也鵠面桮腹飢餓欲死及其旣也含哺鼓腹腦滿腸肥蚩蚩旣踊躍三百臭蟲更蹣跚一隅其樂也誠無窮矣然人身之精血有限而爾輩之貪慾無窮僕雖癡肥外強中乾而爾等

竟作地皮之剷刮爲金錢之吸收雖犧牲一身其足供爾之大嚼乎諸虱聞言若有所知點頭會意隱隱作人言曰陋哉居士何所見之不廣也夫吸髓敲膚誅求無厭較吾輩之姑嘬一二者其大小爲不侔矣吮齶舐痔側媚取憐較吾輩之痛下針砭者其剛柔爲異趣矣狐媚易傷疲神搖精彼則噬人於無形而吾則爲人所共見其光明爲何如燕喙善啄積毀消骨其術直可以殺人而吾則聊資以餽口其輕重爲何如子於彼輩一切恕之獨害虱類有殺無赦是直不見豺狼之當道而祇問狐狸者矣且天之生吾輩也亦有深意存焉蠹爾倮蟲巢天穴地猶吾虱類也而衣必文繡飫必膏梁尚不知足遇有公益則雖胖若肥牛而一毛不拔故嘗遭天之忌焉忌之而無術以相制乃命吾輩稍分一杯羹天若詔吾曰渺爾小醜爾其吮倮蟲之血吸倮蟲之脂略治其畢生腹已膨脹矣人猶不諒聚而殲旃甚矣其慳也居士聞言遂不加誅一笑放之任其逍遙而入逋逃之藪

### 扒耳談

(穎川秋水)

秋水居士日事蠶。簡蜷伏斗室。卷髮如蠶矣。一日翰墨稍暇。亟命平頭奴子喚待詔去之一霎時間。首如飛蓬者。忽濯濯焉。如牛山。又如禿鷺。工旣竟。待詔復以扒耳爲請。居士搖首止之。待詔畊然笑曰。先生不願扒耳。大有前清官吏之遺風。意者子曾歟。歷中外爲宦海中人乎。居士詫其言曰。異哉所聞。其有說耶。待詔謝不知。旣而曰。予業理髮垂三十載矣。蒙當時所謂居移氣養移體之大人老爺不棄承命。整容亦屢矣。難髮旣竟。例不敢以扒耳請。偶請之。則呵叱橫加非若士農工商必求我一施妙技也。初不識其何意。歸而思之。則恍然悟。語有之。不癡不聾。不作阿翁家長。且然况彼身入仕途。大而一國。一省。小亦一郡。一邑。載號載呶。倒懸者求救之聲也。且泣且訴。無告者呼籲之聲也。若作不聞焉。則不便聞焉。實非所願。于是求一閉聰塞明之道。而忽得之於扒耳。意若有一聲浪之少。聞一秒鐘之緩。庶可少息吾精神乎。且妻妾之詬諱。如梟鳴。又如獅吼。聽之則使人股慄。民生之怨讐。如鬼哭。如神號。聆之則使人疾首。故不扒焉。此雖僕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然能保其十之四五。不作此想乎。今先生亦有是習。故一問之。願恕唐突。言畢。其容戰慄。若深慮居士將撇官腔以呵叱之者。居士笑曰。噫。

子言亦太過矣。彼豈真如是乎。且予亦曾見予友之出仕者矣。未嘗見其不扒耳也。待詔曰。子之友或爲開通人物。故不若是。且自民國成立。政治清明。故民生熙熙。如登春臺。第有歡愉快樂之情。毫無怨苦誹謗之作。此天下有目所共見。有耳所共聞。何嫌何疑。而不扒耳乎。居士點首曰。子真頌揚得體哉。待詔復請居士不扒耳之故。居士曰。此亦有故。諺曰。眼不做不瞎耳不扒不聾。予力守是戒。故無需此。待詔笑曰。惑哉先生。何來此拘迂之言。聞古之人。有囚首垢面。自詡儒生本色者。實則不近人情之甚者也。今吾子不願扒耳。何乃類是。然近日最重衛生。衛生首在清潔。願子之一扒也。居士從其言。既扒之。喧譁不絕。有似嘆息者。有似怨詈者。及一切悲泣者。誹謗者。嬉笑怒罵者。聲不知其何來。又不知其何人。不若向日之可以充耳。不聞也。居士不覺眉爲之蹙。待詔一見。疑居士將大聲以呵叱之也。急收拾理髮之具。掩耳而走。

賣文仿劉青田賣柑者言

(東園)

滬有賣文者。喜弄文。涉寒暑。弗輟。世不以爲然。東塗而西抹。故其眞味同嚼蠟。予怪而問之。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學驢鳴。斂狗吠。登龍門乎。抑枉道以盜虛聲乎。甚矣哉。爲欺。

也。賣文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業賴是以養吾身。吾炫之人取之未聞。有言而獨不足。於子乎。世之爲欺者不少矣。而獨余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金章。紵紫綬者。赳赳乎。千城之選也。果能握風后之奇耶。擁花封章華服者。赫赫乎。牧民之官也。果能入循良之傳乎。盜起而不知捕。民窮而不知拯。吏姦而不知糾。法廢而不知修。猛虎當道。蜚蝗蔽天。做啞裝聾。一若罔聞罔見。坐糜俸祿。而不知恥。觀其坐黃堂。納白蠟。食玉饌。而衣錦繡者。孰不炎炎乎。可畏。煌煌乎。可象也。又何往而非驢子之櫛。而麒麟之楦也哉。今子是之不論。而以論吾文。余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說。殆新世界滑稽之流。豈其憤時嫉俗者耶。而假於文以道之。

讀守錢虜傳 仿讀孟嘗君傳

(軼 池)

世皆稱守錢虜能得財。財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附於紳富之倫。嗟乎。守錢虜特兒孫馬牛之雄耳。豈足以言得財。不然。國事之艱。得吾財焉。直可以奮發而報効。尙何兒孫馬牛之爲哉。兒孫馬牛之終其身。此財之所以造孽也。

上海一隅，既非省會，又無名勝。以素著繁華，商民駢集，無物不備，無事不有。然惟以氣學最爲昌明。據氣學家言，天地之間，以空氣爲最占多數。惟上海則不然。除洋房外，樹木極少。人煙稠密，一幢之屋，居以數家。所有者，惟炭氣與熱氣耳。洋行之買辦，西崽，跑街，寫字，隨處皆是。搖頭擺尾，借勢裝腔者，洋氣也。一班滑頭年少，拍馬吹牛，挖空心思，揩油拆梢者，戾氣也。街頭街口，慢搖闊步，被野鷄拉入妓院者，瘟生曲辯之土氣也。衣服不時，路途不熟，沿店着舖逐件問價，依依不捨者，他鄉遊旅之儂氣也。近年巨室富戶，移資遷滬者，實繁有徒。或仍後垂豚尾，搖搖擺擺者，舊官僚之習氣也。黨人流落滬上，或謂爲暗設機關，偵探捕風捉影，幸而獲一嫌疑之犯，運氣也。緹騎四出，於居戶良民肆行騷擾，莫不大受其累。晦氣也。五方雜處，良莠不齊，竊案既多，槍案疊出，者厲氣之橫行也。公館姨太太，金珠滿頭，三五成羣，招搖過市者，修來之福氣也。豔粧靚服，高坐馬車，汽車兜圈子而出，風頭者，十分之邪氣也。軋姘頭，吊膀子，稀奇古怪，無事找事，有者婦女之淫氣也。夕陽西下，長三、二住家，野雞碰頭，磕腦指不勝屈者，迷人之妖氣也。登樓品茗，塵氣氤氳，小酌銜杯，酒氣磅礴，打茶園，則聞醋氣，上劇場，則多屁氣。侵晨則

千家萬戶忙倒馬桶。令人過而掩鼻者臭氣之難聞也。入晚則英大馬路之拐角人山人海木立呆看愈聚愈多。而有若固結不解者。獸氣之總會也。車夫爭價。勁輒唾罵。兇氣則令人可畏。警察揚威一味武斷其暴氣則令人可怕而且印捕滿街視之則一團黑氣。垃圾車過聞之則不勝穢氣。生楊梅者毒氣甚深。患時病者疫氣易染。甚至日用所需電燈風扇皆電氣之鼓動也。土棧林立吸鴉片者齎集於斯皆煙氣之發達也。他若氣枕氣墊氣車氣船無不惟氣是尙。氣學之盛莫上海若矣。獨是中國民氣日衰。生氣日蹙恐行將飽受洋人之惡氣而中國之元氣絕矣。質之諸氣學家幸弗以酸氣見哂。

知事試序（仿蘭亭序）

（定夷）

民國三年歲在甲寅仲秋之初會於前衆議院之議場爲應試也。文人畢至老幼咸集此地。有號板攷籃筆囊卷袋又有委員長官監臨左右用以爲唱名派卷坐列其間。雖無倚馬千言之才論文對策亦足以各顯神通。是日也桂雨初昨惠風乍暢仰觀題目之紙俯視夾帶之文觀其搖尾擺頭實屬極思索之苦信可哀也。夫人之相與齊集攷

試或文必已出擅造鳳之高材或務拾陳言具塗鴉之妙手雖意象各殊靜躁不同而其營心前列謀得於已皇然奢望曾不知花樣之何以能新及其案發落後攢眉蹙額涕泣隨之矣凡人之所思得失之間最難爲情故不能不以之自奮然案元孫山皆期登第俗語云最是做官好不誠然哉每見近人狂熱之態若合符節未嘗不躍躍欲試不能已於余懷况夫以資格爲進退以經驗爲根本爾之視吾亦猶吾之視爾嗟夫故列敍履歷錄其老大雖去取無常衡文試士其名一也今之攷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春夜宴勾欄院序(仿春夜宴桃李園序)

(寄恨)

夫章臺者行樂之逆旅遊子者碼頭之過客而牀頭一夢爲歡幾何今人挾妓夜遊良有以也况洋場媚我以風月繁華豔我以文章會勾欄之歡場成良宵之好事羣雌俊秀翩若仙姬吾人冶遊相期同樂狂斟未已高歌轉清開綺筵以坐花敬皮杯而醉月不有擊作何稱放懷臨期歡成儻以纏頭錦數

蹩脚大少序仿滕王閣序

(詩隱)

滻瀆名區繁華天府地多娼妓人易糊塗姘住家而打野雞帶長三而做么二靠將皮

肉通商開。叫貨之場。只要金錢。頃刻下留香之榻。姑娘而俏嫖客。魂馳姘頭枕。插燭之交。搭脚戀。無鹽之美。馬戲影戲之遊戲。帶局同臨書場劇場之灘場包車滿駐。星期休暇。狗黨如雲。花酒逢迎。狐羣入座。爭風起釁。撥醋罐之祖宗。吸魄勾魂入夜。義之府庫家兄作孽。慣受釘錘。曲辯何知。錯嘗蜜餞。時過數月。節近中秋。荷包淨而腰橐清。梅瘡染而面孔紫。猶徘徊於馬路。仍流戀於龜窩。上易安之茶樓。登醉漚之酒館。沿途吊膀胆大如天。債主登門。洞鑽無地。一張厚臉。任巧計之。安排幾句花言。擺空場之姿勢。局包積酒帳。多大姐目其斜視老鴉。示其怒矚。羞慚滿面。怕過相好之家。懊惱傷心。悔入迷魂之局。牀頭金盡。躑躅街衢。家雞與野雉齊飛。皓月共電燈一色。書樓唱曲響傳天樂。之窩窮鬼驚心淚滴。春申之浦低思暗想。魄散魂飛。快活過而憂愁生。淋濁凝而毒氣。遇遊園敲竹。曾充闌老。排場踏月尋芳。猶記衙堂隔壁賣煙具。吃燒餅交墓庫。於終年忍飢寒於永日。妻啼子哭。無一線之生機。樂盡悲來。歎多磨之天數。求知交於門下。現晦氣於眉間。形容槁而疾病深。借貸多而親朋遠。灘開測字可憐。落魄之人窮到拉車半是銷魂之客。望家鄉而不見。轉運氣以何年。嗚呼。豪富何奇。迷途易舛。綿袍絮露。

鍋龕塵封。想揮霍於當年。真如做夢逞威風。於片刻並不。多時所惜嫖蕩傾家窮愁。送命。祖遺田產。須知創業之心。我愛風流不立少年之志。灌米湯而覺爽括糊罐以貪慾海。難填脂膏易竭。空囊如洗。懊悔已晚。幾聲大少誰存。要好之心偶遇良朋枉作無聊之哭。某戲編片紙苦勸衆生斬斷情絲莫學色中餓鬼寫來直筆爲傷海上淫風歎失足於花叢。每丟醜於鄉里。況煙花之下。賤皆露水之因緣。到處爲家。胡成眷屬。臨時公館高住。牆門捲物潛逃。起黑心而不覺披蓑挂號戴綠頂。以何慚嗚呼。得意不常壽緣難再。春夢醒矣。白骨歸墟。蹩腳堪憐。幸勿迷於女色。回頭卽岸是所望於諸公。借此諧文用爲藥引。膏肓病去。道德修成。樓台金粉臨江渚。達旦通宵徵歌舞。昨夜万行巫峽雲。今宵又夢高唐雨。任他百事悠悠。問柳尋花春復秋。閨中妻子啼痕在。痛哭良人逐下流。



# 遊戲文章 卷六

## 辭賦類

### 民國六年祝詞

(穎川秋水)

民國六年陽曆元旦之辰。秋水居土撥其栗。六之俗務。正肅衣冠。取六壬大全。以占一歲之吉否。旣得卦象。則六爻皆吉。欣然笑曰。百六之運。陽九之厄。冉冉五穀已盡之矣。剝極必復。否極泰來。其在今民國六年乎。蓋六之爲數。吉祥者多。果其膝六下降。六出花飛。則六氣調和。六沴不作。而六穀豐登。六畜蕃息矣。由是衣食足。而知禮節。人修六行。上求六藝。和其六親。善其六德。則民氣和平。如六脈之調矣。其在國家。亦能舉太宰之六典。修尚書之六府。六儀備。六法賅。而復武媚太公之六韜。文治周官之六計。且上下咸盡其考工。所稱之六職。則我大總統日求上理。如六轡。在手。國勢蒸蒸。與英法俄德美日六國並駕。齊驅何難。之有。果如是也。則猜拳行令中。所謂六六大順者。其在本年乎。其在本年乎。爰珥筆而獻頌。其詞曰。亞洲大陸民國新築。擾攘數年。吉祥在六。協和萬邦。輯睦五族。同德同心。其興必速。於萬斯年。如天之福。用泐蕪詞。聊當華封之祝。

戲擬牛郎織女結婚頌詞

(穎川秋水)

維玉帝紀元之於萬斯年。太歲在某干。某支相月。上旬之第七夕日吉辰。良爲我仙侶。  
河鼓郎君與天孫女士結褵之期。維時金風扇而秋氣澄。珠露團而涼意徹。琪花瑤草。  
色比春妍。玉宇瓊樓。明如水。浸萬蘿。羣星合歡。籞遍繞紅牆。菡萏芬芳。並蒂花叢開銀。  
漢河鼓君乃承帝陞之鴻恩。受仙家之鸞牒。青錢十萬喜從天庫飛來。白璧一雙好向。  
婺闕下聘值雞人。初唱締鳳侶新盟。初訝珊珊其來遲。叶鳳占而歡迎。鳳駕旋看盈盈。  
之交拜。歌鵲巢而喜溢。鵲橋聽紫韻與紅腔。催妝詩豔盛碧笛。以綠酒合卺禮成。此真。  
美滿良緣爲人間所羨。煞神仙嘉耦亦天上所創聞者矣。某等愧居舊好。同列仙班。喜。  
信遙傳。歡心共洽。因是或乘鸞而戾止。或控鶴以偕臨。或正游戲塵寰。巧借漢槎而遙。  
返。或適侍從金闕。乞取天馬以飛來。末座叨陪盛儀。幸接鳳歌鸞舞。細聆月府霓裳。麟。  
脯龍肝飽飫。天厨珍饌七襄。機上試窺纖手之工。百子池頭愛看蠟嬰之戲。忝顏飽德。  
無以爲情。攬臆陳辭。聊以將意。維願綿福壽而多男子。下符同人華祝之詞。勤稼穡而。  
事女工。仰答上帝玉成之德。則天長地久。永賦好逑。夫唱婦隨。允賡偕老。某等不敏。亦。

與有榮施焉。是爲頌。男賓代表農丈人星。女賓代表西王母合詞恭祝。

學究新婚辭

(寄恨)

婚姻之合。端賴良媒。伉儷之歡。必先禮聘。君子好逑。淑女美人。幸偶書生。男期有室。每掩卷而計婚時。女願有家。常投簪而思歸日。未幾而擇日。送吉期來。放徒而速早回家。辭主而緩言到館。鋪筵席。延月老而南面。當王喚伶工。使作樂而管絃奏响。新嬪至。出立華堂。禮人來分陳香案。夫東婦西。將結繩而繫臂。拜天敬地。遂合卺而同牢。佳人固閉玉門。待時將闢。才子摩挲寶劍可試。及鋒迨至。日薄西山。烟光四起。煖房飯真堪愛矣。閉門羹又何聽哉。於焉洞房宴罷。羅幔聯情。試觀小口。櫻桃半吐而豔香入韻。細腰楊柳一摟而嬝娜生姿。纔去衣裳。玉體映燈光。而若雪暗藏簪珥。瓊津唾燭影而如酥。決戰將軍花間杖舞衝鋒。娘子谷口身居。然而欲破曹城。務必先攻赤壁。挺身進而水決連天策馬。前而血流漂杵。左衝右突。不知援鼓已衰。直撞橫馳。恰聆鳴鉦之退。更有訓蒙忽速。關盟縛我。催符由他。丈夫不忍遽離。尙要閉門一戰。內子何堪。遽別自然。握手

手重留先生有角忌其名難爲同衾便用夫人有竹殊其樣何能共枕尋歡無何而遷延數天終欲返仍舊貫男兒得趣安禁中夜綢繆女子情長益覺良宵縹絕夫然而學業心灰色荒志墮但喜今夜之登科遑顧他年之館穀爰仿其意爲之歌曰適館授餐莫認眞樓頭盼煞望夫人青春過去誰來惜枉爲詩書紓此身

神鬼世界發刊辭

(定  
夷)

近年以降出版事業日趨發達僅就雜誌而言上自政法下及小說其流行宇內者何止百數十種甚矣其盛也同人等鑒於世界之潮流風會之趨向於是有所謂神鬼世界之組織編輯將竣有客造吾廬而詢曰陰陽有界生死異宜吾子呼吸尚存乃輯神鬼雜誌毋乃如隔靴搔癢乎余曰否否不然自科學發明以來神鬼勢力日以衰微鄙人不敏於陽間之人情物態尚且不能暢曉幽冥之渺茫虛靈之無稽余愚安所得知乎客曰然則吾子所謂神鬼者殆爲牛鬼蛇神乎所謂神鬼世界者殆誌牛鬼蛇神出鬼沒之伎倆乎余曰善哉善哉客言實獲我心今日之中國一牛鬼蛇神之世界也今日之達官貴人皆牛鬼蛇神之類也道德不必修名譽可勿顧朝秦暮楚今是昨非祇求

媚茲。一人何妨遺臭百世。前既爲清代大臣。今則爲民國偉人。後將爲新朝元勳。不有神出鬼沒之伎倆。能如是乎。人生斯世。不求聞達。則已。欲求聞達。此其捷徑。蓋名譽爲身外之物。道德尤無關榮辱。惟膺高爵。擁多金。抱嬌妻。挾美妾。斯爲無上之幸福。及身之實惠。本雜誌搜羅宏富。紀載新穎。繪影繪聲。惟妙惟肖。誠宦海之指南也。西人有云。世界最愛做官之民族。莫如中國人。若然。則本雜誌之風行。可翹足而待矣。

上海地方集辭 仿滕王閣序

(時隱)

一曲紅欄(紅欄杆橋街)幾灣黃浦(黃浦灘路)平橋舊砌(平橋路)石路新鋪(石路)約三益而聽頤泉(三益里頤泉里)經六里而呼擺渡(六里橋外擺渡橋)吉祥如意(吉祥里如意里)向陽開高第之門(高第東里)隆慶有餘(隆慶里有餘里)近水卜居安之宅(近水坊居安里)電燈高照(高照里)雲錦東昇(雲錦里東昇里)棣華題敦睦之堂(棣華里敦睦里)梅萼署銘新之額(梅萼里銘新里)槐蔭桐清之在望(槐蔭里桐清里)絕勝愚園(愚園路)鶴鳴鳳瑞之來臨(鶴鳴里鳳瑞里)恰居仁里(居仁里)留春得意(留春里得意里)花採提籃(提籃橋)會樂平原(會樂里平

原里）院開博物（博物院路）蔓盤林蔭（蔓盤路林蔭路）九畝地之花園（九畝地花園街）桂馥蘭芳（桂馥里蘭芳里）三牌樓之茶館（三牌樓橋茶館街）滿庭畫錦（滿庭坊畫錦里）一壁芝蘭（芝蘭里）平望冬青（平望街）四園松柏（松柏里）地稱鑊秀（鑊秀里）吉協卜鄰（卜鄰里）民國興而太平歌（民國路太平坊）滿洲倒而共和始（滿洲路共和路）協平權於同順（協平單同順里）大統緒於公安（大統路公安里）欣建業之鼎昌（建業里鼎昌里）喜富源之恆茂（富源里恆茂里）福從天賜（天賜里）長樂華興（長樂里華興坊）事並日新（日新里）培根中旺（培根里中旺街）安瀾永慶（安瀾橋路永慶里）定六合之康寧（六合里康寧里）晏海澄清（晏海路澄清里）卜五昌之光裕（五昌里光裕里）開勝業（勝業里）作新民（新民路）剝天享其公平（天祿里公平路）人和極其安定（人和里安定里）鴛鴦叶吉（鴛鴦廳）多孫多子之家（多孫里多子里）花草娛情（花草街）退省退思之樂（退省里退思里）麥家圈裏（麥家圈）菜市街前（菜市街）百花偕錦繡齊輝（百花里錦繡里）二馬駕帶鉤並進（二馬路帶鉤橋）桃源選勝（桃源坊）預儲香粉之資（

香粉街)竹素迎涼(竹素堂)新出益湯之浴(益湯街)南林小憩(南林里)西日方斜(方斜路)巨籲達而天時和(巨籲達路時和里)大白浮而露香浥(大白棚露香園路)梨園聽劇(梨園路)新開靶子之場(靶子路)香港尋芳(香港路)徽戴財神之號(財神街)登青蓮(青蓮坊)逛紅廟(紅廟街)窮睇盼於龍華(龍華路)極娛遊於鴨綠(鴨綠路)偷雞手段(偷雞橋)覺經緯之多端(經緯里)引線魂勾(引線街)正悅來之有味(悅來坊)拋紫金於不惜(紫金路)誇羣玉於相知(羣玉坊)恩情結而鸞鳳鳴(鳳鳴里)精神耗而麋鹿逐(麋鹿路)臨時公館(公館馬路)愛而不久之天(愛而近路)密誓長生(長生街)樂也無窮之趣(樂也里)背棋盤而不悟(棋盤街)撇掃帚以何年(掃帚街)嗚呼也是迷魂(也是園濱)耗茲餘積(餘積里)榮華倏忽(榮華里)典當精光(典當街)戀杜美於昏沈(杜美路)昔誇猛將(猛將街)夢花樓於頃刻(夢花樓路)空念觀音(觀音路)所恨幾許倉基(倉基路)竟成淨土(淨土菴路)興隆田地(興隆里)難邀福佑之天(福佑路)安納金錢(安納金路)別作樂安之窟(樂安坊)倒棋杆而不覺(獨立棋杆)留叉袋以俱空(叉袋角)東海冤。

墳（東海里）身披蘆席（蘆席街）南金易竭（南金里）腹纏鳴鐘（大白鳴鐘）願同芳夢（同芳里）曾誇富貴之場（富貴里）忽散雲居（雲居菴街）枉說蓬萊之路（蓬萊里）某勸脩德行（脩德里）望切精勤（精勤坊）樂享三多（三多里）伉儷平安之福（平安里）聚成萬貫（聚成里）祖宗勞合之資（勞合路）胡有志以糊塗（有志里）望平康而迷戀（望平街）况野雞之下賤（野雞灘）作跑馬之生涯（跑馬廳）美滿春情（滿春坊）外郎幾許（外郎家橋）生成垃圾（垃圾橋）百合何妨（百合里）聚寶門牆（聚寶里）著綵依而吊膀（綵衣街）迎春天氣（迎春坊）發瘡毒以穿心（穿心街）嗚呼不顧家資（顧家街）難承餘業（承餘里）春暉已矣（春暉里）望道何之（望道橋）夢斷銀河（銀河里）拆姘頭於雙慶（雙慶里）空搖寶樹（寶樹里）歎蹩腳以永年（永年里）聊借善鐘（善鐘路）喚醒箍桶（陳箍桶橋）福臨有望（福臨里）運濟無窮（運濟里）妙蓮嘴角臨時趣（妙蓮橋嘴角路）安樂窩中草草聚（安樂北里）西門方行巫峽雲（西門）東鄰又夢高唐雨（東鄰里）武陵漁父太悠悠（武陵里）拋却青陽春復秋（青陽里）不長春夢今何在（長春坊）從此沈香付水流（沈香閣大街）

討債辭  
仿歸去來辭

(詩隱)

討債來兮限期早。到胡不歸旣見寒酸以爲相實可泣而可悲。但子金之不算惟血本之要追。况延宕其太遠。總口是而心非。或勢窮而押物。或計迫而典衣。問債主以前路嫌爲數之太微。乃尋別途。終日勞奔朋友親戚告貸無門。追逼日緊。體面何存。爰求債主並挽鄰尊約展期而緩限。說好話以全顏。旣磕頭而下跪。更作揖兮請安。面忍慚以贖罪。鬚未剃而過關。事旣過以日遠。仍袖手而旁觀。款無心以就措期。屢拖而不還。雖常常兮催索。每躲避而盤桓。討債來兮歎時日以優游。期自我而屢違。復謠言以焉求。聽咕嚕之氣話。真急切而擔憂。來人對余以發惱。似起釁於瓜疇。人多於鯽屋小如舟。聲叫囂而湧浪。頭纍聚而成邱。拳揮揮兮欲動。淚涓涓而若流。旣束手以無策。况吵鬧而不休已矣乎。欠款過期多少時。並非面情不肯留。胡爲裝做不得知。逼非吾願轉票。又過期昧良心。以圖賴拆爛污於今茲。登公堂以控訴。必清帳而償資。遂扭結以同走。與爾拼命復奚疑。

妓女從良辭  
仿歸去來辭

(寄恨)

醒塵夢兮年紀將衰胡不歸。旣自以身爲有主。奚悵惘而獨悲。悟老者之可托。知少年之莫追。居正室其未遂。覺今是而昔非。車轔轔以輕駕。香陣陣而薰衣。辭鵠母而脫籍。喜貴客之相依。乃出陷阱。吉日良辰婢僕歡。迎侍女候門。花粉未拋。丰韻猶存。攜郎入室。有酒同斟。樂荆布以自適。學針黹以何嫌。倚粧樓而笑語審。歸正之清閒。牌日門以成趣。房雖偏而靜。安幸良緣之得締。時和好而盤桓。柳無人以妄間。花無客以輕攀。日悠悠其可度。靠終身以何難。歸良人兮。請絕跡於青樓。客與我而相遺。復金面兮焉求。敍閨房之情話。弄兒女以消憂。小婢告余以春及。將遊玩於花疇。或約姊妹或帶丫頭。旣尋芳而拾翠。亦瀟灑而風流。請奶奶以坐輶。同太太而登舟。喜趨奉之有人。感前世之已修已矣乎。月貌花容有幾時。曷不真心定去留。胡爲乎茫茫任所之章臺。非吾願。花轎不可期。嫁良人而有後。將鞠育以螽斯。待成立以筮仕。効捧檄之驅馳。慶齊眉以偕老。樂夫桑榆復奚疑。

投稿賦(自嘲)仿阿房宮賦體

(詩隱)

早茶畢報紙出附張刻譜文集。每篇數百餘字。五光十色。我亦見獵而心悅。腹內空空。

搜盡枯腸忙把書翻又將筆擋幾費躊躇更番摸索好者雙圈改者尖角長長焉短短焉幾句幾行正不知其有無錯落某段用意活潑如龍某篇別體變幻如虹引經據典聲西擊東韓潮蘇海聊比淵通庾哀江別無此歎悽一篇之內一句之間而文必對題各省報張多年小說雞零狗碎搜集於斯揷精聚華以示同人摺疊張張釘稿紙也書空咄咄揮秃筆也硯臺膠膩加墨水也書案橫陳堆舊本也贍寫清楚校對過也文章天成無非偶爾得之也某篇某段湊足字數安心着意而郵寄焉有不得售者三十六篇抽屜之收藏草稿之經營秘本之精英累月累年投稿之文堆積如山他人不能有胥儲其間文章策論詩詞歌賦生平心血從頭視之實在可惜嗟乎一篇之稿若干篇之稿也集腋成裘無不節其長自應貯之以錦囊愛之如拱璧况抄胥之人妨於看戲之工夫旖旎之詞勝於散花之天女價值之高比於明珠之一粒心思之巧細於美人之髮縷詼諧之妙幻於海上之城郭滑稽之談等於淳于之隱語想主筆之人必歡迎而色舞考列頭等作爲主顧隔三天仍不取望眼將穿令我叫苦嗟乎想投稿者想酬也非名也得酬者名也兼得利也使每日必登我稿則足以聚錢我卽恃遊戲之文則

自千字積至萬字而總算安得而不樂也他人不知此訣而我獨得之獨我得之而優爲之是以投稿而無須自己起稿也

益湯賦仿阿房宮賦

(詩隱)

晚餐畢。同伴結澡堂。入清茶吃。各據坑牀。一張高談細說。大家盤腿而曲膝脫下衣裳。高掛兩旁拖鞋。一雙腰巾一束。若者披衣。若者赤膊。各進浴間。轉灣抹角昏昏焉。沉沉焉。蜂房水窩錯。不知其幾間院落。水管繚繞。勢若蟠龍。複室氤氳。毫不通風。浴盆密排。不辨西東。熱汽高蒸。附身融融。冷管自放。着手淒淒。淋頭灌足。摩腰擦背。而姿勢不齊。行商旅客。公子王孫。邀朋聚友。都來於斯。剃頭。托脚。不一其人。明星熒熒。開電燈也。綠雲擾擾。理鬢髮也。渭流漲膩。放垢水也。七斜八橫。養精神也。開水手巾。喊堂倌也。頻頻呼喚。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顧影整衣。而對鏡焉。有善修飾者。翩翩少年。蘭花之肥皂。雙妹之香水。玫瑰之髮油。幾擦幾楂。香艷異常。一事不能少塗抹。其間衣帽鞋襪。從頭至腳。光鮮整潔。相好見之。亦必相悅。嗟乎。洋式之盆新花樣之稱也。人愛紛奢。不惜費金錢。於是爾也。沾洋氣。他也學時髦。彼淺背之水。出於倒懸之蓮蓬。洗

面之盆置於玲瓏之木架特別之房成於磨花之磚壁洗澡之缸高於養魚之水桶伺候之周勝於貼身之婢僕小帳之多罄其腰間之錢囊凡好闌之人皆趨之而若驚愛着西裝混充洋務說改良入西座做得壽頭不肯叫苦嗟乎稱洋盆者官盆也其實也官盆者名也卽客盆也今家家各改其名實足以市利人亦愛特別之稱每自客盆改用官盆西盆而日上有誰而嫌貴也一人不知撙節而他人行之他人效之而心甘之遂由他人而效於無窮也

花旦賦以色可羞花聲堪爲韻

(澹素)

有伶人風流滿者跡託梨園名馳海國一笑嫣然兩眸秀特人中仙品寡二無雙忙裏閒觀千金一刻芙蓉卓女定教秋水傳神楊柳小蠻太息春風無力鐵石人未免有情綺羅鄉似曾相識真個消魂當行出色原夫此旦之在光天彩也翡翠樓巢鴛鴦殿鎖新月眉纖寒雲髻墮眉添粉黛三分鬟插名花幾朵纖纖善舞一雙雪藕橫舒滴滴徐行三寸金蓮善裹馬力士無此娉婷腰脂七輸其嬪娜當局遊行自樂處處皆然旁觀喝采頻聞聲聲曰可沉魚落雁之貌陽春白雪之謳託韻陰陽假生涯於舞伎佯爲笑

哭教夫婿以封侯。大丈夫似李廣。英雄官曾掛印。小兒女是花魁本色郎也。賣油劇憐姊妹相思爲已。一生雪恥。記得江湖大鬧。向人半面含羞。彼夫煥也。神仙收妖嬈也。善唱哀家。大口錦全無倣。手硬頭旦特好副牙。孰若此珠喉宛轉玉質無瑕。女降七仙扇憐斜掩相封。六國傘羨高遮。若教靠火傳來。恰好爐邊映雪。偷使裁衣演出。定爲錦上添花。最是卿卿傾國傾城。誇諸子弟誤盡人生。買出胭脂。請相公共諧魚水。裝成模樣知大仙本是魚精。當年馬上生擒魂飛魄散。爾日床頭大醉。鬢亂釵橫。爲問墨水觀音誰輸誰勝。料得瓊花會館有色有聲。於是傳其韻事。播爲美談。不知者謂空原是色。其知者曰。女勝於男。王月英如此多情。恰遇小生阿七玉堂春別來無恙。相思公子王三任教爲主。爲奴身徒自苦。縱或行雲行雨。夢亦難甘。如山如河細折半腰。誰及胡天胡帝蓬鬆兩鬢何堪。况復空粉黛。夸三千約芳齡。夸二八柳如眉而蓉如面。楊貴妃宮闈含醺雲想衣。而花想容木桂英。轅門救殺。遮莫紅顏薄命。同悲祖祐云亡。宛然素服淡妝何必外江賞。拔蛇爲黑白翠袖。翩翩蚌出波濤。嬌姿彫憂。迄今繡彼美之柔情。想伊人之芳躅夙緣悟。到三生往事原同一局。追憶隔江砲放。腸斷良村回思。曩日玉遊神。

留大毒西臍作賦慚無倚馬之才。南浦送君欲譜鴛鴦之曲。前因未了本相契以竹梅後會有期願爾音毋金玉。

吃醋賦并序

(詩隱)

吃醋二字之稱謂。按之各處諺語大略相同。每指婦女對於丈夫之有外遇者。或娶妾而寵愛偏甚者。遇事起釁。或撒潑凶悍。均謂之吃醋。然亦有嫖娼宿妓。因換羽移宮。而致使妓女忽然加以白眼者。亦謂之吃醋。究其由來。於名義上殊難索解。今姑從俚語戲爲賦其意。惜無所引據。不足以助資料也。

爾其不甜不苦。非辣非鹽也。從酒釀。豈是油黏。零買而取。携甚便。偶聞而氣味堪嫌。歎失手於庖。入人口則眉稍緊皺。傳單方於醫士。斂肝則火氣難炎。漫笑他酸氣三分。竟能激情。天之恨料。卽此涓埃一滴。已深驚禍水之露。原夫醋之爲物也。性本稀奇。名稱忌諱。出風頭而惟爾無慚。犯月事而與人絕對。箇中有嗜好之殊。就裏比夢桃之類。上竈而五味齊備。甘讓糖先。開門而七事安排。肯居荼後。每值筵開北海。也曾小碟以旁參儼然。位列東厨。并以寒酸而見貴。彼夫幽居繡閣。寂守深帷。偶以事端之拂逆。

致乖夫婦之唱隨。遽疑御婢多情，倏生惡感，輒歎遇人不淑，暗啓猜疑，或因愛曖衾裯，齊婦起爭風之釁，或以閒評風月秦樓歌多露之詩，頓教秀士文章格局翻成胡亂，欲測美人心事，笑顰誰判妍媸。於是非惱非嗔似謾似詭，短歎長吁真啼假笑，擲瓶甕而異響，錚錚嬾梳粧而酸心悄悄，枕畔之咽聲未已，醋海波興腔中之怒氣方濃，醋罇地倒三禮，拜居然製就，成熟恰值星期六點鐘，大可嘗新，臭味漫矜天造，且也治遊所及趣事尤多吃時，則氣冲頭頂，吃後則澀到心窩，比吃藥而病仍難療，類吃酒而顏恰如酡，使我含酸滿腹，則跳槽飲恨，請君入甕，當頭則喝棒，森羅分明花下壺觴竟成，怡如醉使，我含酸滿腹，則跳槽飲恨，請君入甕，當頭則喝棒，森羅分明花下壺觴竟成，別味倏忽酒邊歌舞，從此生波，良由味本爲酸，情多同嗜，每倒罐以添愁，儘罄瓶而從，任爾多方作解，甘一飲以無餘，問他此意何居，偏更番而迭試，想龍麝熏香之地，噓氣難堪，當胭脂畫面之餘豪情，更恣正值歸謀，乃婦逢撒潑之淫威，何曾轉乞諸鄰，效微生之故智，乃知諺非虛語，技有獨操，相依爲命，此量偏高，望梅林而何於止渴，和薑汁而絕勝持螯，勢疑怒驥奔泉，羹鴨羹而莫療，甘與醯雞並醉，效獅吼以長號論聲學，則吃乞同音，因乞憐而辨能知味，參字形則醋錯，相類緣錯誤而興，便增豪。

# 遊戲文章卷七

## 雜著類

### 討蠭檄

(漁笠)

竊以蛇蝮雖殘可隨時而箒制蜂薑有毒非觸處而蔓延惟茲委民嘯聚成羣名曰細腰實稱長喙矜負山之力閔成市之聲適從何來遽集於此昔人所以過露筋之祠而疾首痛恨於辛螫也蓋其爲物也雖微而其爲害也滋大曠學子之窗功罷女紅之機織肆慘酷於羣生貪官于假嗜肌膚以爲快刺客技能又其甚者野老耕耘傭夫貨作長途僕僕終日勞勞息息偃兮在牀暫假寐於片刻而乃乘間抵隙撲面偕來頓觸神經頻驚耳膜避之實無可避誅之復不勝誅遭此荼毒情何以堪方今風俗改良地方自治凡爲凶慝匿跡銷聲而此么麼之小醜猶敢騷擾我黎庶侵蝕我脂膏又且揮之不去慾壑難填晝則潛伏於莽叢夜則盤踞於室內嚮晦而動其蹤跡之陰險莫測擇肥而噬其素行之橫暴可知某等痼瘍在抱疴癥攸關見有害於民者視之如鷹鷗之逐鳥雀焉况此濕化草生之敗類譬如蟲處禪中蠅遊囊內孽由自作罪胡可逃自此

而後偷仍怙惡不悛貪得無厭耽耽欲逐累及人間某等擬巡行江浦聚而殲旃或薰以蕭艾或灼以荆麻必使絡野籠山盡付諸烈火之一炬庶幾災厲水除人人得安枕而臥矣各宜奮磨拳擦掌之威以祛剝膚侵肌之患毋忽

討私販洋糖檄仿徐敬業討武曌檄

(漁笠)

眞漢奸某氏者才非善賈品實低微自從撩得水沙遂充本行經理洎乎近歲甲覺喪心潛因前帳之虧陰圖一朝之補見錢開眼餽氣直欲奔心討飯賺頭蝦臉何曾自顧累夥友於走狗陷股東於貪狼加以虺蜴爲心蠭賊成性身甘奴隸志亡邦家違例壞規亡廉鮮恥幽明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癡心發財壹意取巧已之國貨棄之而如遺敵之甘言樂之而入彀嗚呼阮文祥之可殺李完用之未亡襟裾馬牛知良心之已黑衣冠禽獸笑厚顏之不慚某等血性男兒國民份子悲實業之墮落痛奸商之敗謀劉章匪種之鋤良有以也盧鏗同仇之誓豈徒然哉是用外馳檄文內聯團體俾薰心於利慾休妄想夫洋財速正典刑共究姦宄東連兩廣南迄八閩筆伐口誅瓶排指斥重夷輕夏悖入之貨倒翻去僞存眞壘斷之謀打破醜聲播而門楣敗賊案揭而

生意。衰。貪。私。則。攻。擊。俱。來。欺。心。則。信。用。全。失。以。此。求。利。較。甚。賣。淫。以。此。謀。財。何。啻。害。命。  
公。等。或。懷。壯。志。或。具。雄。才。或。登。告。白。於。報。章。或。抒。慨。言。於。雜。誌。公。理。具。在。直。道。猶。存。五。  
七。之。恥。未。湔。四。億。之。民。豈。死。倘。猶。顧。全。蟻。命。拒。絕。蠅。營。不。貪。睡。棄。之。餘。重。作。正。富。之。業。  
凡。諸。同。志。曲。恕。前。非。若。其。長。此。飲。鳩。甘。爲。害。馬。不。顧。漏。巵。之。患。必。招。集。矢。之。凶。要。知。今。  
日。之。神。州。已。非。黑。闇。之。商。界。

討。贓。吏。檄。

(頌  
予)

中。華。國。職。吏。者。性。非。廉。潔。志。實。卑。污。昔。爲。一。介。布。衣。曾。獲。大。僚。保。免。洎。乎。入。仕。玷。辱。官。  
常。陽。沽。道。義。之。名。內。少。貞。操。之。實。口。碑。罔。顧。居。然。笑。罵。由。他。心。計。偏。工。竟。爾。脂。膏。肥。已。  
墜。家。風。之。清。白。貽。銅。臭。之。雌。黃。加。以。猛。虎。爲。心。蝮。蛇。成。性。徒。傷。天。理。不。近。人。情。縱。匪。殃。  
民。舞。文。玩。法。紳。商。之。所。疾。首。社。會。之。所。痛。心。猶。復。刻。禠。爲。能。綱。鉗。成。獄。民。之。疾。苦。視。之。  
如。弁。髦。訟。之。是。非。判。之。以。私。意。嗚。呼。漢。楊。震。之。不。作。宋。盧。愿。之。已。亡。象。齒。焚。身。孰。悔。心。  
而。輕。幣。魚。餐。適。口。誰。勵。節。以。崇。廉。頌。予。心。恥。苞。苴。計。羞。狃。猶。仰。天。官。之。治。法。守。禮。運。之。  
真。操。孟。太。守。之。還。珠。良。有。以。也。宋。大。夫。之。辭。玉。豈。徒。然。哉。是。用。硯。整。紅。絲。紙。鋪。青。簡。磨。

元香之龍劑。揮形管之巍毫。爰貶貪夫以清吏治。王章具在國法難容。戒瀆封靡箴嚴。續貨蘊利生孽。晏子之語堪師。多藏厚亡。老子之言弗謬。前車覆而後車鑒。往者已而來者追植品則華袞。胥榮蒙汚則斧鉞罔赦。以此去惡何惡不除。以此懲奸何奸不滅。公等或官邊邑或仕邦畿。或受薦任於國家。或蒙知遇於疆寄。一官既服四維必張。煌煌申令胥知冥冥天誅可畏。倘能修身復性。處義遷仁。共守納賄之規。毋作肥家之計。凡諸寮案均獲陞遷。若其侵牟萬民。漁奪百姓。坐昧思危之兆。必貽棄市之誅。試看今日之宦途。竟是誰人之利薮。

送窮神文

(穎川秋水)

秋水居士橐筆生涯。貧無立錐。歲除之際。更宿糧告罄。寒衣盡典。於是子啼飢女號寒。婦歎於室。作世俗語以諧居士曰。嗟乎。子何謀生之拙也。夫自吾入子家。見子之親戚故舊。亦甚夥矣。彼經濟才具優勝於子者。姑不必論。卽不及子者。亦皆饜梁肉而衣狐貉。乘堅策肥。烜赫不可一世。惟子則吮秃筆持爛墨。鑽研故紙堆中。襪襪真躬藜藿。其腹并不能爲妻孥謀安樂。將若之何。居士慚一時無以應。旣而乃謬應之曰。意者。其窮

神未送而財神未接歟。婦固迷信神權者。聞居士言。躍然而起曰。然趨爲吾送窮神。乃卽於除夕具香燭紙馬。延窮神於上座。三鞠躬而告之曰。古稱聰明正直之謂神。公旣神矣。奈何不就高明之家。一瞰其室。享酒醴牲牢。以鼓公之便。大腹且其家中子。若弟。又復好作狎邪徵逐。酒食日求公。以相親而公反不往。惟予是親。何其所見之與人殊耶。蓋予居此窮鄉僻壤。固經所謂無告之窮民。諺所謂窮人窮馬也。窮年兀兀著書。以攄我窮愁。寒而能無短褐饑而窮不能具餧粥。窮居終日以窮研舊道德。與新學術。適成其爲窮措大之事業而已。值此山窮水盡之際。往往窮思極想。私冀財神之憐我。阨窮而降此窮巷久矣。乃彼則鄙吾窮而不願來。公則戀吾窮而不肯去。聰明正直其謂之何。吾今非有意怨懟公。第窮吾之智力。以窺究公之居心。謂非昏瞶糊塗。若古之混沌窮奇。不可得也。自今以往。請與公絕窮髮之北。有窮國焉。聞神之窮居。猶無恙也。願公速歸家室之樂。固無窮也。窮神聞言。仰天掀髯而大笑曰。甚矣。子之窮形。極相也。吾初尙以固窮之君子。望子今聆此窮極無聊之語。幾疑子爲窮斯濫之小人矣。吾聞之。星家言。如以命宮逆推。能知財帛宮之所在。相家則以鼻端爲財帛宮。凡人畢世窮。

通悉繫於此。二者今子命窮相亦窮。不法馬伏波之窮當益堅。而日誦太史公之窮則呼天以窮治學問之身竟常灑窮途之淚。妄冀窮兒之暴富。子之心術誠不可以窮詰矣。吾昔以子境遇雖窮而學尙未窮。以為必志同道合可以處貧賤而共困阨。故隨子左右者數十年。如一日形影不離無分爾我。也今聞命矣。吾當亟去母爲子妻孥所厭惡。然吾縱莫來。子如命何。重重磨蝎爲子祟者良多。非獨予一人也。願吾子努其力。堅其志。從事著述文章之事。蓋本窮而後工。予雖不才。惟此亦略可爲子助。居士聞言知窮神猶戀戀有故人情。非若勢利之交。一言不合掉頭不顧。反顏若不相識也。乃進而揖之曰。請公少安毋躁。語曰。文章有神。交有道。正今日公與予之謂矣。旣如是。願公常留予當時。時承神之教誨焉。神竟許諾。遂不果送。

接財神文

(穎川秋水)

居士旣入。卽以窮神所語詳述於細君。細君啞然笑曰。子誠書癡。不悟爲窮神所給耶。取出下逐客令。母永爲彼所窘。居士躊躇曰。業已許其居此矣。奈何復辭。細君曰。吾聞之。諺云。石錢使得鬼推磨。錢神之勢可役羣鬼。何有於區區一窮鬼哉。子不如姑乞援。

於財神以試之。藉金銀之寶氣壓迫寒酸以妾計之。其走且僵也必矣。居士笑而諾之。遂援世俗之慣例於夏時正月四日之夜悉委斂賦猶嫌未足復搆擣破舊典之長生庫中以備祀神之牲帛酒果雖較之貴富之家奢華靡麗萬不及一自謂應有盡有已竭王孫賈媚寵之誠移之以媚財神神必降鑒憐吾貧而錫之福矣爵旣初獻隱隱聞神在上座招居士而言曰主人其來前子非自命爲讀書之士乎何不達世故一至於此夫予承天帝之命雖職掌世界之財貨然高處神霄玉府去此人間實不知其幾千萬里也而每歲值陰曆之此日則千門萬戶具冠裳設香案肴饌羅列燈燭輝煌咸泥首於吾座前禮節較祀祖宗及其他神祇爲虔其主人則囁嚅而私祝曰乞神佑予獲賄賂百萬予將爲神新廟貌其妻妾亦忸怩而暗禱曰願神相予積小貨千百償將爲神具供獻而店肆之夥友復以盜竊侵漁切切默請豪家之俊僕更以門包節敬暗暗相求屈指而數之大約以不義之財作希望者十居七八子爲我思之予忝列神明願以此輩齷齪卑鄙之詞汚我耳耶此予去歲因守財童子猶有童心請作游戲人間之舉命其乘便調查而得之者予初不敢信故今日親率招財利市下降塵寰詳細訪查計

歷十有餘家言果非僞卽如吾子以讀書之士亦未能免俗隨波逐流故順道戾此以解子之惑夫富貴在天見諸古訓故財之爲物也聽其自然未必不來勞精疲神以求之未必可得而子猶抱世俗之見向予作無謂之請求其惑也爲何如且子亦太不自諒矣卽以求橫財論彼世之得橫財者例須具得橫財之骨格必也尖其首以善鑽營而相子之顱則太圓寸其顏以受唾罵而相子之面則勿厚利其口薄其舌以善吹牛而子之舌則患遲鈍長其腕敏其手以求拍馬而子之掌更嫌麤魯其他種種若笑之宜詔也肩之宜脣也色之宜媚也足之宜捷也并宜曲背呼腰低聲下氣以受人之呵叱笑罵以求橫財之必得而子皆謹謝不敏是則橫財雖在目前子亦無術以取之子休矣請姑責字以爲飯綴文以爲衣樂爾妻孥優游歲月以作安貧之君子可也言畢逕出追而送之但見五色彩雲擁護其身冉冉升天而去嘆息入室見窮神立於東南隅彼此遂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乃訂爲患難交云

驅病文

(病骸)

莊子生二十有五年身瘠而弱面槁而瘁食不甘臥不安精神越渫聰明炫曜客過而

問之曰先生其病耶何先生之委頓耶夫病生於多欲欲生於多情故情不可任欲不可縱而後乃可以無病今觀先生之面靡曼而無華四支委隨而無力意者耳目之欲太縱耶膏粱之味太飫耶抑乘堅策肥奔走于勢途者太勞耶或尋花問柳流連于情場者忘返耶先生其思之盍一一告我莊子曰吁不亦善乎而之間也雖然吾則有間吾囊牖繩樞之子耳一領青衫百編書史此外無長物焉安所得杖頭之錢以營一斗之醉纏頭之貲以博一夕之歡哉至若勢途奔走除二三友朋外終歲不交一人冥冥然手一卷書坐齋頭而已情胡任欲胡縱客以目我得毋憤乎客曰吁然前言戲之耳吾乃今得先生致病之源矣廿祺開幕國事日非先生以愛國熱忱思挽狂瀾所至輒蹶積而爲憂怒火狂潮往來于中淒風苦雨激盪于外時而鬱悶時而癲癡五臟力竭七竅神窮膏肓之距其不遠矣危哉先生險哉先生也雖然弟子不敏願爲先生驅之先生其有意乎莊子推案而起奮然而笑曰有是哉客之神也生死肉骨將於客乎是賴客其何以教我客曰坐少安毋躁爲先生言之清先生之心冷先生之血淡先生之望減先生之思而後熱乃消熱消而鬱悶去鬱悶去而癲癡亡五臟健七竅靈昂昂然

挺七尺之軀。優焉游焉。酣嬉乎無事之鄉。逍遙乎安樂之窩。先王之病去矣。不亦善乎。無多術也。客去則而行之一日而神爽。二日而力健。三日而疾霍然。

猢猻王自詡文

（穎川秋水）

某邑僻壤也。學校未興。教育之權悉操於學究之手。有猢猻王某甲者。于思于思。年逾知命矣。住三家村。於豬圈牛欄之外。拓數弓地。以爲蒙館。坐擁皋比。傲然自得。嘗語人曰。身當童子師位置。頗高。雖南面王。不與易也。及聞考試之令。不覺爽然。若失。遂有梅聖俞奉勅修唐書。大懼如猢猻入布袋之概。爰於所供文昌帝君神龕前。日夜焚香拜禱。課餘并溫習少年時所讀之高頭講章。及書攤上購得之破爛新學書籍。朝夕咿唔。時作讀制義聲。調鄉愚。無知羣疑。某先生爲科舉將復。當重入縣試場矣。試期將屆。甲忽忽入城報名。應考既入場題紙一下。振筆而書。不知其卷中作何語也。出場後。中心惴惴。臥不成寐。至第三日。無暇爲童子背誦。斜倚冷板櫈上。效宰予之晝寢。夢入南柯。正飽嘗黑甜風味。黃臉老婆忽闖然入見。其熱睡亟喚之。不應。乃取案頭戒尺。作道士碰令牌之狀。劈拍有聲。大呼曰。阿大爺。阿大爺爾高中第一名教書先生矣。某甲聞言。

豁爾而醒。踊躍三百。然猶以爲夢境也。撫其首。薈其指。執婦之衣。固訊其由。婦以阿大適自縣署前閱榜對當。乃亟正衣襟。裁一舊紅紙。磨短墨。吮破筆。大筆特筆曰。高中一名私塾教員八字。黏於內設學塾四字之旁。以耀門楣。鄉人之聞其事者。咸震而驚之。曰。某先生高發矣。當與秀才舉人一例視也。於是換草鞋以布履。易短衣爲長衫。踵門叩拜。餽以賀儀。甲乃設魯酒陳魚肉。席間甲目戴玳瑁鏡。手持旱煙袋。囂囂然號於衆。曰。甚矣文章之自有聲價也。予當入場下筆之際。似有神助。然猶慮主試者嫌吾輩無舊學根柢。於是用且夫嘗謂等字樣。以示予於此道已三折肱也。慮主試者藐吾輩。不識新學源流也。於是用目的眼簾等名詞。以令彼五體投地也。果也。縣知事某老師大加激賞。拔置前茅甚矣。文章之自有聲價也。夫予自弱冠應童子試。適遇試官盲目受屈。至今久矣。不作功名之念。乃者天開文運。得志乘時。亦足以揚眉而吐氣矣。且又有一事。堪爲諸君告者。今歲陰曆元旦之晨。拙荆好夢初醒。卽向予含笑道。賀予以過年乃人生常事。走而却之。妻謂昨夜夢一青面獠牙貌若魁星者持筆向予意者。今歲爾有中式之望乎。當時以科舉久停。婦女不知妄作疎語。置而不論。及今思之意者。幼學

句解所謂朱衣點頭者乎甚矣。文章之自有聲價也。不然魁星何不憚煩而先示以夢兆歟。而今而後僕教書之名將愈震學生將愈衆修脯將愈豐喚先生之聲將愈多愈鬧。朴作教刑痛徹手心諸徒其奈我何。書案亂碰聲震屋瓦鄰舍其奈我何。昔秦檜有詩曰若得水田三百畝者番不作猢猻王彼爲此言真不解。猢猻王之樂趣者矣。高談未已手舞足蹈一時忘其所以致杯盤狼藉筵席傾翻湯汁淋漓與宴之鄉人皆滿襟沾溼大類油煎猢猻乃各攢眉垂首興致闌珊而去。

打野鷄文集四書句

(詩 隱)

仲子齊之世家也。邦無道乘桴浮於海。當是時春服既成修飾之出弔於東郭氏。有婦人焉。山梁雌雉中道而立。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睨而視之猶白雪之白天。天如也。弔者大悅趨而迎之。巽與之言犯而不校。援之以手寬裕溫柔洋洋乎。從而後往之女家在陋巷。既醉以酒殺鷄爲黍而食之。小不忍發強剛毅。不以規矩宿於晝。其爲人也善與人交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盡心力而爲之性猶湍水也。一則以喜曰二吾猶不足。如斯而已乎。仰而思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欲罷不能夜以繼日鞠躬如也。而盡力乎。

溝洫始作失諸正鵠心誠求之幸而得之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源泉混混若決江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其人曰三已之力不足也而今而後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臥而不聽鷄鳴而起茫茫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隱几而臥莫能興醫來自牖執其手曰斯人也旦而伐之空空如也而有斯疾也吾未如之何也已明日悠然而逝君子曰知好色樂以忘憂自作孽不可道此之謂也

### 代荷花大少辯誣

### 秋水

去年季夏余曾撰荷花大少小傳（見去年第六期本報）略謂大少姓好冶游勿克負荷致其父怒呼荷荷逐之他去大少不得已遂偃臥于瀘南荷花池畔怛化以成荷花之神云云近日余因赤帝司天炎威復盛經攜紈扇徜徉于荷花池側思挹菡萏之清香以消胸中塊壘豈意將近蓮池見有一人現蓮花之面披藕絲之衫玉立亭亭輕移蓮步迫而視之則正荷花大少也不覺目爲之眩腦爲之震豈此君竟有異術如哪吒之爲蓮花化身抑如聊齋誌異中蓮香之轉爲韋氏耶正詫異間大少笑臉相迎卽粲其蓮花之舌語余曰秋水子疑我已作古人隨蓮池大師聽說法去耶誣我甚矣僕雖

無似天性嗜荷故每當荷花生日之際佩荷囊置荷錢時偕雪藕之佳人勉效調冰之公子飲荷蘭水炙荷葉鮓傾蓮子之金杯剝蓮房之紫菂以久與荷花有連帶關係如結不解緣也故自號愛蓮居士而人則稱爲荷花大少及時行樂實至名歸故亦不以爲嫌而子則以爲不克負荷爲父所逐豈必荷簾荷笠爲荷篠丈人之二子始克稱負荷之肖子歟此直以田舍翁守財虧視吾父矣子實不知吾父爲人乃鄭板橋所謂難得糊塗之一流人也至對於荆人荷花三娘子則所言尤誣拙婦雖不賢然能調荷葉之羹繡紫荷之囊性尤清潔大有雖植污泥而不染之概不知子何所見而云然惟僕性畏秋風故一入秋涼例不再出子何誣我之甚余聞其言不覺瞿然爰述鄙人所撰小傳其語悉據秋風客所言荷花大少不覺瞿然曰有是哉子爲秋風客所愚予亦爲秋風客所誣矣客每年必打秋風去歲因其糾纏不已遠而避之故特爲此誣陷噫怨毒之于人甚矣哉余至此益愧恧爰特詮次其言聊當辯誣廣告想與荷花大少莫逆者斷不以余一語之偶誤致冷暖其人情炎涼其世態也。

語云。一白抵三俏。古來如花之顏大都膚如凝脂。白皙異常。非是不足以得人憐也。鄙人對鏡自照。眉底眼角。非不饒有媚姿。態自以爲紅粉班頭花叢魁首。而孰知涉足女界。彼美。八分絕不欲。一垂青眼。輾轉自思。知係余之皮膚黝黑。異常所致。余鄉人見者。必詠之。以詩曰。汗流如墨汁。氣出如窖烟。偶眠黑漆櫈。秋水共長天。則余之黑可知。然余雅不欲負此黑名。百計圖維。誓必一雪。此恥而後快。某日閱日報。見某藥房有皮膚白色素出售。廣告累幅。極道奇效。不覺歡躍異常。乃携孔方兄至市肆。入某藥房。購白色素以歸。如法試之一日。而變黑爲紅。二日而變紅爲黃。三日而變黃爲白。家人見之多不相識。取鏡照之。果見玉貌天人。盈盈欲笑。雖宋玉潘安亦將退避。三舍於是而吟吟自喜。大步出門。冀博女界之一盼。果也。男子見者皆駐足而觀。女子見者皆青迎。卽七八十歲之老嫗。亦竊竊私語曰。夫夫也。我見猶憐。鄙人乃得意洋洋自命爲一世美男子。其快樂之情。誠難言喻。更有奇者。吾家畜一狗一貓。毛色俱黑。偶以白色素染其體黑色者。忽變爲白色。其藥之靈如此。甯鄙人之虛言哉。爲此介紹此藥於我同胞。凡吾國黑醜男子。欲得佳人之顧盼者。急宜購用。此藥以變其醜。免使牀頭。

夜叉噴有煩言。更有黑奴紅種。以面貌醜陋。淪于奴隸之域。脫能試用此藥。將見顏色一變。可廁于白種人之列。豈不快哉。然有告者。塗用此藥。偶一不慎。沾染頭部。則將面雖童而鬚髮皓然。求爲少年轉變老叟。豈不大冤。用此藥者。其慎焉可也。

中華民國男子黑旋風保證書

(病 賽)

啓者。狼虎雖殘。猶伏深山之內。狐狸至狠。亦居荒僻之鄉。何物。么麼。自稱地伯。胆雖細小。性怡肆恣。固火浣之餘。妖寶金枷之敗類。最能鑽洞生成。頭角如錐。慣學跳梁。的是肚腸無骨。雖自慚形穢。畏良象之光明。奈故意逞狂。喜子辰之陰暗。覆盆窺甕。銜來竹米。松漿倒篋。翻箱嚼碎。零縑斷錦。無殊小竊。信是老饕。斯已難容。尙堪不問。乃若芸編。剝蝕毒更甚於蠶。魚輝鳥流連臭。乃傳諸冰蘭。五更垂盡。擾旅客以清醒。一躍登牀。窺情人之隱事。豈非家庭蟲賊。社會魔障也哉。不特此也。抑有甚焉。展轉污塵。染得全身。齷齪滋生厲疫。釀成大地災殃。矧十里洋場。人多於鯽。五方雜處。屋比鱗垢。既受薰蒸。疾病因而大發。茲禍所及。貽患無窮。甯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鄙人官名白。

老渾號烏圓。四足如鈎。兩睛若電。爲鼠鼴之將領。具豺虎之威儀。固非徒誇。飯鴨之能虛有銜蟬之表者比也。此次來從上國。身寄眠鄉。願興除暴之師。一掃小醜之毒。倘有房中睡佛竈下炊婆。慕小子之名。作家將之聘。必也禮修魯直。書護放翁。直造牡丹亭中。尋到葡萄架下。定當刪除惰氣。振起嚴威。開似綫之眸。掉如蛇之尾。入倉搜索。逢社探尋。或利爪橫加。或大聲恫嚇。使蒼毛之種滅跡銷聲。白堊之家人安室靜當。亦公衆之利益。爲社會所歡迎也乎。

題小說新報封面女子如意曲

(詩隱)

幾生宿債。前生了喜。今生一世逍遙。這芳名人間遍曉。這小影畫上同描。一樣娉婷。二喬窈窕。不鉛華粧成伶俏。不裁剪衣稱身腰。終年無病正樂。年齡妙滿腹。筆花墨藻。使多少文人傾倒。鎮日喜清寥。聚譜文小說。長歌短調。箇箇推精巧。絕雷同。不許私鈔。定潤資另立專條。求月旦。幾多投稿酒後茶。餘夢回繡罷。一見解人懊惱。想畫裏真真樓中。盼盼偷相逢。難比嬌嬈。況才媲班昭。儘嬉笑怒罵。暗藏鋒。有筆如刀。有時意蕊情苗。試萬言。滾滾如潮。普天下佳人才子。一箇箇心字香燒。驚世變腸輪。暗數閱人多眼界。

偏高滻濱小住看繁華。暮暮朝朝趁輪軌。交通盡湖海。遊遨凡勝地。名區都到歎脂粉。  
叢中綺羅隊裏一霎時。玉殞香銷天生豔福。這般如此真不枉。紅塵走一遭。

吃老蟹八股文

(詩隱)

蟹以老稱。吃之者適合其胃口也。夫蟹而不老則不當時矣。登徒子曰：蟹既老矣，如之何不吃？嘗聞滻上方言有稱爲老蟹者，蓋以蟹爲陰物，藉以比婦女之老，而猾者也。然有年未老而手段老猾者亦適用之。如江北所謂老口，北京所謂老手者，大率類是。而滻上則惟名之爲老蟹而已。蟹之類屬乎陰蔓草野田，本爲引類成羣之處，每值黃昏初度而橫行無忌，幾同鬼蜮以含沙。蟹之味極其美，野雞雛雉無此充腸適口之鮮。有時滋味薄，嘗而齬齬，誇聊比獻寵而染指，然則蟹之不可不吃也明矣。而况老蟹乎哉！夫然後知滻上吃老蟹之稱專屬於半老之婦女者有由來矣。稱謂之各殊者，則有老鴉矣。而此非其倫也。塗脂抹粉徐娘之風韻猶存，吃之者嗜好彌深，每不惜吊膀釘梢作眉目傳情之舉。繡雲天之灘簧庭畔新世界之影戲場前一笑一顰，有勾其魂而不自覺者矣。妓女之出名者，則有老舉矣。而此非其類也。作勢裝腔住家。

之排場相仿吃之者性情各別每以爲駕輕就熟得神情酣暢之真擺花酒而金錢未免虛糜打茶圍而乾濕毫無趣味亦趨亦步有入其彀而自以爲能者矣。老大房之賣醉蟹也年年一度嘗美味而口齒生香而吃老蟹者習慣性成賞識在酸鹹而外芙蓉帳暖正持螯把酒以方濃一入其奸猾之牢籠竟甘受釘錘而不顧而豈知恩情之甜蜜要皆出自無腸也豈非壽頭碼子哉。叫化子之食死蟹也隻隻皆鮮比老饕而朵頤貞吉而吃老蟹者稀奇古怪品評與流俗不同豆蔻香銷等賸炙殘羹而乏味一聽其狡刁之手段偏力圖報效以不遑而豈知潑辣之情形終必變成沒脚也豈非倒運。廬生哉。吃老蟹之味如此人亦何樂而喜吃老蟹乎。

笑話八股文三大比格

(東園)

出話不然笑而已矣夫話令人笑不難也笑而成話豈不難哉。今夫滑稽者流發一言則人爲之啞然出一語則人爲之莞然立一說則人爲之晏晏然言也語也說也督話之見端也言宣也宣話之所以然也語敍也敍話之所以然也說序也序話之所以然也話而至於滑稽未有不解人顧者。今天下之事不忍言不能話不可說言焉而

中國人不之笑。外國人則笑之。語焉而中國人不之笑。外國人則笑之。笑柄也歟哉。話柄也。話而宣諸口。則爲言。言有正亦有邪。正則法。言人聽之。則肅然邪。則戲。言人聽之。則啞然。然而滑稽者之有言。也可以勸善可以懲惡。殆有古人譎諫之風焉。言不令人怒。而令人喜。喜則笑矣。今日者可議。若而人可譏。若而人片言之。指摘春秋之微意也。筆削中之嘲笑。真嘲笑也。夫如是。始謂之笑柄。夫如是。始謂之話柄。話而敍諸事。則爲語。語有莊。亦有諧。莊則法。語人聞之。則憤然。諧則詭語。人聞之。則莞然而滑稽者之有語。也可以砭頑。可以訂愚。深得詩人忠厚之旨焉。語而不使人憤。而使人樂。樂則笑矣。今日者。忍辱幾何。人蒙羞。幾何人一語之譏彈。月旦之定評也。詩歌中之訕笑。真訕笑也。夫如是。庶幾資笑柄。夫如是。庶幾資話柄。話而著之書。則爲說。說有高。亦有下。高則說奇。人聆之。則穆穆然。下則說淺人聆之。則晏晏然。然而滑稽者之立言。也可以發聾。可以振瞶。不失儒林清議之道焉。說不令人違。而令人順。順則笑矣。今日者。外交凡。幾人內訕。凡。幾人衆說之紛呶。參衆之橫議也。離奇中之笑談。眞笑談也。夫如是。話無非笑柄。夫如是。笑無非話柄。吾不知。

在上者當話而不話不當話而話在下者可話而不話不可話而話是非顛倒可否混淆熙熙攘攘總總林林出話不然適成其爲笑話而已矣。

好女子八股文

(東園)

女子以好名褒之也。夫女子猶是人也。名以好好安在曰一在才一在德是以特筆褒之。嘗聞宋儒曰。天地靈秀之氣。自遜抗機雲而後。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女子。此女子所以得成其爲好也。顧好莫好於有才。三才共貫。好莫好於有德。四德兼賅。故好之爲文從女。從子。韓娥碑寓言。女子卽好之義。存育才恒於斯。育德恒於斯。將一好而無所不好。西晉有女史箴焉。芹藻有光而白圭無玷。南唐有女憲書焉。簪花有格而彤管無慚。此女子之所以貴乎賢也。賢則有才。賢則有德。有才有德。好何如歟。女子以才見靈芸之弄機道蘊之咏絮香溢麝蘭而才華第一。女子以德稱嬰兒之養母老緹縈之代父刑。光增翟茀而德藻無雙。雖然女子之得好名。約舉有三。一爲長女。象取乎巽。巽順也。女子之情。未有不柔順者。故易言長女爲巽。巽又爲風。風以動之。雌風所及體雖柔而用剛。故二陽在上而一陰在下。一爲中女。象取乎離。離麗也。女

子之明未有不附麗者故易言中女爲離離父爲日日以烜之春日載陽體以貞而用明故二陽分上下而一陰在中一爲少女象取乎兌兌說也女子之情未有不和說者易言少女爲兌兌又爲澤澤以潤之蘊澤所流體雖靜而用專故二陽在下而一陰在上凡此皆以好言吾不知世俗之所謂好女子者其有才耶其無才耶其有德耶其無德耶偷播入管絃詞家其亦譜好女兒之一曲耶

調笑不淺舌妙於環 琴仙注

此文殆有所指胡然而天胡然而帝 緣珠注

五分鐘之愛國心八股文

(東園)

能抱愛國之心五分鐘非少也夫存愛國之心止五分鐘之久人皆少之吾則以爲非少云自寸心千古之說起存此心以謀國卽存此心以愛國一日此心千古此心豈止五分鐘而已哉同此愛國之心上以此心感下以此心應政府之昌言卓然百世社會之忠告允矣千秋宣之於口者蘊之於心朝斯夕斯不止五分鐘之久然果存此心以愛國雖五分鐘不爲少也今天下競言愛國矣未有不自五分鐘始五分熱度一

點熱心。吾是以多之。華僑之願助若干元。華商之願借若干元。華民之願捐若干元。誠人人有輸財之志願。一鄉有一鄉之愛國會。一縣有一縣之愛國會。一省有一省之愛國會。覺人人有報國之心思。孰是而論。且愛國之心未始不由五分鐘所推而暨。由五分鐘而推廣之。積時而成日。積日而成月。積月而成年。積年而成紀。處暫之五分鐘。如是處常之五分鐘。亦如是其愛國堅忍之心爲何如歟。由五分鐘而擴充之。自一市鄉會。自鄉會而市會。自市會而縣會。自縣會而省會。自省會而國會。一人之五分鐘。在茲衆人之五分鐘。亦在茲其愛國果毅之心。又何如歟。甚矣五分鐘。存此愛國之心。豈得謂之少哉。譬之博局。寇準之孤注。一擲畢而定三邊。此五分鐘也。譬之兵家。韓信之登臺。一軍驚而稱三傑。此五分鐘也。譬之昆陽之戰。風雷一震。屋瓦皆飛。此五分鐘也。譬之采石之軍。霹靂一聲。塵氛皆洗。此五分鐘也。尙武之人。而心乎愛國也。其共勉此五分鐘哉。一團同此心。一旅同此心。一師同此心。一軍同此心。武官不惜命。內安外攘。爭此幾希。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臥薪嘗膽。時之心思。深矣哉。能文之士。而心乎愛國也。其交警。且五分鐘哉。縣長持此心。省長持此心。次

長持此心總長持此心文官不要錢夜寐夙興不忘家國興利應如何除害應如何案牘勞形時之心力瘁矣哉此五分鐘諸君子有愛國心者其奉爲警備鐘歟

教員本草

昔人有錢本草秀才本草諸作今倣其例作教員本草

教員性溫熱味酸苦能治小兒百病聰耳明目益智補心故爲兒科之聖藥惟陳者易腐中空若無物故以透明而骨節通靈者爲良新者性多輕滑形似法螺故亦以明澈而中有實質者爲佳惟市上不多覩得輕滑者已爲貴品有販自外洋者精品亦少其皮毛亦足供急則治標之用教科書爲使惡僻典冷字畏視學其別種名體操教員者能強筋骨長肌肉治手足瘻癆腰背彎曲木環木啞鈴爲使畏鐵

大人卦

(穎川秋水)

大人元亨利拍馬之貞 象曰大人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大人外健而內順表剛而裏柔大人道長小人道消也 象曰老爺高陞曰大人仕者正得位乘時 初六新作老爺利見大人吉 象曰初六之吉始軋官塲也利見大人吉得仰承鼻息也 六二

得大人青眼。歸告同人。象曰。得青眼。有。望。也。歸。告。同。人。以。示。闡。也。九三。得。大。人。品。級。急。製。銜。牌。象。曰。得。大。人。品。級。目。的。已。達。也。急。製。銜。牌。嚇。小。人。也。九四。得。美。缺。老。爺。媚。之。象。曰。得。美。缺。老。爺。媚。之。志。得。意。滿。也。六五。君。子。藐。之。勿。視。巍。然。象。曰。君。子。藐。之。不。合。時。宜。也。勿。視。巍。然。尚。有。骨。氣。也。上九。步。步。高。陞。能。知。進。退。吉。象。曰。步。高。陞。樂。煞。大。人。也。能。知。進。退。有。自。知。之。明。故。吉。也。

酒卦

(穎川秋水)

酒。利。見。大。人。元。亨。象。曰。酒。醴。也。味。和。而。性。烈。外。柔。而。內。剛。利。見。大。人。飲。食。衎。衎。聚。以。正。也。是以。元。亨。象。曰。穀。中。發。酵。酒。君。子。以。宴。賓。客。習。威。儀。初。九。往。來。酬。酢。利。用。酒。无。咎。象。曰。往。來。酬。酢。重。父。情。也。利。用。酒。酒。以。合。歡。故。无。咎。也。六二。徵。逐。酒。食。遇。酒。肉。之。交。象。曰。徵。逐。酒。食。始。荒。唐。也。交。爲。酒。肉。濫。小。人。也。六三。吃。花。酒。重。之。以。色。凶。象。曰。吃。花。酒。逞。風。流。也。重。之。以。色。如。雙。斧。之。伐。枯。樹。故。凶。也。六四。入。酒。肆。爭。會。鈔。囊。內。空。空。吉。無。不。利。象。曰。入。酒。肆。爭。會。鈔。繃。場。面。也。囊。內。空。空。不。費。分。文。可。吃。白。食。故。吉。無。不。利。也。六五。打。酒。店。叫。鞭。鳴。鳴。溜。之。大。吉。象。曰。打。酒。店。發。酒。風。也。叫。鞭。鳴。

嗚。幾。遭。捕。也。溜。之。大。吉。利。有。攸。往。也。 上。九。病。成。酒。膈。戒。之。无。咎。 象。曰。病。成。酒。膈。將。作。酒。鬼。也。戒。之。无。咎。死。裏。逃。生。也。

色卦

(穎川秋水)

色。不。迷。人。人。自。迷。大。人。吉。小。人。凶。象。曰。色。女。色。也。外。柔。順。而。內。陰。險。迷。之。傷。身。大。人。吉。目。中。有。色。心。中。無。色。也。小。人。凶。目。中。有。色。心。中。有。色。也。色。之。關。係。大。矣。哉。 象。曰。脂。粉。相。和。色。君。子。因。飭。身。修。行。 初。九。娶。妻。以。德。不。尚。以。色。吉。無。不。利。 象。曰。娶。妻。以。德。宜。其。家。也。不。尚。以。色。醜。醜。夫。人。相。也。 六。二。見。美。妓。吃。酒。碰。和。 象。曰。見。美。妓。吃。酒。碰。和。有。大。目。的。也。 六。三。娶。妓。回。家。逃。之。大。吉。 象。曰。娶。妓。回。家。重。其。色。也。逃。之。大。吉。雖。作。金。龜。家。醜。免。也。 六。四。射。雉。於。山。梁。之。上。歸。而。大。獲。楊。梅。凶。 象。曰。射。雉。山。梁。甘。遇。毒。也。終。獲。楊。梅。自。作。孽。也。 六。五。開。天。窗。雖。遇。西。鄰。六。百。零。六。之。藥。終。凶。 象。曰。開。天。窗。毒。已。深。也。雖。遇。六。百。零。六。終。凶。不。可。救。藥。也。 上。九。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无。咎。 象。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无。咎。立。心。堅。定。雖。遇。不。亂。也。

財卦

(穎川秋水)

財元亨利青蚨之貞。大人以財發身。小人以身發財。無不利。象曰財錢也。有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君子乎。困而後得勤而得富。是君子之以財發身也。外卑鄙而內陰險。脅肩詔笑。吮齶舐痔。幸而獲之。是小人之以身發財也。象曰貝邊加才財。君子以經營致富。初九爲小夥。獲微財。入之儲蓄銀行。吉無不利。象曰爲小夥初進商界也。獲財儲蓄立富基也。吉無不利。可得三釐月息也。九二出入闌闊。終獲大利。象曰出入闌闊營業忙也。終獲大利一本萬利也。六三腰纏萬貫。酒色角逐。終凶。象曰腰纏萬貫已鉅富也。酒色角逐。終凶。兆蹩腳也。六四接財神。磕響頭。其聲蓬蓬。若崩厥角。象曰接財神。磕響頭。媚神求富也。其聲蓬蓬。若崩厥角。象曰接財神。磕響頭媚神求富也。其聲蓬蓬。若崩厥角要錢不要臉也。六五購撲滿。藏地窖。悔吝。象曰購撲滿。藏地窖。爲子孫計也。悔吝慳吝。刻薄子孫。不肖終貽悔也。上九節用愛人。吉無不利。象曰節用愛人。用財當也。吉無不利。利己利人。大吉祥也。

### 氣卦

(穎川秋水)

氣元氣盤旋。大腹膨脹。元亨。彖曰氣息也。君子以氣節自勵。小人以盛氣凌人。元氣。

盤旋精氣交凝也。大腹膨脹一鼓作氣。也是以元亨氣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呼吸相通氣。君子以涵養爲功。初九小兒鬪氣。涕泣漣如。逾時則止。象曰小兒鬪氣有童心也。涕泣漣如不識羞也。逾時則止。破涕爲笑也。六二夫妻反目。其妻大發肝氣。象曰夫妻反目家室不和也。其妻大發肝氣。鬱怒傷肝。嗔怒過也。六三怒髮衝冠。時暴其氣。象曰怒髮衝冠客氣乘之也。時暴其氣過時衰竭也。六四英雄氣短凶。象曰英雄氣短習柔懦也。九五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養其浩然之氣。象曰朝乾夕惕。不放棄責任也。養其浩然之氣善用其氣也。上九人人有志氣。國家氣運方長。象曰人人有志氣。民德粹也。國家氣運方長。希望無窮也。

# 遊戲文章卷八

雜記類

中秋月宮遊記

(穎川秋水)

夕陽已斂涼風徐來雲薄如羅明星燦爛天階夜色較七夕逾形晶潔無何雲亦散星復稀一輪皓月分外光明時也絲竹之聲咿唔簫管之韻璈嘈而行令猜拳徵歌選舞更極一時之盛問今夕何夕曰陰曆之中秋也問何爲樂此不疲曰一年好景此宵爲多故及時行樂賞中秋也而人家小兒女復陳瓜果供餅餌香煙結篆燭影騰輝庭前設紅氍毹盈盈下拜迷信耳實亦香閨韻事也有凌雲子者丰神瀟灑韻致蹁躚飄飄乎時作出塵想是夕與二三知己飲於酒樓飛觴醉月其樂陶陶酒半酣乃復登泥城橋畔之新建築所謂新世界者凌其絕頂披襟當風冷然善也對此桂華皎潔蟾魄團圓其樂靡極謂安得有升天之機直上青雲一賞月中風景哉夜既半遊人盡散凌雲子不得已亦歸歸而復涉冥想謂昔日唐明皇夜遊月宮聽霓裳羽衣曲千古豔稱彼帝王生有洪福豈真復有仙骨哉特幸遇葉法善耳惜今無法善其人假使此君尚在

則登天階闖月府。當不令明皇獨步也。正思念間。恍惚見一道者。戴星冠。披羽衣。對已微笑曰。子卽自號凌雲子者乎。子有意追縱明皇。作月宮之行乎。此非難事也。盍隨吾行。凌雲子欣然不覺。隨之出門。霎時間。身輕於燕。軒軒上舉。自謂列禦寇之御風而行。無此快也。約一刻許。羽衣客曰。至矣。不一里。將至月界矣。吾與子當平步青雲。略表端凝風度。毋作不翼之飛。令天上神仙笑我甘爲禽類也。凌雲子笑領之。正步履間。陡見白玉爲柱。翡翠爲額之坊表。一上有鳥篆。顏曰廣寒清虛之府。凌雲子大樂過坊。遙望瓊樓玉宇。隱現雲中。乃悟白樂天所謂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渺間者。眞善狀。空中樓閣也。指間羽衣客曰。此卽嫦娥所居耶。羽衣客點首曰。然。語未竟。突一仙女翩然戾止。雙鵠笑溢。告羽衣客曰。月宮仙子得仙師無綫電。知今夕從人間來。且攜有嘉。天上亦取法塵世。平羽衣客。啞然大笑曰。祇聞巧奪天工。幾見有天上人。聰明不及凡人哉。子之所見。眞所謂坐井窺天也。爾須知人之才力。皆天所賦。天上先有奇妙之製。品人間。乃始得其秘鑰。而竭虹盡力以爲之。然祇得十之二三耳。今引爾見嫦娥。後凡

有所見或下同塵寰者幸無啓齒恐諸仙子將掩口葫蘆也凌雲子聞語慚甚急隨兩人後進瓊闕登瑤階上玉殿凌雲子擬行參謁禮仙女急止之曰免乃改行鞠躬嫦娥答之如禮微聞諸仙女已切切私語曰若個郎君迂酸甚不知禮宜從俗耶且吾仙家脫略慣何事拘拘禮數爲凌雲子又慚甚旣而仙女報衆仙降嫦娥下階歡迎肅客入坐旣定乃吸甘露之漿飲羣芳之液席間除鳳胎龍肉鷺脯猩脣外亦有牛炙凌雲子面現訝異色羽衣客恐其再致詰問貽羣仙笑急附耳語之曰此食品乃玉帝所允許者上帝每歲命牛郎貢菜牛千頭徧賜諸仙故吾輩得嘗異味然不許河鼓以耕田者充數違則有罰君今食之得毋疑吾仙家亦學人世時髦食西餐乎凌雲子不覺啞然大笑席旣罷羽衣客請諸仙奏樂器以娛嘉賓諸仙皆含笑點首稱可惟嫦娥獨踟蹰曰諸樂皆易上手惟披霞娜一器西鄰安琪兒獨擅其長吾輩弄之尙難入聽無已其按披霞娜其餘有鼓華讀賡弄繁華令者有用其他種種樂器者有歌霓裳羽衣曲而婆娑起舞者縟節繁音清歌妙舞並皆佳妙歷一時許嫦娥更請以新舊樂器合奏於

是。有。彈。瑤。琴。者。有。鼓。錦。瑟。者。有。吹。鸞。笙。與。鳳。簫。者。移。宮。換。羽。嚼。徵。含。商。已。嘆。觀。止。而。歌。  
聲。清。脆。舞。態。輕。盈。更。屬。聞。所。未。聞。見。所。未。見。階。下。蟾。蜍。又。復。活。潑。潑。地。鳴。聲。閣。閣。湊。合。  
節。拍。凌。雲。子。曰。異。哉。動。物。亦。解。六。律。乎。羽。衣。客。曰。人。間。有。蛙。鼓。蟾。仙。家。物。性。靈。於。蛙。故。  
可。用。以。代。檀。板。也。凌。雲。子。嘆。曰。此。曲。祇。應。天。上。有。衆。仙。同。日。詠。霓。裳。少。陵。義。山。兩。詩。人。  
真。不。我。欺。也。雖。有。他。樂。吾。不。敢。請。已。語。畢。樂。適。止。羽。衣。客。曰。時。亦。晚。矣。盍。歸。休。乃。辭。端。  
娥。與。諸。女。仙。出。途。次。凌。雲。子。詢。羽。衣。客。曰。除。嫦。娥。及。鄰。女。安。琪。兒。外。其。餘。諸。女。果。何。人。  
歟。羽。衣。客。曰。鼓。華。讀。賡。者。封。家。十。八。姨。也。因。姨。雅。擅。此。故。又。名。風。琴。弄。繁。華。令。者。霜。神。  
青。女。也。霜。有。繁。霜。霜。華。諸。稱。故。借。以。名。是。器。至。代。致。電。話。者。電。母。秀。文。英。也。(見道畫)凡。  
天。界。用。電。諸。器。皆。電。母。所。獨。出。心。裁。者。若。紛。紛。弄。舊。時。樂。器。者。則。結。璘。望。舒。輩。皆。月。宮。  
侍。御。予。不。能。一。記。其。名。矣。凌。雲。子。復。問。仙。師。何。人。羽。衣。客。曰。鈍。哉。孺。子。猶。不。識。予。耶。  
予。卽。葉。法。善。也。感。子。精。誠。故。引。子。往。游。月。府。且。使。知。今。月。古。月。雖。無。同。異。而。風。氣。之。開。  
早。於。塵。世。焉。言。畢。羽。衣。人。忽。不。見。凌。雲。子。亦。豁。爾。而。醒。身。在。銀。牀。冰。簾。間。閨。中。人。猶。與。  
家。中。小。兒。女。同。玩。月。華。也。

## 餓鄉記

(詩隱)

餓鄉之名經傳罕見。相傳西伯伐飢國滅之。餓鄉卽飢國滅後更名之地也。其地深入不毛。闊然無人。凡五穀百果之屬以及禽獸鱗介昆蟲草木爲飽煖世界所發生者。餓鄉均無之。蓋因天地之不同氣候之互異致不能存活於其間也。人有慕之者非忍其饑渴絕其飲食或學方士神仙之術輕身辟穀之方則不能問津焉。凡膏梁之子醉飽之徒。饕餮之輩。決無此資格以抵於餓鄉。一遊者職是故也。餓鄉之入也。幾如聖域賢關之不可以一日幾。禮門義路之不可以頃刻到亦猶天降大任之人必先空乏其身。腸廻轆轤待至力盡精疲則庶幾乎近是矣。來入是鄉者不必有車馬之勞跋涉之苦。僕從之繁。川資之備雖行期不必旬日之久而必能行抵是鄉然以起程一二日路途艱困不良於行甚至頭暈眼花不能稍忍故每有半塗而返旆者。自生民以來從容而逕赴是鄉者歷歷可數不可多得。考商末季有伯夷叔齊由首陽起程兄弟二人後先踵至殆卽餓鄉人類之始祖歟。此後繼其跡者有齊國之餓民焉。蒙袂輯屨貿貿然行於途。雖黔敖左捧食右執飲終不能以嗟來之食阻其行塵餓鄉之人從此無獨而有。

耦矣。然此猶非富貴閥閱之家也。迨梁武帝滅膳於臺城。趙武靈見困於李兌。周亞天受連汙之罪。漢鄧通遭沒產之辜。從此帝王將相。餓鄉中各有其人。若而人者。其平日安富尊榮。聲勢赫濯。飲食之豪華。口腹之飽滿。決無饗殮不給之虞。而卒不免至餓鄉者。亦不得已之所爲也。彼後世之士。若龔勝。司空圖。輩聞夷齊在餓鄉。聲譽日隆。卒往訪焉。而夷齊亦儼然以獨開先路。自居相見之下。頗稱相得。與梁武帝等趣落落不合。各樹一黨。嗟乎。餓鄉之中有帝王焉。有將相焉。有忠臣義士仁人君子焉。其遇半穀。不登饑餴。淳臻而接踵而至。是鄉者。更有智愚貴賤老幼男婦之不等焉。而其中有從容勉強之差別者。迄於今載稽歷史。不得不盛稱夷齊等於不置也。蓋人皆誤嘗餓鄉之苦。而彼獨得餓鄉之樂也。彼矯情干譽。如陳仲子者。雖匍匐作三日之行。而終不能直達其境。亦足見餓鄉之人非常人所可妄生希冀矣。

聊齋夢遇記并序

(寄恨)

昔王荊公有言曰。瀛壻一夢境也。政府一夢魔也。僕本恨人旅食瀛濱。頻年鹿鹿。案牘勞形。蓋久焉不入自由之夢鄉矣。適因時艱逼處。積忿成癰。陡於燈燭燭施時。構

此奇夢爰是醒坐擘箋錄貢斧鐵茶餘酒後聊助談資至以弔詭衿奇獻其拙謂公世計也則僕烏敢。

余讀聊齋志。越兩葛續。每以未窺堂奧爲憾。邇來癖嗜益甚。雖夜深檢閱不倦。然竊思民國成立人尙文明。一切迷信理應剷除。而况鬼狐異類。安得與人共枕衾。諧伉儷。豈蒲公欺我耶。抑天地之大無奇不有耶。蓋嗜誠有之。而信也猶未。一夕閱青鳳傳。流連鑿羨。甫就枕。見一女郎。珊珊來前。笑謂余曰。妾聞君嗜聊齋誌。請論之。余曰。書奇矣。第事涉怪異。未免違聖教。女曰。君特未得聊齋旨耳。妾爲君陳之。聊齋有情書。留仙有情人。君雖達情不度。此情以爲情。而妄加擬議。余曰。否。謂聊齋爲有情書。非吾所知。謂留仙爲有情人。更非吾所信。世之被其惑而傷身者。比比然也。情於何有。卿辨白如是。卿其鬼乎。狐乎。盍明言之。女慚然有間。曰。以君達人明告。何妨。妾實青鳳曩所爲。耿生遷居者。聊齋具在。君何忘懷。即如床頭夜叉畫壁。美人黃梁續夢等篇。事縱不經。亦醒世遺意。今君旣酷嗜聊齋書。勿論其事。論其文可也。勿究其事。信有徵味。其筆曲而達可也。夫有筆如斯。雖虛亦實。雖幻亦真。昔大禹鑄鼎山海。一經永垂萬世。豈上古聖人亦

喜語怪事哉。後世委巷小儒寡聞鮮見。乃以孔子不語爲口實。究之星隕鵠飛石言龍翻。率素王載筆可見驚耳駭目諸事上下古今本同一轍。豈獨聊齋然乎。余聞言肅然曰。卿眞仙姬也。歎耿生之事可再聞乎。女因斤斤以余之不信爲辭。嫣然欲別。余固強之。且起曳其裾曰。卿旣有情人。何介介乃爾。方期作長夜談。忍遽言別耶。女曰不然。今夕之遇事非無因。時久恐叔苛斥致傷閨範。君如不棄。讀妾傳不啻面晤也。言已逕去。余亦驚寤。嬌音嚙嚙宛猶在耳。於是撫懷若失。耿耿難忘。急起披衣。不覺東方之旣白。

夏大少開會記

(定夷)

涼風吹桂玉露迎秋。西瓜之味久殘。荷花之香亦杳。此時此景最難堪者莫夏大少。若紗衣已敝。敗絮難溫。終日愁眉淚眼。侷促如轅下駒。欲尋避債之臺。以爲逋逃之藪。於是召集同志。開會討論。擇地點於虹口某小客棧。蓋夏大少已如明日黃花藏頭露尾。不敢復出現於稠人廣衢中矣。是會也。公推滑頭麻子爲主席。主席首先登檯。朗聲宣言。曰。時期已迫。戲法漸穿竹槓。誰敲槍花難調。回思吾輩當全盛時代。志高氣揚。個個大闊。如今何如乎。堂子則有局賬。餐館則有飯賬。餘如汽車行馬車行茶館旅館等處。

無不負債。累累我輩兩肩。一口妙手。空空將何以善其後。諸君如有妙計。不妨相與討論。幸勿隱諱。語畢。次席空心大老官起言曰。我輩外強中乾。素不以真相示人。今既實。偪處。此不如多買假面具。把真相遮着。廬山面目不復能認。即無避債之臺。當亦可保。無慮。時人叢中忽起反對之聲。衆顧之爲蹩腳先生。先生大聲曰。我輩都已不名一錢。又安所得資。買假面具。鄙人有一妙計。日下上海刦案迭出。捕房破獲者極少。我輩盍。結集團體。冒險一逞。一手鐫也。代價可數百元。一鑽戒也。甚有價值。數千元者。此誠發。財之捷徑。理債之新法。諸君儻疑余言。余可先告奮。男主席曰。尊議甚佩。雖然。我輩手。無縛鷄之力。身無用武之器。誠如尊議。是自取死亡之道。鄙人不敏。不敢贊成。時曲辯。子亦起言曰。若欲從事劫掠。必先求利刃快槍。先生頃云無款。買假面具。利刃快鎗。更。比。面。具。貴。重。請。問。先。生。何。從。得。此。蹩。腳。先。生。爲。衆。所。詰。登。時。豪。氣。盡。消。喧。目。結。舌。默。無。一。語。此。時。衆。人。互。相。責。難。議。論。紛。起。場。中。人。聲。嘈。雜。秩。序。大。亂。主。席。連。呼。討。論。終。結。衆。人。置。若。罔。聞。主。席。憤。甚。一。躍。立。於。講。案。之。上。疾。呼。諸。君。無。譁。衆。人。見。其。演。此。怪。狀。數。十。道。日。光。爭。集。主。席。身。上。一。時。鼎。沸。之。聲。不。求。其。寂。而。自。寂。主。席。於。是。續。言。曰。氣。運。衰。頽。

挽回無術。言之令人氣短。雖然。自天中以來。以一日三秋計之。不啻數世之久。箇中況味。吾儕已飽嘗之。亦足自豪矣。目下盛極而衰。實天意也。違天不祥。世不乏桃花源。吾儕甯無藏身處耶。諸君如戀戀同靴之誼。不忍遽捨。則相見之期可計。諸來歲暫作分飛。勞燕固無傷耳語畢。衆皆垂頭喪氣。浩歎失聲。次第散去。自是十里洋場中夏大少。遂銷聲匿跡。不復再見。妓院內龜奴傭婦日蹀躞於道上。東尋西喚。竟無所得。惟聞罵殺千刀路倒屍之聲。洋洋盈耳而已。

夢遊清涼國記

(秋水)

火繖張空。銷金燉石。軒窗兀坐。汗雨淋漓。秋水居士于是寬涼衫。倚涼牀。挈涼友。(指扇見清異錄)手江湖散人陸魯望詩一卷。曼聲吟之。見有句云。溪山自是清涼國。松竹合封。瀟洒侯冥心思之。以爲天下果有此清涼世界。予當如漁父之入武陵源。一窮其異境也。正神往間。清風徐來。披襟當之。不覺如列子之御風而行。冷然稱善。未一時漸入佳境。千紅萬紫中。涼風習習。有蝴蝶千百。蹁躚飛舞。栩栩然。蘧蘧然。仙乎仙乎。別饒佳趣。以爲清涼國在是矣。詢之行人。則笑答曰。非也。此爲槐安國之南柯郡。欲至清。

涼國須先過水雲鄉爲指迷津寰裳竟渡急攜涼友登木蘭檣放平中流薰風解悶滌我塵襟舊齒清香遠聞數十里蓋水中偏植荷渠蓋影亭亭花光輝煌已令人溽暑全消矣未幾達彼岸沿岸而行則隨路皆老樹參天涼陰匝地此時雖攜有涼友第以行人稀少仍不免躊躇涼涼幸數百武外有一涼亭拾級以登有風颯然而至不覺欣然曰快哉此風涼友此時翹首遙望見西南隅隱隱有竹林指向予曰此中有佳境在盍去諸乃攜手同行約里許果一大竹林也中坐遊人六七有彈琴者琴聲冷冷然有弈棋者棋聲丁丁然有清談者清言娓娓不倦有高吟者吟聲琅琅可聽其椅桌器皿之屬亦悉以竹製予自以來從塵俗中猶慚形穢恐彼具林下風者見之笑我爲襴襪子而下逐客令也徘徊于林外不敢進者久之而此中人則甚好客無一毫世俗炎涼態命垂髫童子揖而進之趣之坐爲取涼水以滌塵襟笑曰僕觀先生之玉貌其從熱鬧場中來乎無怪尙未脫盡風塵面目也予聞此言慚甚幾無以應既而又笑曰來此福地有緣哉可沁子心脾矣敝邑雖無甚佳山水然首枕清涼山山巔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遂以爲名（見華嚴大疏清涼山卽五臺山也此借用）面臨滄浪水水

中清可濯。纓濁可灌。足臨流眺遠。心地清涼。故卽無十洲三島之奇觀。玉宇瓊樓之妙境。來此者皆留連不忍去焉。旣而復攜予乘涼風步涼月。浮瓜沈李。雪藕調冰。爲予談清涼國之歷史。眞不啻服一劑清涼散也。未幾興辭而出。復繞道華胥國。豁爾而醒。咏一枕清風。一扇涼之句。更覺涼颸所至。偏體清涼。而隔鄰珠簾下。正擫玉笛。按牙板唱一闋。賀新涼也。

觀猴戲記

(乙) 乙

有參猴戲者。牽猴一。羊一。犬一。布廣場於市。鉦鼓鞶鞳之聲。聞於遠近。一時聚而觀者甚衆。余適經其地。亦駐足觀焉。場圍布置甚井井有條理。視其猴若羊與犬。初無異於常獸也。及優孟登場。則圓轉如意。靡不各極其妙。余始嘆凡屬動物。苟非涼血無腦筋者。無一不可教而成藝也。初參者擊小銅鑼。示意於猴。猴則帶假面具。衣紅衫子。躍然騎羊背。而出繞場圍三匝。參者置鐵圈三於地。鎮以石。俾毋傾側。猴與羊各爭竄而過。初不甚速。繼則疾走如飛。歷數十次。而圈不少欹。竄甫畢。忽一犬冠冕黃袍。而出猴與羊。則趨大前各舞蹈。如人臣禮頌之。犬效人立。久力不勝。身搖搖欲仆。猴乘勢仆犬於

地。攢黃袍。將加於身。犬則踉蹌而入。叅者忽擲一西服於猴。猴則舍黃袍而易西服。然猴屢顧黃袍。意戀戀若不忍舍也。羊窺猴意。拾黃袍復加猴身。猴目視叅者數四。叅者不置可否。忽霹靂一聲。天大雷雨交加而下。猴一震而斃。羊則瑟縮不敢復演劇其幕。遂散。

論曰。猴蠢然一動物也。初無靈敏之思想。何論帝皇徒羨犬之冠冕。堂皇思乘其力弱。攫取以爲代耳。然叅者擲以西服。則黃袍之不宜僭服。猴宜自省矣。奈何不此之悟。一經羊之拾取。卽儼然而加諸身。其不自量如此。宜其干天怒而遭雷擊也。雖然。猴之僭竊罪。固足死使。無羊之助惡爲逆。猴雖蓄謀不軌。或有所忌。是則論其罪羊與猴維均也。今猴死矣。而羊獨任其漏網。豈得謂之事理之平乎。嗚呼。吾知羊之死期不遠矣。

煙霞嘯傲生吳淞觀潮記

(穎川秋水)

有自號煙霞嘯傲生者。中土之志士也。嘗願犧牲其尙武之精神。習打靶術。其爲術也。與常人異。練習之時。不必至空曠之地。善於登烟墩。放竹槍。雖夜間一燈瑩然。亦未嘗不百發百中。畫間更擅長伏擊。眞絕技也。平生雅慕吳淞烟雨之景。於某年秋時八月

十八。潮生日之午後。雇一汽油之船。攜其平日防衛身體之具。槍一燈一炮。百皆特別改良。新發明之利器也。蓋炮本同泡。用以實槍。槍不需彈而需此。其爲特製可知。而燈則借以燃槍。猶爆竹。鳥銃之導火綫耳。諸物既備。始緩緩登舟。高踞煙棚之上。乘風破浪。直指吳淞。但見波濤萬頃。瀨汨澎湃。遠勝於曲江之潮。有前胥後種。乘素車白馬馳逐波浪間也。隱念昔者溫嶠燃犀。照見水族。今水面之上。濤聲洶湧。歎觀止矣。蓋一窺水府之盛乎。急取新製一萬倍望遠顯微聯合鏡。察之則似數百海里外杳杳冥冥中。若有物纍纍其色黝然。目力所及。猶懼其未能真切。復取燈燃之。以助其光。僵背縮頸。目力旣竭。不覺涕泗縱橫。曰。此人間之至寶也。功用遠出米粟之上。萬萬奈何棄同泥沙。任其永淪海底。歷刦不復耶。又見水中鼉黿蛟龍龜鯢之族。張口狂呞。則更饑涎欲滴。嗚咽而言。曰。孽哉。何吾輩口福不及水族耶。欲舉槍以擊之。則遠不能及。叱舟人。開足機器。以赴中流。則此寶之被食者已過半。亟用鋼杆以取其餘。奈猶鞭長莫及。旣而竭其平生之力。將垂及矣。忽白浪滾滾捲之同去。生不覺悲。且怒欲投水以殉之。幸爲舟人所援。始止歸而大慟。如喪考妣。自誓必沒水以尋此異寶。否則寧不食白飯。

嗣爲其細君。虞美人所悉。私行解勸。悲稍稍已。然人之窺之者。猶見其晝垂蚊帳。偃臥牀頭。一燈如豆。病息。憊不久。恐埋之黃土云。

此中有物呼之欲出。妙在始終不點破。定夷

夢遊債台記

(藥  
蠶)

某歲春。余小飲於一醉居。酒旣酣。覺精神痿靡。有人拍余肩曰。盍往我鄉去。視之。莫逆友。睡魔也。余欣然尾之。行人其境。覺沉沉杳杳。耳目無所聞。見俄在一處。地形崛。起樓閣。毗連。中有洋房一幢。氣象巍峨。高插霄漢。睡魔告余曰。此債台也。築於前清末造。當時粗具規模。厥後大興土木。台遂煥然一新。比年以來。又復督率民力。加意修築。於是高度日增。觀瞻益壯。余曰。噫嘻。是台也。世界崇樓傑閣。蔑以過此。推政府之心肝。竭民間之膏血。積此而擴充之。行將與西范列斯。督峯並峙。睡魔曰。子盍登台一遊。奚曉曉。爲余曰。善。方欲歷階而上。驀見台下一室門禁閉。且加鍵焉。余與睡魔自門隙窺之。覺室中陳設隱約可睹。有聚寶盆焉。有百寶箱焉。有舊時之頂子焉。有新式之徽章焉。珍奇錯列。光怪陸離。彷彿如骨董舖。少頃有人其身而牛馬。其面首狼狗。其心肺者昂然。

至見余輩叱曰若何人欲觀箇中富貴耶盍速去否則當以衛生丸相餉其人言已出一帽套於首帽頂極尖狀如小金鋼錐銳利無匹剎那間卽穴孔而入不復見余詢之睡魔乃知其人係督造債台者工括皮術日腋月削私囊中飽遂築室於台作安樂窩也於是攀緣而上閱數層無所見惟脫底之鞋無骨之傘沿途狼藉有三五丐者敝衣垢面赤足露肘雜處其間再上則愁雲慘淡籠罩四圍黑幟飄飄青烟裊裊景象至蕭索也有數人鵠面鳩形衣衫褴褛燃一燈如豆偃蹇作臥游睡魔告余曰此黑籍冤魂也復拾級登覺遊人蟻集雞犬相驚不復向者冷落矣惟熙熙而來攘攘而往者大率攢眉垂首額上縑紋顯然一似重有憂者睡魔曰此平民也余目睹之不覺黯然中傷屢然思返睡魔乃牽余裾曰旣來此蓋不窺全豹奚故步自封爲余曰唯唯否否強而後升行行重行行直達其巔極目四顧覺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徐拂余面其樂陶陶如登天府俄而一陣辛酸氣銅臭氣交迫而來直撲余鼻余噴嚏者再不解所由俯瞰之則有寬袍大袖者俯其首聳其肩僂其背規行矩步聯袂偕來睡魔曰此官僚派之不得志者少頃復有服窄衣持短竿革履橐橐然昂其首挺其胸欣然大踏步而至覺

一陣銅臭氣益不可饗。適余至此，遽覺嗒然喪氣。胸中頓起無限懊惱。方踉蹌下有不速之客至。視之，白皙碧眼，廣額隆鼻，口中作咷囁聲。於是寬袍者各抱頭鼠竄。恐後爭先，正紛擾間，聞奚奴呼曰：「主人夢覲耶？」豁然而悟，則已。陽光普照，掩入碧羅帳內矣。

### 黑甜鄉遊記

(穎川秋水)

醉鄉仙鄉愁鄉餓鄉（清管異之有餓鄉記）溫柔鄉安樂鄉之外，復有一奇異之境焉。名曰黑甜鄉。去吾所處之故鄉，不知其幾千萬里也。或曰在華胥國境內，或曰否。南柯郡中，邯鄲道上，咸有以是名其鄉者。惜予非地理學專家，不暇深攷。惟有時乘興而來，神與之遊耳。蓋是鄉之中，最多幻境。恍兮惚兮，神妙莫測。是耶？非耶？真假莫辨。故有尋常之境，亦有奇異之境；有美滿之境，亦有缺陷之境；有平坦之境，亦有危險之境；有快樂之境，亦有煩惱之境。入此鄉者，不一其人所遇之境。固是不一，即入此鄉者，同是一人，而亦前後異轍。瞬息殊塗，如觀西洋鏡，然周流無已也。如演電光影戲，然變動不居。也如見蜃樓海市，然昨見爲是，頃刻卽非也。如經滄海桑田，然昔而殊時，時而異也。

例如偶遊甲境。固一極樂世界。方以爲若。登鉤天遊。閑苑仙乎。仙乎。御風而行。冷然善也。乃無何而忽墜孽海。陷地獄。茫然不知其津涯。闇然莫覩夫。天日。蓋遊踪已轉。而入乙境焉。夫墜孽海。陷地獄。至苦之境界也。雖在幻境之中。何獨不然。然極惡極濁之鄉。往往又忽呈異趣。別有天地。幻出一至奇至妙不可思議之異境。以沁我之心脾。振我之精神焉。夫心脾之果沁與否。精神之果振與否。雖杳不可知而去是鄉之後。往往有覺其醇醇有味。仍思繼續此遊者。則謂居是鄉時。心脾固已沁。精神固已振焉。亦未始不可。此黑甜鄉中。所以人人願欣然而往也。予少年時。亦最樂遊玩。是鄉大有此間樂。不思家之概。而當春寒料峭。醉態醜醜之際。遊興更濃。而豪自謂不讓古人。所謂秉燭夜遊者。故嘗深怪夫莊生之言。蓋莊生之立論。也有至人與愚人。則不入此鄉之論。一若黑甜鄉中。嘗有人代爲守望者。不知爲人。若孔子可謂至聖矣。竟於此鄉謁見周公。爲人若鄭之薪於野者。可謂至愚矣。又於是鄉有蕉鹿之求。亦適見其語之誕妄。不經而已矣。况莊子一生。亦極愛遊。歷是鄉。若言之津津。若有餘味。彼不云乎。化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俄而覺。則蘧蘧然周也。今試執是說以反詰之。謂曰。子樂此不疲。若願。

終老是鄉焉當自視爲何如人彼不將於至人愚人兩無所居而於至人愚人之外自認爲中材耶嗚呼以莊子之賢後人方以哲學家許之而因一入此境先不得不自認爲中材莊生之自待亦不免太薄矣若夫予則固一庸愚也愚如鄭之薪於野者也故不以好遊黑甜鄉爲諱而特草是篇讀者幸勿以爲疎語也可。

唐明皇重遊月宮記

(穎川秋水)

中秋之夕煙消雲斂月明星稀明皇與貴妃方處海上仙山瓊樓玉宇間金風珠露涼氣逗人始覺虛無縹渺中高處不勝寒也明皇乃擯玉笛貴妃作歌曼聲以和之歌曰今夕何夕兮風清月白人月雙圓兮永永無極歌已明皇悄然謂妃子曰朕自天寶年間與葉天師一遊月府屈指於今千餘載矣今夕桂華皎潔不減當年嫦娥仙子想亦無恙也盍與卿訪之貴妃嫣然而諾乃命小黃門備龍輿鳳輦羽葆綵幢與楊國忠高力士諸人發天衢登雲路上虹橋迤邐而詣月府將至力士前驅入其門闥焉無人大聲而呼曰大唐天子御駕來無一人跪迎於路無禮孰甚罪當不赦國忠亦怒目而視面現驕蹇之色時吳剛正倚桂樹之下聞之率爾而起戟手指力士而斥曰叱嗟爾刑。

餘也。狐假虎威。一至於此。嗟乎。專制淫威之遺毒。真亘千年而猶未已耶。爾輩既靈魂未滅。亦當知今世共和人類平等階級之制化除已久。爾猶以千載前之勢。談虛聲。恫喝真夢。夢矣。况吾非大唐蠻蠻。小民甘受大人老爺之踐踏。乎力士氣餒。知不能屈。始脣肩而笑。婉約其詞。以求指引。吳剛嘆曰。前倨後恭。眞僉壬之本色也。語畢。乃引車駕以見嫦娥。時嫦娥方與幾輩月中仙子弄繁華。令彈披霞娜。作種種纖腰之舞。貴妃私謂明皇曰。今日之會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不惟前日宮中未曾舉行。卽海上仙山亦未有此樂境。陛下盍一詢之。明皇乃問嫦娥曰。朕聞廣寒清虛之府。素以霓裳羽衣著名。今之所見。聞何獨異。是嫦娥曰。霓裳羽衣美則美矣。然古調獨彈。積久生厭。此爲西方美人安琪兒所新授。因未嫓熟。故今夕特令諸女試演。不虞適爲君王妃子所見。幸勿爲笑。貴妃請重演霓裳羽衣曲。嫦娥許之。旣畢。貴妃竊問嫦娥曰。吾主天子也。月殿仙人雖無統屬。卽君王亦不以無禮介懷。然諸仙子對之漠然。敬客之禮無乃太簡。嫦娥曰。貴妃言當。惟我月球在諸星球中。與地球最爲切近。故地球上之人物來作汗漫遊者。獨衆回憶天寶年間明皇帝御駕臨幸。此間當時固用下界臣禮事之。乃近二百年。

忽有美利加洲之偉人華盛頓者曾任美國總統功成名遂位列上仙亦來我月球作游歷之舉其來也與富蘭克令俱乘其所謂電車者馳驅雲表迅捷遠過阿香之雷車蓋富氏固發明電學者成此車後卽由地球以達月窟欲藉我月球作試驗場耳華氏將抵此予已微聞消息以爲總統之尊嚴華貴當不下於至高無上之大皇帝也急率諸仙子出府外三千里郊迎華盛頓謙讓未遑和藹可親爲衆仙子演述真正平等之理諸仙子皆拍掌歡呼以表贊成夫華氏未來之前予亦嘗顧影自憐高其位置而視人若甚賤者自此以後予乃悟卑以自牧之理而紓尊降貴但使諸仙女果能各稱其職各治其事予決不以苛細繩之故彼此感情較前融洽毫無前此情誼睽隔之虞今諸仙女之無禮於君王意者狃於華氏之學說乎願君王與妃子宥之抑又聞之張蓋遊山俗不可耐昔華盛頓之戾止也輕車簡從所把臂而行者僅富蘭克令一人耳今君王之來必備法駕盛鹵薄對此清淨之區冷熱異趣其不稱也實甚而相國楊氏頤指氣使巍巍然不可一世中貴人高氏尤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狀類瘞狗是何辱我月府之甚貴妃急謝過曰自今以後不來則已來則當憑虛御風與君王作逍遙

遊。嫦娥點首稱善。時天雞已將報曉。貴妃以告明皇。明皇遂率從者告別。

滑稽遊記 集戲名

(樂 聲)

有黃天蕩者。家世業商。開設百萬齋鞋舖。居嘉興府三河縣治之梅龍鎮。叔父黃龍基。設帳於鎮北善寶莊。黃天蕩幼從叔父讀性聰穎。課以盜宗卷。過目成誦。繼讀牧羊卷。復琅琅上口。再進則授。以清官冊亦能舉。一反三。叔父母誇示於人曰。此子非池中物。定能於狀元譜上題名也。及長好交游。與四進士秦瓊等相友善。豔國中名山大川之形勝。蓄意一遊西湖。探陰山以快豁胸襟。乃命翠香寄柬於四進士青蛾下。書於秦瓊招與同行。適四進士赴廻龍閣議事。秦瓊賣馬於馬鞍山。辭不暇往。黃天蕩以獨行蹠躡。未免寂寥寡歡。乃挾資斧拾萬金。擊其妻杜十娘。妾九花娘等偕往。雇坐萬花船。於九更天發輶。由柳林池出落馬湖。易坐蕩湖船。直入陰陽河。沿途風景歷歷在目。過天水關。進采桑口。抵白水灘。遂登岸。已屆黃昏時節。岸上懸七星燈。照耀如同白晝。行數武。入諸仙鎮。經紫石街。覺枵腹甚。欲赴瓊林宴。以路途尚遙。不果行。乃抵三門街小飲。於富春樓。酒半酣。適值武松打店。一時人聲鼎沸。黃天蕩率同杜十娘。九花娘等踉蹌。

下樓寓居新安。安驛覺餓。腸百轉如轆轤。撞乃出蝴蝶盃。盃九龍盃。各一具。命侍者盛八珍。湯以進。俄而宵深。籟靜。但聞元帥打更。乃揭起青紗帳。命杜十娘。九花娘。卸却百風裙。脫去珍珠衫。解除白玉帶。同臥於沉香床上。旣而二美爭風。黃天蕩周旋其間。覺左右爲難。於是鬪家氣悶。幾乎一夜。白鬚甫天明即促裝行。乘挑華車向淮安府進發。抵雁門關。關外有花菓山。相傳爲名勝之地。遂相率登山。直上快活嶺。嶺上有七星廟。外觀壯麗。廟前雷峯塔高插雲霄。相距三五里。復有鳳凰嶺。嶺旁關王廟。香火頗盛。不亞於上海龍華寺。每逢佳節。有二姐逛廟來此。廟中陳設富麗。懸有日月圖。富貴圖。兩幅均係名繪。復有四美圖。一幀更爲工緻。觀畫者交口贊賞。有佛殿曰梵王宮。清雅無比。後有紫霞宮。禪房精潔。闌寂無譁。廟後築一花園。芬芳觸鼻。四序皆花。詢之曰蓮僧。則以三雅園對。園有鳳儀亭。遊人於此納涼焉。亭前曰紅梅閣。相傳孟姜女萬里尋夫。曾投宿於此園之一隅。徧植佳果。標曰御菓園。旁有池。池中徧種芙蕖。名曰蓮花湖。湖水清漪。有支川通孟津河。相傳張義於此釣金龜也。天蕩遊覽一週方欲興辭。而出有賣藝者至。倏而演火棍。倏而打杠子。倏而三上吊。遊人圍聚觀之。歎爲絕技。移時夕陽西下。

羣鳥爭鳴天蕩乃掣卷下山迷失道途遇賣油郎導入泗洲城附近之八蜡廟詎該廟爲秘密賊巢廟旁四杰村惡虎村溪皇莊等處係劇盜花蝴蝶金錢豹羅四虎輩所蟠踞地夜既半果被刦計失去玉珍瓏玉柄扇慶頂珠海潮珠等物天蕩夫婦獻劍脫逃經牧虎關不得出幸有羅成叫關得隨從出險夫婦相慶難中福旣出關行經華容道道旁有御碑亭子然獨立遂憩息焉少頃聞鐵公鷄報曉方欲啓行覺口渴甚適有賣橄欖者至略購數枚以止渴遂步行數武抵一山山上草色青青疑爲翠屏山詢之父老則曰百草山焉有牧童放牛山麓口吹短笛其聲嗚嗚然山之左有逍遙津盛夏時土人競入而浴山上有黑風洞洞口極狹深逾尋入夜則洞中發光直冲霄漢土人謂有明月珠一顆沒入洞中已垂八百年故有此奇觀自此西南行有黃鶴樓矗立山巔樓已四壁蕭條不復當年景象山陰水聲淙淙然俯瞰之則石頭洞也洞旁建築樓台各一左曰喜崇台右曰鴛鴦樓映水帶山風景佳絕俄而黑雲彌漫大布五雷陣勢大雨傾盆而下天蕩夫婦倉皇下山入烏龍院院有老嫗紡棉花度日嫗意頗不惡引入粉粧樓過宿里人謂嫗早傷寡鵠以孝義節三字聞於一鄉者翌晨辭別老嫗直抵貴

洲城由南天門入城時徐策跑城而過九花娘飽受驚荒乃相將入白門樓品茗壓驚  
樓之一室題曰豪傑居有二進士啜茗於此談笑自若俄而一隊人馬墳街塞巷有人  
身披九件衣一路揚威耀武詢之則爲祿敬榮歸蓋祿敬自中牟縣升任義旗令近已  
除天蕩州牧返家探母也少選坐中有賣絨花者述及彼自飛虎山來山中喧傳劉毛  
造反持八大鎗大破潞安州進逼獨木關朝廷着界牌關總兵黃金台會同薛蛟頒兵  
勅日剿滅詎劉毛聲勢浩蕩聯合鐵龍山二龍山穆柯寨連營寨各軍一路旗開得勝  
業已攻取金陵勢將直入桃花宮迫劉璋讓位衆人聞警面面相覩天蕩遂攜妻妾離  
白門樓出冀洲城抵汾河灣買棹歸舟過金雁橋聞彼岸哭甚哀起而視之則五子哭  
墳也未幾抵洛陽橋時已薄暮舟子卽於此下棊天蕩乃偕妻妾登岸提寶蓮燈欲往  
五家坡投宿道經白馬坡突來蕩子高登搶刦杜十娘云是巧姻緣宿於豔陽樓天蕩  
負失妻之痛乃同九花娘跨黑驥告狀法官以紫金鎖立拿高登到案嗣經三堂會審  
始以一口劍在白虎堂前斬蛟除害夫妻得慶破鏡圓事已資斧告罄不得已操打花  
鼓業無如生涯冷落餉口維艱意欲賣身投靠幸遇化子拾金分半與之乃返故里

定福宮秘密會議記

(穎川秋水)

竈下養。日處竈間夜臥竈下。一日與竈下燒火老嫗爭口舌。咒老嫗當畢命於湯罐之中。老嫗寧波人也。聞湯罐名既慚且憤。今又罵其畢命於此更怒不可遏。日詛竈下養。於定福宮前。竈君不勝煩絮急召竈下養責之。竈下養穀觫殊甚。叩頭如擣蒜以乞命。神乃叱之使退。而竈子竈孫與竈下養相狎也。竭力慰之且留窺竈君會議以此會係秘密故同隱身於竈山之後。見有衣服麗都乘竈馬得得而來。則富貴家之竈君也。衣衫襯襪形同煨竈貓蹠蹀而至者。則貧窶家之竈君也。本宅竈君皆下竈徑相迎坐既定。搖鈴開會公推王姓竈君爲臨時主席。蓋此君本王孫賈所媚者久處王宅已二千數百年資格老矣。故羣願推爲領袖。此君略加謙讓即據竈觚而報告焉。其詞曰。諸君諸君倒竈倒竈時至今日竈君竟不可爲矣。夫古人之祀我輩也。例用黃羊。侑以旨酒。期在必醉。故我輩亦特錫之福。今則酒薄肴菲不堪入口。而膠牙之餽。則<sub>尤</sub>膩且厚意。更若干數餘。若造孽之錢。得幾何也。營私之事作幾項。也可以欺人。可以瞞天而惟我。

竈神居處較近且爲上帝之耳目忌之特甚故窮思極想出此妙策然彼蚩蚩之氓亦不思甚矣蓋此等事項在今已屬司空見慣吾輩縱好直言然天顏咫尺豈敢以家庭細故上達天聽乎且玉帝縱天亶聰明又豈能向千百萬竈君一一垂詢及此乎故錫之於牙不膠固甚幸膠之亦何患在吾輩本不措意也惟今歲則不然籌安之贊成帝制勸進波譎雲詭盛極一時及其事敗則掩飾惟恐不工彌縫猶懼或缺而且俯怍於人者復仰愧於天故風聞近日有人發起以錫爲不足恃而擬廣購橡皮以封固吾口一旦實行將奈之何故今日特請諸君聚議集思廣益俾得善策以謀抵制語畢歎息而退復一竈君滿身灰土釐譬而上接說曰聆主席所宣布吾輩真倒竈哉然尙可拍發萬火急之無綫電報先奏天庭屆時雖遭橡皮之厄亦無懼矣語畢滿堂一致掌聲如雷以表示贊成之意既而又有一竈君手扶藜杖喘嗽遲遲勉強登壇而言曰某君之意先發制人老夫亦甚拜服但他日玉帝視朝憶及前電獨蒙召對仍如吃黃連滑之竈君雀躍而上作輕薄口吻曰拙哉諸君何人多於鯽竟一籌莫展耶吾聞今日

人世趨重陽曆吾輩何不將機就計乘陽曆十二月二十四號上天乎此時人鬼不聞雖有橡皮其奈我何於是諸寵君咸欽服曰究竟從肉食家中來者見多識廣吾輩望塵勿及也傳曰食肉者鄙未能遠謀今得足下可一雪此言矣此寵君笑曰肉食者之鄙否吾不敢知吾但朝夕親沾其魚肉油膩之氣故不覺較油滑耳聞者啞然失笑遂決議定於是日啓行時有欲嘗素餡湯團及戀戀於金銀錙者出席反對曰一年一度祇此區區今爲公忘私概從割愛未免可惜且何以壯我行色此寵君亦笑曰爾亦癡矣此次本屬私行而往返不過數日至陰曆臘月二十四日已賦歸來此時旣鼓吾腹復飽吾囊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不亦快哉於是衆皆莞爾而笑悉如原議寵君旣散竈下養亦豁爾而醒則始知已適蟠臥於竈前柴堆上也

醋海遊記

(病骸)

春光明媚好鳥爭鳴坐斗室中大苦岑寂乃信步出門穿迷魂之洞入安樂之窩登樓遠眺望見萬丈波濤翻天倒地一陣酸氣撲鼻嘔胸故老告余曰此醋海也每當天地昏黑山川闇淡之際往往怒火狂潮排空而至胆怯者遊其間鮮不魂飛魄散面無人

色然風景殊佳遊歷一過亦足以知個中滋味余聞言心羨之因買舟往遊也放乎中流莫知去向繼而至一峯殿閣重重亭臺疊疊危峙於海濱舟子曰是秦樓楚館之遺址也地屬溫柔鄉昔漢武帝與阿嬌唐明皇與貴妃悉居於是前行不數武有望夫山山上有危石名望夫石一樹相思婆娑作態其後有莫愁湖湖水秀媚時有愛風愁雨飄洒其間旅客多遊焉然其流與醋海通不善遊者往往誤入於醋海復前行至妒婦津津旁有村落名河東村中多怒獅吼聲可怖余方擬鼓棹至他處忽見蓬頭跣足之母夜叉成羣結隊聯翩而至眼大口闊貌極猙獰指天畫地不知作何語繼而妖狐悍虎相伴俱來見余等皆駭怪以瓦礫亂擲余懼甚解纜以去至一處有小島島中有一村相傳爲煩惱村村爲余老友陳季常所居遂舍舟登陸造廬訪謁主人出迓客蕭客坐俄而煖酒宴客肴饌雜陳鷁鷀爲餚梅子調羹余得飽嘗酸味同几席者時則有李龜年陸龜蒙王龜齡彭龜年楊龜山以及近日小說家蕭龜諸君相率拍紅牙板唱懊惱歌歌音淒涼如泣如訴聞者靡不酸鼻已而酒酣席散客紛紛去余亦別主人而行一葉孤舟循故道而返回頭望海中風濤尙十丈長也

新遊記集上海地名

(詩 隱)

天氣清和。(清和坊)青雲四壁。(青雲里)青陽當令。(青陽里)一路春暄。(春暄里)爰約二三益友。(三益里)過坭城。(坭城橋)登梅崗。(梅崗里)涉武陵。(武陵里)訪桃源之勝蹟。(桃源坊)溯水逢源。(逢源里)沿濂溪。(濂溪里)渡銀河。(銀河里)則見南林一帶。(南林里)籐蔓盤旋。(蔓盤路)望之萃秀。(萃秀里)而榮華者。(榮華里)桓桓之松柏也。(松柏里)登平橋。(平橋路)而遠眺雙峯騰鳳。(騰鳳里)衆岫聚星。(聚星里)幾如枯嶺。(枯嶺路)崑山。(崑山路)景行在望。(景行里)偶彈南薰。一曲。(南薰里)韻入鳴珂。(鳴珂里)近水。(近水坊)更有花園一。(花園路)而近之。(愛而近路)見其題名曰珊家園。(珊家園)路入環龍。(環龍路)行至百花深處。(百花里)則有樹栽宜樂。(宜樂里)竹報平安。(平安里)草號吉祥。(吉祥里)子稱如意。(如意里)其中蘭芳。(蘭芳里)惠秀。(惠秀里)椿蔭。(椿蔭里)芝榮。(芝榮里)以及百合。(百合里)長春。(長春里)長春花名。(長春花名)花香粉麗。(香粉街)如畫錦。(畫錦里)而一望平鋪焉。(望平街)因相與拋球。(拋球場)同樂。(同樂里)滿庭芳草。(滿庭芳)雖三三徑裏不如也。(三

三徑乃經竹巷（竹巷街）登庭筠閣（庭筠里）竹木排列（木排街）多子（多子里）  
多孫（多孫里）選青（選青里）挹秀（挹秀里）鋪棋盤（棋盤街）而消永興（永興里）  
森森慈蔭之中（慈蔭里）鶴鳴一聲（鶴鳴里）尤可樂也（樂也里）既而寶山（寶山  
路）風發巨籟達天（巨籟達路）高陽欲墜（高陽里）微雨潤身（潤身里）遂相與同  
歸安步（歸安里）沿途猶唱漁陽一曲（漁陽里）以鳴盛會云（鳴盛里）

遊戲文章 卷八



# 遊戲文章附刊

紅樓夢遊戲文

## 題詞

維摩舊色身雨蒼朱作霖著

廊廟山林俱大好鳳樓何似選樓高看君猛擲生花筆雪浪橫飛墨海濤  
斯事何從得解人悼紅作記枉勞神不圖齋閣消閒語能慰千秋曹雪芹

曾聽君談  
紅樓夢殊

無一字常語

我也栖遲江海上頻年玉楮倦雕鏤却因綺語通禪悅桃梗泥人也點頭

甲寅夏五中澣乙卯教弟周南題於碧厓於時大醉讀是編已灑然以醒  
浩氣縱橫苦翦裁溫公四六或非才偏君又灑生花筆心血多人幾斗來  
紅樓文仿選樓文帝子維摩有替人我喜日長初睡醒君說夢一編新

甲寅小暑後二日教弟馬元德朗讀數過并題

一編豔體案頭橫便是無情也有情我欲鈍根求少許誤人多半爲聰明  
有有無無筆應傳鏡花參破美人禪看他滿紙春情鬧也是南華第二篇

咸豐甲寅小春旣望枕書潘鑒題

自序

世有非要之事。而孜孜於是。且著爲文者乎。則若何曾食疏。崔浩食經。皇甫嵩醉鄉。日月。竇苹酒譜。陸羽茶經。皆是也。然皆飲食之經。似不可廢。又如李翹五木經。柳宗直檮蒲志。房千里葉子格。是誠無益。要足擴其見聞。至劉原父以漢官儀爲彩選。則將使後生識漢家儀制。又不得爲無益也。他若段柯古髻鬟品。張泌妝樓記。韓渥北里志。猥矣。而亦見一時風尚。且爲實事。可資談柄。在風流人豪。或有取焉。獨未有說僅列於虞初事。且托之夢幻。乃又從而爲之辭。如余所爲之紅樓文選者。然而予之爲此也。亦由久處窮約。百事無成。又世方多故。違進取意。居平無可娛。惟此詞章之學。少好之。而不能釋。故凡宏篇鉅製。時復斐然。及念去冬曾撰田叟一傳。雖寓言然。合史公游俠貨殖二傳。旁及武帝本紀之餘意。以自寄慨者。乃嘗出以示人。識者固不少。要多如郭洗馬之顧曲。但言佳而不知所以佳者。至於從旁非笑。橫加訾議者。又不知凡幾。嗚呼。筆墨之賤。既至於此。是亦可以無作矣。因是入春以來。縱不少撰。

述而行住坐臥往往不適。非特境遇少佳亦痛識者之不易也。計無復之妄欲屏棄經史。日閱碑官家言一二卷聊以耗壯心煞風景。遂於友人處借得紅樓夢小說一種流覽之餘又似有所感觸因復選題命筆。凡得詩文若干。顏曰紅樓文庫。此固如癡人說夢。仍宜爲賢人君子所不屑稱。惟例以博奕猶賢之旨庶尚非無所用心歟。昔韓退之嘗謂箋爾雅蟲魚者必非磊落人病其纖也。余素伉爽而此作則病其纖而且蹈於空亦曰爲其鉅者而罕當不如織之而已。蹈於空而猶不能如人意況實者乎。至其題類尙多而限之以此者亦以興盡而止所以自適非眞役於夢也。編成仍自點定綴數言誌緣起云。

咸豐四年閏逢攝提格律中中呂雨蒼朱作霖自序

賈寶玉神遊太虛境賦

太虛遼廓而無際。幻境積想而可循。合色香以成界。結清淨之諸因。無而爲有。假欲混真。其地蓋在離恨天上。灌愁海中。遺香洞左。放春山東。介乎大荒之麓。負乎青硬之峯。其居則前桂苑後蘭堂。拱以金闕。繚以銀牆。棲聳瓊楣而奪采。殿圍晶檻而生光。七寶

之飾。五雲之裝。煌煌煥煥。乍陰乍陽。別若重屋隱敞。飛閣綿長。燕閒婉變。達璇室。嬌娟  
窈窕。入椒房。其人則有鍾情大士度。恨僊姑引愁之金女。時至賣癡之菩提與居。是皆  
黃金爲窟。白玉爲膚。姿瓊態瑋。環肥燕臞。問塵想其何有。覺春痕之欲無。其物產則有  
瑞草琪花。珍禽瑞獸。黛石憑研。胡香易購。相思有竹而成斑。比目多魚而可呪。榆則分  
種羅天。桂則遠栽靈鷲。至於千紅一窟之茶。萬豔同杯之酌。麟脯登籩。鳳醴佐豆。火棗  
流甘肉芝。飫秀元梨。引年碧藕。益壽者皆此中之飲饌也。凡厥所稱未能彈究。要爲羣  
眞之別宮。衆僊之外囿。非夫蕩魄馳神。篤情曠志。如怡紅公子者孰得問其津而窺其  
富耶。一夢兮迢遙。入僊鄉兮意消。若有人兮前導。曰來吾將警汝之頑。佻蓋其秉性乖  
僻。積習癡矯。第見面圓兮如月。色麗兮如桃。目疑漆點。眉似墨描。束金冠兮髮尙覆抹。  
珠額兮鬢薄梢。丁香兮攢結。芙蓉兮勒縵。敞八團之穗褂。襯十錦之宮袍。飄焉何喜。怒  
焉何騷。漫焉受怒。忽焉受嘲。情想膠結。癡願絲繅。誠不虛爲紈袴。聊借醒以夢泡。神兮  
來遊。先示以孽海之元機兮。呈情司之祕冊。旣圖繪之分明兮。復判詞之顯刻。極朝啼  
暮泣之纏綿兮。括春怨秋悲之事迹。惜塵網之久攜兮。曾不解此疑癖。姑舍是而來前。

兮更窮之以聲色。神兮來遊。瑤席張兮願少酬。君不遊兮徒煩憂。於是詔伎師酌芳醕。  
溜珠喉擣玉指奏天上之雲璈。羞人間之羅綺。韻嘹婉兮珊珊音淒縟兮靡靡幽兮如。  
念家山促兮似安公子。蓋非紫雲之迴實括紅樓之旨。第覺如怨如慕忽悲忽喜。醒凡。  
念於一尊慰遙思於千里。何猶鬱結無聊沉酣未已觴乃命停樂亦告止。風吹情海而。  
瀾迴兮試更與之泛愛河之水。神兮來遊有美人兮相求其貌則翬眉月姤素面風愁。  
醫嬌融杏齒潔含榴其體則行雲細起迴雪輕留纖腰折兮盈一束羅襪凌兮豔雙釣。  
神兮來遊嗤小姑之獨處樂君子之好逑。羌吾法傳夫秘密兮願爾鄉覓此溫柔爾乃。  
緩結束拂衾裯薄妝徐卸銀釭轉幽將迎復距乍喜還羞斯際情脾內動倩影旁流四。  
體融洽百骸和揉如洪爐之雪化兮如沸水之珠浮飄乎如羽衣之客兮泛乎如不繫。  
之舟心之蕩兮彌轉側肺腸悅兮中綢繆公子於此不禁精移魄喪攝衣起謝曰治哉。  
遊也有氣皆化無意不投吾復奚羨兮而不終老乎是邱豈其忽欲興辭遽離故處覺。  
旣色靡而氣奪兮亦神搖而志沮洵幻化而無憑兮問紅顏其在何許恨夢覺之何遲。

兮歎津迷於是古願晨鷄之一唱兮任悲與歡之糾結而紛纏者忽熟視焉而皆無所覩。

蒐乎藝圃弋其精英亦徐亦庚亦都亦京鐘鏞巨響易而匏笙豈曰藻績文生於情

弟南識

慧珠掌上明秋月照見璇宮五色絲天風冷冷令人輒喚仙乎惜華奩主識

洞簫三千誦錦瑟十五絃令人莫名其妙甲寅七月二十又三日味菜生鈞識

冊立賈元春爲鳳藻宮貴妃詔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維晉母承五服之休既仰瑤池景色坤位卜六宮之建宜推蕊  
闕殊恩咨爾鳳藻宮才人賈氏媚於一人備茲四德恪順式昭令範溫莊莫罄揄揚雖  
華渚流虹未耀前星之瑞而梧岡棲鳳聿徵若木之輝在朕答陽正位方合九域以爲  
家在爾配地成儀宜冊上清而作法茲特進而爲鳳藻宮尚書次國后班聯備元妃儀  
制嗚呼姽貢裳之吉麟篆呈祥分朱萼之華螭章煥彩自今輔相中宮嗣徽音於思齊  
思媚儀型庶勝申保祐於文子文孫懋爾懿修用申嘉命爾尚敬承朕意毋忽

體製淵懿氣息醇茂允足丹青殿庭黼黻雲漢弟南譜

省觀頌并序

皇帝嗣位之無疆載湛恩汪濊郅治誠和特念大孝尊親至仁錫類繩茲椒禁之嬪孰無蘭陔之陟用是詔下所司凡畿內戚屬準其以時入覲聊以達誠申慰其有崇屋密宇可駐關防者亦許表請各宮翠輦幸臨以展諸妃孺慕之雅臣竊惟聖人垂範動越百王似此懿德旁推私情曲洽隆文下逮之日約考前史蓋彌得而方也茲故不揣鄙陋謹撰省親頌一章上進非敢答高深於萬一聊備彤史之采以著熙朝曠典云頌曰天包乎地尊乃間親惟聖達孝下逮齊民化先禁近爰及妃嬪謂彼庶媵豈無天倫自居宮掖永懷二人我皇憫念澤沛如春入觀出省公私畢伸敍家人禮昭骨肉恩情真誼美饋浹肌淪刑于之雅炳炳麟麟自家而國感被海濱彤管載德青瑣詠仁椒蕃慶卜瓜瓞綿新謹誌曠典乞付史臣

一敍妙在不縛頌亦古雅弟南識

王熙鳳妬殺尤二姐判

桓家郡生猶生李妹之憐楊氏真妃且讓梅嬪之夕非無獅吼終惜鶯吟今按王熙鳳李桃爲貌荆棘其心亡賈瑞於鑑中尙屬風流罪過賺尤姬入園內何殊鬼蜮行藏卒遂假途滅虢之謀克副借刀殺人之願雖桃花命薄難辭紅雪朝飛寶蕉葉風狂致令黃金夜屑又按熙鳳薔蓉並寵帷薄難言是則狐尾招搖祇許伊呼儂汝蛾眉草薙不容人抱衾裯淫卽恒情姑眞難療幸無人彘之驚心僅比牝鷄之鼓翼姑免入此火甕允宜閉其花宮薄令春夜心酸第使秋桐骨醉

語有斟酌所謂字須戩上稱過也南識

瀟湘妃子林媛墓誌銘

月眞有恨姮娥撫桂樹而纏悲天果無情織女返銀河而飲泣勒諸貞石情用傷焉妃諱黛玉字顰卿姓林世籍金陵爲十二釵之最紅樓夢內人也其居曰瀟湘館者紫竹霏煙茜紗寫影因以湘妃爲號焉父如海克光家學蔚爲國華旣觀政於蘭臺復出司夫禹筭妃左家才擅師氏儀嫋其貌則豔奪朝霞春融雪彩其體則素雲細起絳霧輕飛當如舜之年華孕似蘭之馨馥祇以鞠育繼艱戚姻孤倚固已淚痕時漬顰影常留

漂泊還憐。猜疑易起。聽夷歌而不懽。聞猿啼而欲絕。況復慧業纏身。妙香沁骨。太虛境內早種情苗。大觀園中頓成苦海。則有芙蓉舊主。鸚鵡前身。朱鳥窗前。慧癡時半。紫姑乩畔。慰惜何如。惟兩小之無猜。乃雙心而一襪。然在妃心。卽生憐情。終自約井水。欲波河流。愈折是以愛慕。原多舐牀。亦甚松風三疊。遺怨青娥。桃雪千堆。可憐黃土。加之瑜亮。同時尹邢互避。綿綿意遠。舍儂汝而誰知。脈脈衷含。無父母而孰告。因之鏡掩菱花。眉凝黛翠。幾消瓊帳之魂。頻乞茅山之朮。卽某亦以夢斷鴛鴦。心迷肺腑。始知但是情人茶。皆宜茹卽非月老絲。亦當牽。何期細人蠱作別館鴛鴦。惟寒燠之異。宜援金玉之妄說。乘某狂惑。布厥機。宜奉意旨於靈萱。忍彫殘夫芳樹。且假霓裳仙子之名。擬慰璧月兒郎之意。雖爲李爲桃僵。原可代而在梅。在柳魂痛長離已。蓋在時也。妃腰僅夫支弱柳。骨早瘦於香桃。噩耗潛聞驚波。默沸匆匆一面。病同而志未能通。苦草三生命薄而名嫌誤。賺鮫絹燼而永絕情文。詩稿亡而勿留琴曲。秦樓宛轉疇吹紫鳳之簫。漢水迢遙。遽碎蟠螭之珮。死而可忍。猶呼之子之名去定有歸。乃冊眞妃之位。遂以某年月日薨於榮國府賈氏之瀟湘吟館。越二載返柩金陵。葬於清涼山麓。情司牒其事於警

幻天當奉金母慈詔實贈妃瀟湘妃子專司綠珠宮事禮也從此風月無情閨幃多怨  
遣方士於神洲瓊田路絕返玉眞於瑤闕銀草風和銘曰

靈苗頓萎羽絮何言三生證果五福傷年完女兒體昇妙蓮天新雲弄影舊月迷煙長  
棲幽隴永悼重泉情生情死誰痛誰憐海枯石爛此恨綿綿峯高青埂怨慕難鐫

園霞鏤月其秀在骨弟南辭識

芬芳悱惻亦令閱者黯然香癡漫士識

燦如列錦淒若繁弦味菜生識

翬卿墓誌何人能辦之此文洵不負此事梅甫註

爲賈寶玉祭林黛玉文

維恨始元年月旁死魄日屬往亡悼紅軒濁玉特以胡香四兩靈草一株火棗盈盤瓊  
酥三爵佐以碧藕玄梨惟虔惟稱玉謹蒸蕙藉茅沐蘭佩杜哭祭於瀟湘妃子翬卿林  
妹之靈曰嗚呼哀哉妹竟灑然舍玉而去耶玉何昏昧失志不省事由而致吾妹於死  
耶恨玉之生不異於死痛妹之死不能再生悠悠蒼天玉固無以爲情妹又何以爲情

也。惟是病未服其勞。殮不視其哈。玉棺雖設。仙挂如生。妹之死。其眞也耶。抑假也耶。玉能釋然已。於懷耶。玉嘗詢妹婢紫鵠。欲得妹仙時事。乃又似深怨於玉。卒不少通其意。是又何爲而然耶。其眞也耶。念妹氣體雖弱。然元質碧鮮。靈苗玉茁。非甚摧挫。亦當不至斯也。其假也耶。湘館依然。玉人果安在耶。抑更有不可解者。彼其之子。何遽在吾側耶。然則妹之死。殆信然矣。妹眞舍玉而去矣。其有不仙仙乎。遠耶。其尙能珊珊乎。來耶。嗚呼哀哉。玉之生也。何爲鶻之怨也。何疑哉。念妹於玉父爲舅甥。玉於妹母爲姑姪。是妹實我之自出也。惜失恃怙。伶仃孤苦。惟我太君斯恩斯勤。妹才清婉。言近指遠。妹質幽閒。氣馥如蘭。妹儀雅麗。人來天際。妹性孤高。厭說金貂。凡厥品評。聊誌生平。而今已矣。霧合雲冥。至我二人之相得也。憶妹初至。便同夙契。兩小無猜。雙煙一氣。飲之食之。幽閒氣馥如蘭。妹儀雅麗。人來天際。妹性孤高。厭說金貂。凡厥品評。聊誌生平。而今已矣。霧合雲冥。至我二人之相得也。憶妹初至。便同夙契。兩小無猜。雙煙一氣。飲之食之。一起居共之。體之恤之。愛護綜之。拳拳之雅。惓惓之私。相與積誠而竭慕者。固無間。一十。二時特以妹實守禮。抑情崇體。雖極纏綿。轉多牾抵。然而妹有拂意。玉豈不喻。玉之素心。妹亦能觀。玉或無狀。偶逢妹怒。曾不苛繩。終能強恕。若其埋香一窟。變聲三疊。風雨秋悲。關河淚溼。亦由賦性愁多。撫躬恨集。妹固不盡怨夫。玉玉亦知妹之怨。不因玉而

及也。而今則不能不及矣。夫痛玉自幼執迷病魔易集。兼之癡念繆迂。寸衷焦急。遂爾失志。孰意顛之倒之。吾二人之變故竟至斯耶。玉固不足惜。而在妹之怨慕。其有窮期耶。自妹昇於天表。玉無依而洋洋忽頽然其若夢。通肺響於元堂。謂人諱此芬潔猶物。忌夫清剛。惟艾蕭之當戶。痛申椒其不香。孰爲媒孽。孰爲主張。乃幽明之互隔。山無車兮。水無杭。信金玉之有天合。何木石之徒傷。嗚呼。噫嘻。察情詞之種種。極遐想之皇皇。思本末之如是。愈摧斷我肺腸。恨事涉乎兒女。曾未可以表章。抑慈命之有在。又子道之當詳。然而妹實爲玉而死。玉儼致妹於亡。始則感以情起。終則情以孽償。妹死而於玉無所負。玉生而於妹彌慨。慷慨已嗚呼。噫嘻。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不可見。障乃日深。恨不早剖以相示。今空抱憾夫人琴誄曰。

筠鑄九節彌苦辛。生理日淡悟較真。玉雖未死厭凡塵。會當排雲叩帝闔。手把芙蓉朝玉真。天高地厚不可極。此恨此情日日新。嗚呼。噫嘻。詞猶未畢。淚已盈巾。聊布情素愧無次倫。三薰表潔。九頓延賓。芹私哀獻。寸心永捫。靈其鑑諒。來格來禋。嗚呼哀哉。尙饗。

前半使筆墨痕跡化作雲煙中。後綢繹長言恰能道出怡紅所欲言而不能自言與。

能自言而未及言者淵乎妙哉弟南辭識

量取海棠花下淚化爲紅豆與人看香國司花隸識

君豈怡紅化身耶一何言之入情如是也使黛玉有知當更泣不成聲矣梅甫註

絳珠仙冥昇離恨天謝表

離恨天真如福地冊封瀟湘妃子絳珠宮提舉統理靈和岸花緣草夢諸司事臣女林  
黛玉謹表謝極樂界無爲妙化至慈至聖西池金母闕下伏以茫茫彼岸必藉寶筏以  
誕登渺渺輕塵共仰祥風之徧拂所由星斗增輝快睹雲輿煥駕風儀肅穆聿瞻羽葆  
光臨特慮殘花缺月難度邪山膩粉濃脂終沉愛水旣得離塵而却垢尤宜拜手以揚  
休臣謹誠惶誠恐頓首稽首上言竊惟瓊英落後難希綺席之登飛絮沾餘罕得淨因  
之證痛臣班列清都魂縛情海祇懷灌漑之私恩便染癡迷之綺習自從墮落歷盡酸  
辛竟孤玉宇瓊樓諸天秋好妄意青袍紅袖下界春酣詎料三生有石雖堅匪石之心  
其如五福無緣空有孽緣之鏡譜松風於秋夜靜影如描咒桃雪於春殘浮生自怨是以  
色比丹華心如黃葉玉壺淚滴極朝啼暮泣之纏綿金谷花飛多蓬轉萍飄之感慨

相思。有鳥誰憐。孤掌之鳴。比目無魚。空起臨淵之羨。從此藥爐日御。繭縛恆纏。容消却月之蠶。衣斷流雲之錦絲。牽楊柳飄零。京兆之眉粉落芙蓉。憔悴文君之面。約靈蛇於髻上。竟欲盤空擎小燕於釵頭。終看飛去。遂以清淨色身。仍返妙蓮香國。然而於斯時也。心似湯煎。腸如刀割。覺糾纏之愈密。欲解脫而無由。憐活活之情波。問彼消歸何處。入冥冥之長夜。痛予適自何來。固永悼於重泉。亦幾沉於六道。所幸寶船遙引金鑰宏開灑靈雨於銀沙。擁法雲於瑤島。勝因大集。枝枯而還插瓶中。古鏡旋磨。花謝而仍粘樹上。謂認昔來今去。又添一段因緣。倘言今是昨非。亦造兩重公案。與汝說法爲爾。安樹上謂認昔來今去。又添一段因緣。倘言今是昨非。亦造兩重公案。與汝說法爲爾。安玉檢還教白鶴啣來者番世綱塵緣都倩罷風吹去。竟復絳珠僊之位。兼膺瀟湘妃之封。茲蓋伏遇金母闕下。歡喜緣多慈悲願大。鑪生翡翠之煙。合青女紅兒皆洗妝而問道。池映琉璃之水。在曉鶯春燕亦轉舌而談。致使癡猿捉月。立悟迷津。采鹿馳煙頓明。覺路仰二天之庇。賴快萬劫之遭逢。自今鴛譜名除。一任蝶鄉夢好。龍膏滅彩千潭月印。青天雞舌成灰。一縷香銷碧館。鵲啼枝上皆成鐘磬之音。燈泛杯中盡作醍醐之。

灌伏願金輪恆轉法雨時霏。超曠劫於迷津魔風永滅。沛慈恩於下土障火都清。將見塵根地淨無煩惱劍之揮珠樹春長不謝。天花之影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涕零之至謹表謝以聞。

鴛機五色雲錦七襄綿麗中有英氣貴品也弟南醉識

庾信藻思徐陵采筆香史

十華八會如披寶書味菜生讌

如怨如慕如泣如訴詞藻之工乃其餘事梅甫註

文妙真人傳

眞人者三生石上之情種也。生於情長於情日寢食衣被於情其情爲古今男女共有之情。又爲古今男女所不能盡之情而惟真人爲能心是情目是情觸念是情以至談笑歌哭幽思夢寐中亦且纏綿莫解轉輾於是情轉輾於是情而後真人之情盡真人之情盡而後古今男女所共有之情亦盡能盡古今男女所共有而不能盡之情而後爲深於情而後爲情之聖然而真人嘗合天地間若有情若無情真有情假有情者皆

欲一一印之而不嫌其濫。於是眞人遂幾汨沒於情。又合人世中情之常情之變。眞極似假。假極似眞之情。多方惑之。於是爲情誤。而眞人時遂徘徊歧路。迷罔失措。幾不得朕兆。於情故其忽而愛慕焉。忽而嗔恨焉。忽而憂愁幽怨焉。極顛倒拂亂。刺繆戾之致。而眞人之生於情。長於情者。且幾死滅於情。乃竟不死也。始若任情。繼猶過乎情終。則爲太上之忘情。而又非不及情。不近情者之漫託於此。實嘗汎濫夫情海。耕鑿於情田。而忽有得於情之始終。故惟聖人爲能復其性。亦惟眞人爲能盡其情。眞人事業碌碌。亦無功名念。甫登賢書。遽以情悟。故欲傳眞人者。惟茲區區之情爲不可磨滅。蓋知是情之體用。卽見眞人之體用。知是情之去來。卽見眞人之去來。否必先有是眞人之情。而後能傳。眞人亦必如眞人之忘情。而後可爲眞人傳。余故變其體而叙述其大較。云眞人爲誰。紅樓夢中之賈寶玉也。何冠以文妙而特稱眞人。以於闔後遜跡事聞於朝。此蓋御賜之道號也。

情至生文文至生情。低徊宛轉江上峯青俎紅識

拈一情字爲眞人替身。猛將悼紅主人寓言道破前幅說得極鄭重。後段見得極超

豁非情之至不能爲此非文之至亦不能爲此也徒以遊戲目之冤矣弟南醉識

如譚曹洞禪不著色相自參活句如讀白石詞野雲孤飛去來無跡味禪居士跋

一縷游絲晴空獨裏白描妙處勝於龍眠

梅甫註

### 妙玉綠玉斗銘

沁詩苗乳而乳灌情田雨而雨其色碧鮮其質綺蒸腴含馥瀉石髓問犀點其誰通曰  
惟怡紅院之公子

亦諳亦韻清潤碧鮮

弟南醉識

鮮侔晨葩秀奪山綠味菜生識

### 柳湘蓮退婚致尤三姐自刎判

拔山歌起血斯濺於美人抱柱風高情自堅夫信士豈有心示青松忽改一時柯葉致  
令冤埋白璧頓流滿地臙脂今按尤三姐二女同居實薰蕕之異臭十年不字比椒桂  
而彌辛在賈璉鶻納爲媒爰生疑竇在柳二魚腸用聘早兆凶機究之毛卵鉤鬚亦可  
知爲附會何以翻雲覆雨竟欲背其前言以此始者以此終那不驚飛紅雪出乎爾者

反乎爾亦應同喪青鋒。惟念情殊威逼事出不虞。合依誤殺之條姑免抵償之罪禁伊膠續儼如遷史之刑恨彼絲牽罰表貞娘之墓。

語語平允使君爲廷尉氏當不至有冤南醉識

大觀園記并序

余屢夢紅樓。睠懷金谷。終緣假寐得遂臥遊。因盡摭撫之微勞。聊記梗概以代畫。然而按圖索驥。猶恐失真。豈其非想成天。轉能無漏。要惟借觀彼法略。證前聞。取半果以研磨。持一花而分付。譬諸海沫樓臺。隨風自湧。華嚴樓閣。應念而成。畫必有情。在賤子。自生已度。想界高無色。願公等但作如是觀也。記曰。

園爲賈元妃省親別墅。東劃會芳故址。西連榮府舊園。廣約三里。餘南向正門五間。銅瓦上蓋玉階。下梯泥塗鰐脊。以承天石。選虎皮而砌地。牆磚磨水闌橋。雕花左右繚以粉垣。隨勢曲折。此如畫之有勾廊也。其背則倚大山爲主。峯頂之莊凸碧坡下之館凹晶。其西羣山疊接。皆此山之分脈。伏而南瀟湘館前之嶂。亦發脈於此。山洞蘿荔倒垂。有泉鑑鑑者。則自園之東北角引入沁芳闡。自闡西稍引而南匯爲小池。其激而上山。

既入洞又繞山而西瀉者始經暖香塢紫菱洲又西少南過板橋經花澈出秋爽亭側稻香村前又南爲杏葉渚渚與滴翠亭夾峙冉少東繞瀟湘館後又東出沁芳橋漸北出蜂腰橋又北東出翠煙橋水勢至此如一盆口爲清溪廣八尺覆以石梁自清溪而又北東經達摩菴出牆仍與來源合此如畫山水之有脈絡也

園中正屋前有玉石牌坊坊北爲省親正殿左首飛樓曰綏錦右首敍樓曰會芳殿後爲大觀樓登樓四望則秋爽亭蘅蕪院稻香邨瀟湘館自北而南皆在其西東側有池池中蓋藕香榭少北爲蘆雪亭與榭對亭東爲櫳翠菴榭西北爲暖香塢以上東西數處皆環抱在水以內者外此西尚有議事廳梨香院荼穀架木香棚牡丹亭芍藥圃薔薇院芭蕉塢自南而趨北東歷歷可數若東南角則有嘉蔭堂榆蔭堂怡紅院諸處若達摩菴玉皇廟皆在東北後門在主山北少偏於西此如畫之有界劃也

入正門不數步卽見翠嶂橫擋怪石亂疊若無路然其上苔蘚紛紛藤蘿互映少西始得曲徑循徑得石洞額以通幽山口由此寸行尺步如讀奇書啖甘蔗紓徐取妍漸入佳境洞外花木鬱葱地勢漸坦則見清波瀉玉石磴穿雲而沁芳橋在焉環以石欄翼

以小亭東近怡紅院西達瀟湘館聯有繞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脈香句此諸處之總路出入所必經者也。

亭北略西疊子石爲山山後卽黛玉葬花處有桃花塚然而風吹春夢醒卽翩翩雨打秋墳骨先銷毀人之葬花歟抑花之葬人歟黯然者久之。

瀟湘館卽在桃塚南一帶粉垣千竿修竹廊迴碧檻窗映茜紗增下以石子漫成甬路鳥喚不聞琴韻如在抱廈三間中復有庭梨花月溶蕉葉雨大後爲退步二間牆下開溝引泉繞牆緣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聯有寶鼎茶閒煙尚裊綠窗棋罷子猶涼匱稻香村在館北青山斜阻轉過始見其地牆築黃泥門開白板剪生茅以代瓦編細槿而爲籬杏樹百株土井一甃桔槔轆轤列畝分畦佳蔬菜花一望無際柔麻如畫雞犬皆仙已

由村而北爲秋爽亭中有堂曰曉翠陳設大雅氣象開展頗有太原公子裼裘而來之意院後梧桐數株碧極成煙涼痕似水尤可賞也。

由村而西渡小橋綺野交錯鳴溜相聞含蕊藉芳曉露霑於此誦陶令平疇交遠風

良苗亦懷新句曠如也爰更撫石依泉過茶靡架木香棚牡丹亭諸處而至芍藥圃內有小廠廳三額曰紅香外卽湘雲醉眠處枕鑠首之玲瓏通水晶之眠夢縱禪心其不染要天眼之難遮然而香雨縹粉玉人何在勢必等嚼蠟於橫陳耳

由藥圃而東入薔薇院至芭蕉塢塢在西山腳忽聞水聲潺潺落花浮蕩自東來者所謂花漱是也曲沼鏡開幽溪篆引梨杏翳葉桃柳分條蓋至是而水陸分途矣

在水路則由秋爽亭側登舟東溯紫菱洲達暖香塢塢左右皆過街門樓左曰度月右爲穿雲中有蓼風軒迴湛清華互含明瑟過軒泛於藕香榭蘆雪亭間而止藕榭簾捲鏡中船乘天上南薰午接翠蓋揚清西爽朝迎紅衣增豔要其雨滴方夏風痕已秋不如蘆雪亭之雪撲瓏瓏晴篩碎碎壺中雲冷鷗鷺能來秋晚風乾菰蒲發響爲耐味也兩處編竹橋曲折通往來故榭有聯云芙蓉影破歸蘭漿菱藕香深瀛竹橋

其陸路則從蕉塢後盤出又見兩岸垂楊雜以桃杏中隱一朱欄板橋還渡則諸路可達而所謂蘅蕪院者亦在是矣其院清涼瓦舍水磨磚牆大主山所分之脈皆穿牆而過門內突峙玲瓏鉅石諸有悉蔽上無一花惟種異草牽藤引蔓繞柱垂檐或翠帶當

風葩如玉粒或金繩挹露實若丹砂轉過此乃見抱廈五楹遊廊四面綠窗油壁清雅絕倫茶竈筆牀詩味俱足不僅意締初蘭情交晚葉矣有聯云吟成荳蔻詩猶豔睡足荼蘼夢亦香雖從香草生情竊恐美人含愴也

出院東之忽見琳宮含抱馥道繁紅青松拂檻玉蘭繞砌金輝獸面彩煥螭頭者卽省親之正殿矣有聯云天地啓宏慈赤子蒼生同感戴古今垂曠典九州萬國被恩榮語氣堂皇似頤廊落不甚切當事時殿外牌坊珠光玉潔龍護蟠額曰省親別墅殿後爲大觀樓其旁卽綴錦含芳二閣也由是自大觀樓後繞而西由大主山腳仍折而東歷凸碧凹晶藕榭蘆亭等處皆可小憩

凸碧莊敞四面而見山聳一尖其如笠林月乍入蒙竹柏之光秋思橫飛收遠近之勝凹晶館沿闌而建從凸碧莊下轉灣卽是一水一山一明一暗其館重簾軟護十笏平量沉沉之景收之夕照之餘靄靄之春挹諸流水而外館非莊不見其幽莊非館亦不形其曠也

自蘆雪亭少憩再東又得一大橋水如晶簾西捲而去者乃沁芳之正源通外河之活

水闊南紅梅四植春痕薄量妙香遠聞索笑人貪催妝吾願中隱一菴卽櫳翠菴爲妙玉焚修之所惜其人已不可問矣想如玉之戒體難持亦似梅之妍情太著以致半簾花影終迷茵席之緣半世蒲團難證泥融之覺歟睠焉想像信步徘徊而後知小沙彌之達摩菴女道士之玉皇廟皆近於此

怡紅院在櫳翠庵南度清溪而往但見一逕碧桃四圍籬竹門還如月障盡編花其內綠柳藏鴉粉塘覆雉進院而棠酣蕉碧玉潤香清夏屋聯檻紗廚內進類晉錦披繡集雪鏤雲裁其間隔處則用紫檀板裝成錦榻旁雕山水人物花卉翎毛不等皆突起其楣或如葵花或如蕉葉或半璧或連環皆就所置之物嵌成滿牆亦就諸古玩形擺成槽子令物與壁平其忽而五色紗糊小窗宛似忽而彩綾輕覆幽戶還如者則又錦榻之幻相也地磚綠如碧玉徧鑿細花中擋一玻璃鏡鏡有機括掩過卽露一門入內爲紗廚稱後院廚後卽寶玉臥房也後院滿架薔薇又有編成花障園中富麗之處無過於此夫眼花耳熱之娛金埒銅鋪之所檻旣訝夫春移衣更增其雲想非不極視聽之浩麗窮聲色之奢華究之滿天紅雨難澆酒客之魂隔世青山易歇漁人之夢與其以

姚冶傷年孰若運慧光之性跳出色圈打開香界遊淨覺海片月當頭豎精進幢時風散樹然則白雲在天幽人長往自令人慨想寶公爾由是而趨東南角又有一山阻路而從山脚下轉西便覺平曠且不數武大門忽現於前矣此皆花淑所分之陸路若以總計又自通幽處起西抱至此之大結也

他如梨香院者本榮公養靜之所後則教演女伶而寶釵亦嘗住此議事廳乃省親時宮監起居地有額曰體德諭仁杏葉渚亦名荇葉滴翠亭與渚對傍池而築週轉碧廊雕花樞子其自嘉蔭楹陰兩堂外一樓一閣一軒一臺猶美不勝收而如以上所敍觀亦止矣

大抵是園之勝以大觀樓爲最八窗洞達四時皆宜若瀟湘館則宜夏秋之交稻香村則宜春夏間而延及秋末蘅蕪院亦宜春夏之交秋爽齋固宜秋紫菱洲宜夏宜秋而蓼風軒蘆雪亭亦然藕香榭自宜夏荼靡架等處自宜春櫳翠菴宜冬怡紅院宜春亦宜冬凸碧莊宜月凹晶館宜雨他處花月晴雨之分往往宜春宜冬者則宜花宜晴宜秋宜夏者則宜月宜雨然宜冬者必宜雪宜夏者必宜風近山宜山傍水宜水各有所

適無俟煩言。特念外境之呈必本內心爲移易。意美則往無不愜。愁工而隨處生憎。僕也早蠲甘味。自愛苦廬冷第。一枝僅堪倚。雪枯硯幾匣。聊欲生雲未結蘿石之歡。第窮毫楮之賞。則是記也。眞如黃胖之遊春癡人之說夢云。

如建安從事千門萬戶畫地便成更以雋語組織其間步步騁奇節節徵勝乃不同  
帳籍文字弟南識

園名大觀文亦稱是讀之但覺迷離恍惚目眩神奪而中間自有線索以聯絡之經緯以組織之其語之雋采之華又其餘事具此手段真可造五鳳樓梅甫註

局法全從黃九煙先生將就園記中脫化而來味菜生識

賈寶玉櫳翠菴品茶記

茶之嗜在晉猶少。自唐人陸羽著爲經。此風始暢焉。妙師法海提源其於茶也有偏嗜。非夫坡老所云佳茗比佳人者邪。歲在辛亥八月之杪。蓉桂競芳。風日正美。偶偕瀟湘子衡蕪君訪師於櫳翠菴。余以瑣瑣俗流誠不敢久溷。而師與二人有深契。遂自客次招入靜室。渝新茶一串品焉。其時據禪榻者衡蕪君也。坐蒲團者瀟湘子也。師則躬自

量水添獸炭候蟹眼其茗爲老君眉其水爲玄墓梅花片上雪味輕而淳使陸羽品之不知又作第幾泉矣至其茶器則有若瓠匏壘者壘有耳字鑄隸書小眞跡一行曰王愷珍玩又有元豐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於秘府款其一形似鉢而小鑄垂珠篆三字曰點犀蠶其一爲綠玉斗則師所常飲者時瀟湘子得一壘衡蕪君得一蠶余適掩至師不得已卽以其斗惠余見座間尙有茶海一乃九曲十環環二十節虬竹根所整雕者遂欲盡一海師曰止止自昔茗飲者以一杯爲品今予卽能盡此而斯泉斯茗亦復何可多得邪且曰今日之飲微二子爾恐不解領此他日慎毋至也方語次適見女童持一成窑五采小杯至師遽命置之外院以杯在客座誤爲俗手汚耳余曰是不若畀余否則終玷淨地師曰若持去則更佳然苟爲余所飲者亦惟碎之已耳余笑而應之曰然師因謂二人曰茶之性頗峻刻故養生家目爲草大蟲惟於酒闌飯後偶攜數餅自起試之且泉欲其冽火欲其活具欲其精茗又欲色香味兼者則固可以消積滯益神明得啜少許爲佳耳抑或二三知已於小窗密話時藉以潤談吻澆詩脾卽不能兩腋風生而其意況自栩栩欲活也時二人皆首肯余固不解此因先抱器以歸而記之

如此瀟湘子者林媛黛玉也衡蕪君者薛媛寶釵也師法名妙玉卽號爲檻外人者也記之者誰怡紅院主人賈寶玉也。

宕往夷猶神似六一居士怡紅公子有此捉刀人足千古矣弟南醉識

松風水月琅琅儂音撲去俗塵三斗海上鼓琴客識

清思浣月妙腕生風味菴生識

清微淡遠恰好爲檻外人寫出身分竟是歐陽公集中得意文字梅甫註  
淡淡著墨自然微妙婉曲我最愛此種梅父又註

### 十二釵贊

黛玉

慧解珠圓芳猷蘭鬱天上難捐世間遂絕湘竹留斑桃花成雪物忌堅芳人諱明潔之子云亡我心如憊千古情人一齊解脫

寶釵

理懿辨雅珠玉爲躬機沉愈活色莊轉融人情囊括物態牢籠蘋蘩足任琴瑟徒囉月

封鸞鏡。霜湛虬鐘。戚貽金鎖。咄咄書空。

元春

縕露飛甘絳雲結。慶媚茲一人。右於四姓人。以德高我疑庸勝。朝霞甫升。殘月已映。究亦何榮。是真薄命。

探春

玉節金和堅而能潤。秋實春華肅而彌韻。劍氣珠光。花顏雲鬢。不拾慧牙。獨全福分。千里東風亦復奚憮。

湘雲

是詩瘋子。是天仙人。不嫌何避。不病何呻。脫盡窠臼。冠絕釵裙。笑割鹿脯。醉臥花裯。豪宕彌甚。風流愈真。得婿既美。如花在春。離鶯忽唱。乃作文君。

妙玉

紅梅冷綻。春色暗融。原未住。岸鄰不蹈。空屈清淨體。陷泥淖中。如花妥惻。如絮飄風。僻亦無害。劫太冤。悽茫茫。孽海萬法所宗。

迎春

巧智不足拙艱有餘究因木朽終作蘭鋤委身狼虎畢命猶狙饑他桃杏不及柳蒲  
讀感應果安取乎

惜春

格清故奇性僻罕中春痕欲無塵夢謝共一局棋殘三更人闌此劫幸逃塔修無縫

熙鳳

香閣霸才沾沾自喜花貌棘心雲旋風靡容悅太君彈壓羣婢妬固難醫情復甚綺利蘿孽生權專禍起慣事鷺鷥那不冷齒促返金陵亦可悲〔〕

巧姐

幸留餘蔭邂逅偕臧春事旣歇稻花轉香田家少婦公府紅粧絢極必澹巧於斂藏

李紈

幽閒貞靜淑慎和雍詩書之族慈惠之宗才歎於德淡成其濃青燈課讀紫誥叨封太平可共有宰相風

可卿

卿太鍾情夢何多好殘膩慣留薄妝時掃氣骨脂柔枕衾香繞明月忽沉彩雲易渺現  
身警幻無法說了

于充甫云刻本王作擬史此則神似孟堅矣余謂孟堅之傳孟堅自贊之今悼紅之記兩著代贊之其難其易世必有知之者特不能多得耳弟南醉識

魚網織辭龍門假手味菜生識

十一贊無語不嚮無筆不超遊戲三昧直欲駕展成而上之梅甫註

十二釵贊贊

措語珠圓下字鐵鑄筆端造化因物而付呼之欲出味之成趣色色空空紙上如晤  
今諸男女忽怨忽慕說非非夢非非想故

古箬山人呵凍戲題

意淫箴

春秋誅意矧以淫宣凡百造端積想成焉影接恐後形構在前情態目注旨趣私研惟  
吾所欲實鑿其天終於顛倒本乎流連特頌玉律內省宜虔此不滅度或礙昇仙

才人之文開士之律第南醉識

玉壺儲露雪椀調冰味菜生識

賈母王夫人薛姨媽論

賈母餘資之散。判決井井知在少時。不特以德稱也。才亦有足多矣。年高委政。豈不宜享一日之間哉。惟於黛玉則始愛之而終死之。未免耄荒之誚乎。然以王夫人視之。則仍奔走恐後。是固才不才之辨也。乃又欲妄用其才。故太君之所作養者半爲夫人所芟夷。此豈僅偏之爲害已耶。至如薛姨媽者。才固罕著。德亦難名。跡其旅進旅退之下。好語慰林之時。欲不謂之有心人不得也。宜乎有寶釵者爲之女也。

世之奸雄甯有逾薛氏母女者。文不書罪。無窮止以結處二語了之。自然意在言外。文品已至神妙上上境界。第南醉識

釵黛孰優論

夫爲人而不求悅於人。漸至不爲人悅。則其人之品地可知。抑爲人而必求當於人。卒能無所施而不當。則其人之品地又可知。是故釵黛者。其才同。其貌同。固一時之瑜亮。

誠不能甲此而乙彼。然其性情不同。言論不同。其行事心術又不同。論人者。苟能深求。其本末。將兩人之優絀。自有不能掩者。蓋昔釵黛之在榮府也。論其境則固釵順黛逆。而論其戚則實釵疏黛親。淑女之求於黛實當。乃當黛之始至也。固無一人不愛憐者。及釵一至而愛遂分矣。然猶不相下也。繼竟稍殺矣。終且有釵而無黛。是雖王夫人之偏私母黨。或由黛玉之不善周旋歟。特是老泉之論。介甫也。固嘗惡其不近情。而不知古之近人情者。其城府尤不可測。然則黛之不喜周旋。是卽黛之爲黛也。在寶玉得婦如釵。固亦可以無憾。而金玉之契。雖曰天合。未始不由乎人事。蓋釵又有所以爲釵者。而欲以區區不善周旋之黛思與度長絜短比權量力。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何以明其然也。記稱寶釵靜慎安詳。有方家舉止。及觀撲蝶之日。私語甫聞。而卽懼禍規避。其機警既可畏。乃又不招呼他人。而惟黛是嫁。是黛固妬釵而釵之處心積慮。何嘗一日忘黛。非惟不忘。并若有陰險之意行乎其中。所謂大方家者。固如是哉。而借扇興譏。其尖利又何遜於黛耶。至以詞曲爲不當讀。則又烏知黛之所引。旣知矣。則釵固先識之。卽有忠告之雅片語可盡。何必始簪之終撫之。吾以是知其正言莊論之處。皆投間抵。

隙之情。不過藉是以絡黛耳。卒之自是以後，黛遂視釵如親姊。噫！記稱黛玉心重而性小。行動易摘人過失。而由此事觀之，黛亦可謂坦直爲懷而待釵以不疑矣。然爲黛玉者或不得於姊妹。或不得於舅母。後并不得於外祖母。而爲寶釵者雖以熙鳳之黠。黛玉之慧。湘雲之豪爽。襲人之柔佞。上自賈母。下至婢媦。皆能兼容并包。而無不當。則豈釵之實賢歟？蓋其世故深而揣摩熟。誠非黛之所能力望也。且夫釵有拂逆。率處以恬然。人遂稱其有涵養矣。然黛有拂逆。雖不能如釵。亦祇自傷之耳。究未會開罪於人也。而人遂以爲心重。以爲性小。則皆境之所爲。蓋黛無依歸。而釵有憑藉。使易地以居。將釵之所以事上接下。無不刻意周旋者。度亦黛所優爲。惟限於境。而黛之性似乎稍偏。亦惟限於境。而人遂思騎鯨。夫黛嗚呼。此固黛之不幸。而非釵之所深幸歟。總之黛以剛遇。固極抑鬱。而釵之蘊蓄。抑何不可量如此也。雖得婦如釵。實無遺憾。然如釵者。人得而妻之。如黛者。人固不得而妻之。也不得而妻而黛玉於是遠矣。

頗似金華殿中人語。然細閱之。殊不失作家本色。此爲千人共見之文。弟南醉識。

胸明於鏡筆快如刀味菜生讌  
持論平允而筆又宛曲沉摯

副冊諸敘論

平兒 香菱

之二人者蓋無不可意之事不可意之境與人而其所處則無一可者無一可而能無不可斯其所以爲可人歟特是香菱之刻苦工詩其風雅固高於平而以平之處心仁恕泛應曲當則又非菱所及不然若菱之有金桂固一庸奴耳至以色市以能市并忌人以德市如平之嫡者似不可與一朝居以平皆明犯之也乃卒相習而忘則豈鳳之能蓄平實平之能容鳳耳其得正位也夫豈不官猶念香菱一生無一順遂其後雖亦居正而卒以產亡天何遇之苛耶以是知詩之不宜工也

言簡而賅語無泛設一結尤寄恨無窮弟南醉識

鴛鴦 晴雯 尤三姐 附金鉢

之三人皆不得其死然其所以死者異矣晴雯死於屈三姐死於憤要皆色豔而性剛

固有自禍之媒而獨鴛鴦以義死。故曰異也。乃吾又謂三人之死名雖異而實仍無不同。蓋鴛鴦之死義名也。死烈實也。其死烈奈何。惟不肯爲赦妾也是無論有所屬意與否亦可見其非忘情者。殆知此情必不得遂。遂返於正而特以義聞。至晴雯之於寶玉也。苟無莫解之情。又安往而不自得耶。若三姐固鍾情於湘蓮。及狐狸狐搨。乃遂刎頸見志。是更情之至也。故曰同也。夫如鴛鴦之死。誠得其所。至此二人者。縱性情不急。言語犀利。而卒能完其貞焉。又何令人以可矜也。要之三人苟不爲情迫。則皆可以不死。正如金釧之亡也。倘非金簪落井之對。亦何至激而爲水僊歟。

紫鵑 芳官 襲人

之三人者。皆出於生而不出於死者也。而其所以生者。亦異焉。鵑之奉惜春以事佛也。慙寶玉故也。其慙寶玉也。奈何鵑於湘妃誼甚摯。妃之榮枯實共之。洎死而鵑旣無恃於妃。卽失望於玉。且推妃之所以死。遂若深有慙於玉。而特非妃之婢也。故又不能遽以死謝而姑奉佛。以懺情。是則身雖生而心已死者也。芳官少而慤。其與寶玉實兩無所猜。惟於禁寒惜暖之下。未免情有獨至。故雖斷斷焉可以無死而轉。不肯苟生。必不。

得已乃歸水月以終且卒免買芹之亂是則身既生而心遂存者也若有不可不死之義不可不死之事與情人方疑其必出於死卽彼亦未嘗不以死誓乃卒屢欲死而終不能舍其生且伈伈俛俛惡爲玉涵之婦如襲人者則是以不死而身愧生者也夫死生亦大矣苟可得生誰願出於死然卽三人以觀豈不自有所輕重耶故論鴻芳之所爲克順其變者也雖不死而心獨苦矣惟是爲人而至求死不得如襲人者此際柔情似水正不知何以爲懷也嗚呼可以諷矣

論襲人處鑽心刻骨字字沉著南醉識

書紅樓夢後

歲闋逢攝提格律中中呂旣望之夕雨蒼氏讀紅樓夢竟而歎曰嗚呼造化夢神也天地夢境也古今來盛衰消長一切離合悲歡之事皆夢中之情景也然而夢卽覺之關自來善夢者必然善覺故赤壁夢而江山風月皆超邯鄲夢而富貴功名如履此眞大覺關也而無奈人之終於夢也以夢爲覺反以覺爲夢宜乎可與談夢者之少也是書本名石頭記蓋欲說生公之法而使之點首也後又稱紅樓夢夫夢不止紅樓有而獨

繫。以此者言。世間最難覺者。紅樓之夢也。其間萬縷情絲。纏綿互縛。而起結皆托之渺茫者。亦謂是固迷離之夢境也。洎乎曉鐘撞後。打開情欲關頭。杜宇啼殘。叫醒鶯花世界。則固夢覺之時。所謂白茫茫大地。皆干淨也。夫而後可與談夢矣。夫而後可以同夢矣。蓋以夢蕉鹿者。半真半假。正以假者。卽真而使覺也。夢胡蝶者。卽假卽真。渾而化焉。無往不覺也。而無奈人之終於夢也。昔王潛夫作夢列篇。明黃九煙有選夢記。是以錦心繡口之才。撰是以引天下之夢中人。惜乎書缺有間。其人不傳。要必覺後人耳。而吾獨恐作者之外。凡碌碌於夢中者。終不能覺也。悲夫。悲夫。

充甫謂是篇可不作。雨蒼亦自嫌其薄弱。予謂非也。世之閱紅樓者多矣。而多不解所謂。得此爲閱者。導師不亦可乎。弟南醉識

### 題紅樓夢十二律

慧鏡千秋照痴情。萬古消花空留幻影。月自麗清宵。木石緣俱誤。葫蘆樣孰描。其如人未悟。猶慕童嬌嬈。

### 寶玉續莊

自有妍媸判。凡情亂似麻。言看刪北夢。語妙續南華。物以齊爲貴。容憎衆所誇。偷皆歸一致。愛海漲塵沙。

妙玉走魔

通盤輸一着。參到有情禪。不解真能解。其然尙未然。夢醒孤月冷。梅綻妙香傳。畢竟難超脫。名空檻外言。

李紈訓子

自唱離鸞曲。蘭闈夜課嚴。父書兒好讀。師道母能兼。冰節當時著。花封異日籤。紅樓諸女伴。似此復何嫌。

劉老存孤

餘蔭分前日。高情動素秋。一車宵走險。孤豔暫依劉。魔刦憑伊解。良緣藉而謀。祇憐公府女。田舍竟輕投。

可卿入夢

疑假疑眞事有無。柔鄉乍入倩卿扶。春迷繡閣香銷骨。雪暖瑤池玉削膚。一縷情絲牽

隱約三牛豔影認模糊紅樓此日存公案惹得人將小字呼

熙鳳離塵

幻夢花花假混眞屋懸秦鏡恰無塵瑤宮縱許消情刦香國誰憐失霸臣往事但言幾冷齒綺才善用亦撩人妙蓮經卷還持贈寶筏擣來好問津

寶釵撲蝶

女兒心事比春長蝶亦多情翅倦颺宮扇偷翻迷月影堤花碎踏鬪鞋香雙飛原有撩人意戲逐應嫌惱我腸私語忽驚聞耳畔虧將穠李代桃僵

黛玉焚稿

怨墨零香一夕鐫西來大意出無言繭抽前度絲絲盡萍化三生箇箇圓心比灰寒珠有淚命如紙薄玉成煙落花飛絮相攬葬火宅還看湧炒蓮

湘雲眠芍

醉卽眠花雅絕倫每於豪放見天眞麌塵如雨迷香海錦片成團裏色身世界無遮稱混沌猜嫌不避越精神雲鬟玉臂懷前夢何似來嬉酒國春

寶琴探梅

人與梅花一例。脩花奇人豔。兩風流香霏。雪春痕活。絮撲紅衣倩影。留似有夙緣通。一笑恰無塵夢誤。千秋如君自是清華選。僥倖何人咏好逑。

平兒理粧

醋澆無端酒半醺。池魚殃誤亦奇聞。略施脂粉情方洽。代整釵鬟香願分。儘有偏弦彈。絕調敢希新婦配。參軍石頑竟合三生契。幸侍妝臺薄效勤。

香菱學詠

力追風雅見生平。厭趁花緣治酒兵。寶月當頭心早悟。筆花落夢句初成。好將世上清新意。寫盡人間怨慕情。太息妙蓮開不足。聰明到底誤卿卿。

大觀園落成代賈寶玉元夜侍元妃謙卽席應敎恭紀百韻

椒寢承恩。泮蓬壺拓地。強天家頒禮。數戚畹。慎關防。穎水推華胄。唐封溯令望。雲臺金鑄。范研席。座分匡策。略高西漢詩。名飲巨唐銅勳熙代。盛鐵券上公。藏仙李根盤。固銀瀆澤衍長離。方鍾秀氣合浦發。奇光禮敎公宮裏。言容女誠詳。蘭猷芳自播。椒頌典無

忘御柳承眉翠宮梅點額黃長尤稱淑慎幼卽著端莊丹禁賢資輔瓊闈選叶良穀華  
升若木曜彩照扶桑華渚春星出璇宮夕月當飭躬禮西母弭節擁東皇歷典中樞務  
彌勞內職勳晉增誠異數錫孝更同慶蘿屋因增補節齋特改量宿低爭拱月材大總  
輸檯花霧分長檠霜華灌未央連雲通紫氣向日戴青陽刻意施丹聖經心鬪桷奈銅  
鋪脩玉局釦砌傍銀牆望幸絃同急程能弓自張閱時規悉中不日慶相將報竣龍光  
賁來儀鳳德昌瑞煙迎淑氣祥露浥恩漿寶馬塵初起銅龍漏乍涼百枝燃雉炬萬舞  
奏鷹簧旗拂天南翠衣飄日窟香傳宣中使謹趨觀小侯忙帳外千官肅雲中一鶴翔  
月明金屈戌風動玉環璫國體恩蒙略家人福展常歡承慈母膝嘏祝太君堂忘分求  
鶯友關情憶雁行大椿欣借蔭爾艾祝如岡中表閨情洽邢譚戚誼減花還聯姊妹錦  
各贈鶯鶯寵錫金分鑾榮施珠有航華貂欽滿座異貝豔承筐仗合沉魚鑰筵開酌虎  
璜蕙羞羅燕雀蘭膳典鯛鱠龍研蓬池膾芝供玉洞糧爐煤清鵲尾杯酒漾鵝肪樂作  
鸞輿啓團窺蝶翅颺團香迷寶麝曲蓋繡飛鳳路扼奇峯背幽通曲徑旁乳源平雁齒  
文石砌羊腸垣甃黃金殿樓標白玉坊風柯蟠隱見露柱鳳騰驤花激香流片蕉天綠

展章圃看園芍藥館夷築瀟湘荇渚違梨院菱洲接藕塘蓼風吹水碧梧雨點苔蒼秋  
潔齋延爽泉香闌沁芳怡紅迷錦陣擁翠悟空王絳雪堆梅萼黃雲割稻芒蘅蕪借扇  
馥圖史各分囊檻勢凹晶曲軒形凸碧昂盤多薇露盥窗合茜紗裝漫指帘隨杏還宜  
舟駕棠魚龍陳百戲燈火耀千廂豔曲翻囉噴新聲譜義揚雪飛迴舞袖塵起繞歌梁  
含笑花迎輦通波水繞廊傳柑佳節近放仗上元剛徑折還登岸宵寒更舉觴金缸花  
燦爛銀管藻輝煌雅製超三絰中聲振八琅庚觚同進爵甲觀永增祥珠看排盈琲機  
咸鬪七襄菊銘嚴繡闢絮詠接詞場豔說千花落爭教隻字商合門齊燕賀一德集霓  
裳喜極悲偏動歌多淚轉妨近懷甘似蔗昔味辣於薑慎弗誇門閥還宜肅紀綱但能  
承世澤庶可謝餘殃諭切顏俱動言欽色漸康重諧匏韻古更聽玉鳴鏘弗祿歌周雅  
延禧泐漢頤國恩千載誌家慶百年彰觀止思廻輦題鑄暫息房雞人驚報曉鶴監待  
催妝昔別眞綿渺今離益慨慷續游希逐歲溫樹忍經霜矧某恩尤著維時學未遑經  
腴膏賈馬書法授王羊縟采羞輦脫支辭掃粧糠言偕蘭並郁箴比藥堪嘗一自朝天  
易空教憶帝鄉蟬編徒自蠹犬子未爲郎何幸瞻莊範重叨繹義方得邀春似海載詠

笏盈牀。祝遜枚。臯善吟。同白傅。狂名如成萬。一恩始。答汪洋。勝會人思繼。蕪辭學愧荒。  
何時趨禁苑。賦請獻長楊。

賦得怡紅院羣芳開夜宴七排二十四韻

曲唱長生酒。滿卮擬揮彩筆賦新詩。怡當綠快紅。怡俊正是珠胎玉孕時。小隊初看聯錦幔。羣眞會見集瑤池。仙人風度都清貴。錦片前程好護持。天降名泉誇種壽人歌。得寶願延禧。如花美眷春應妬。似水流年月也癡。真箇銷魂推此度。一齊含笑祝維祺。蘭羞紛荐香蒸遠。桂露徐斟珠滴遲。射覆當筵覘慧解。飛花前席兆佳詞。庚觚到手籌先數。甲錄多情算瓦推。水綢一池餘怨慕。禪參四壁慰相思。夜闌琴韻調成綺。風定爐烟裏。若絲道謝須臾。廻鳳輦洗樽還。復擁離姬禿襟。窄袖嬌難畫。送暖嘘寒意乍移。拇戰初酣癡好賣。豔歌輸唱暈羞窺芙蓉。禱隱黃金窟。荳蔻香憐白雲肌。世界無遮成混沌。性情互洽少猜疑。者番宴笑真如意。異樣風流甚。畫眉忽聽虬鐘鳴。古寺俄驚兔魄下。高枝翻殘酒盞知無力。逼出歡情越不支。一室泉香人醉徧。三生石冷夢溫誰顧。蔚幻境原如是。懊惱塵緣也。若斯綠酒自酣原解飲。黃梁易熟莫輕炊。好尋青埂峯。前路多

少繁華畫陸離

讀紅樓夢偶書

花夢久不作情史時繹之偶溫石頭記愈讀意愈痴慨懷天地間要是情維持江河古不廢殆有淚點滋事卽涉兒女忠孝實所基情至文愈至淚枯墨落遲惟有情淚人能爲絕妙詞癡男一何慕怨女一何悲世事深閱歷至理推盛衰榮落頃刻間好把黃粱炊境卽託諸幻事亦未足疑其文更幽雋氣靜神彌怡但見花鳥笑誰知宮羽移草蛇而灰線令我費尋搜憶有此書來八十年於茲苦無解事人卓立筆一枝爲渠開生面顆顆珠探驪嗟予抱情癖擬書混沌眉有志恨未逮一編聊自私敢僭蕭樓名定爲賢者嗤卽爲賢者嗤勿示鄉里兒

讀曲悟禪爲絳芸軒主作

愛偏嗔有餘衆昵又多拂胡惜千金軀願得每人悅此願渺難期素懽且屢絕不解同心人我分冷熱顧影亦自憎空餘一腔血豈意法曲中反有大解脫來去一身空外緣嗟枉結會心天外來果證波羅蜜挑起良獨難放下請今決有花不敢拈便成活菩

薩馨彼中酒人忽見當頭月煩襟頓滌除洪爐點涼雪

桃花塚懷古

暮春三月花亂飛。江南草長綠初肥。花飛花落春將老。可憐只是無人曉。絳珠仙子瀟湘妃。愁重情深世絕稀。早起碧桃花下坐。悶看紅雨濕人衣。爲憐顏色如花好。爲見花飛心悄悄。親荷花鋤下玉階惜。花還把殘英掃。掃取殘英盛絳囊。山坳深處去埋香。一坏黃土重重掩。便是鶯歌蝶舞場。祗悲昔日葬花人。而今恰被花埋了。花殘人去兩茫茫。世事雲浮安可道。

決絕詞爲絳珠仙冥升時作

決絕復決絕。心事不可說。花謝月空明。淚乾心轉熱。草草塵緣已滿年。樨香梅熟便昇天。丹還願點瑤池。火滅愁開玉井蓮。情生情死。情難了。多情怕被無情惱。此情但得有人知。薄命如儂何足道。不須更覓返魂香。便入仙莊沼孟榮。恩怨忽看都不記。尙餘何事斷人腸。

寶黛之情未可以筆墨喻而流覽其始末又不能不贊一詞爰贊數語

世人多作形骸論。至死不知兒女情。兒女有情。自綿渺雙煙。一氣交相縈。湘妃心事。本難說。公子愁癡。每貢誠笑啼。嗔愛互爲謙。中有數事心。尤傾偷撋。豔曲花間讀。兩小無猜。目已青神飛八極。日炎午欲言。未言淚忽盈。聊真憐我須自愛。病探肺腑旁。人驚流言。將整南歸棹。一嚟幾絕喚。不應其後懷。疑妃絕粒干潭。一月何分明。冰綃寄意慰離索。一珠一字躬題曾。珠沉水止味禪悅。靈犀點點如晶瑩。其他瑣事不能憶。大約推襟送抱。世間伉儷無此盟。縱然有願未能遂。數年情跡已不能分影和形。人生到此直一死。死者已矣生者憎。恰憐金玉奇緣幻。甘把真情博假名。冷暖自知何待說。特翻公案。

懸聾卿。

戲題  
撲蝗大嚼圖

我聞冥特蠭賊皆是害苗者。蝗之爲物將毋同。適從何來遽集此。乘風吹入千花叢。或爲蚱蜢跳階側。或爲蠻𧆉鳴牆東。山花滿插村嫗髻。自言儂是可憐蟲。蝶亦爲伊惱。蜂亦爲伊嗔。蝗兮蝗兮有何幸。竟得公然附鳳而攀鱗。登盤大嚼無其倫。嬌鶯婉蕪趨下。夢四座勿喧。聽蝗語。婆夢初醒亦可人。倭爪留與開生面。化腐爲奇妙入神。

詠鶯兒

主美頌難休。花溫葉也柔。微詞標絡玉。審法晉陽秋。

詠小紅

飛上最高枝。斯真得意時。語曾私滴翠。未免誤猜疑。

詠翠螺

拾得金麒麟。雌雄辨未真。陰陽開妙悟。一笑別成春。

詠儂大姊

喜動芙蓉萎。悲纏湘竹寒。笑啼都不敢。始信做人難。

湘館春慵

香迷一枕蝶。魂銷中酒情懷未易描。心越怕。眠身越懶。最難解說是春朝。

蘅蕪君於寶玉榻旁代襲人理繡

如玉人來臥榻旁。伴殘香夢繡絲長。嫌疑何竟全忘却。始信卿家果大方。  
金玉緣惺木石奇。夢中囁語亦堪嗤。豎來拂子還聞否。我轉憐卿意枉癡。

送探春子歸

花酣鳥笑嫁春便。畫舫光陰錦瑟年。一自秋齋人去後。海棠無主玉成烟。  
翠果蘭因夢。選紅許多心事。女兒同挂帆。那得如君快一朵仙雲擁海東。  
莫將遠嫁惜娉婷。幻夢花花眼。倦青軟視東風。須著力恰無別淚灑長亭。  
丈夫意氣美人身。闊略宜探海。島春閒慕小喬夫婿貴。羨卿也屬姓周人。

詠通靈玉

曾經媯女爐中鍊。待與楊妃口內含。說到通靈轉昧。情禪還讓老僧參。

詠金鎖

金玉緣奇孰信之。憑將人巧斬天姿。癡心鎖住些兒否。月冷空牀悔莫追。

送柳湘蓮入道

一局棋殘草草收。一瓢涼雪打人頭。明珠上掌還輕碎。鐵錯何人鑄六州。  
無情有恨悔千秋。歷刦難消此日愁。雪濺臙脂紅玉冷。傷心人怕看吳鉤。  
萬丈情絲一筆勾。誤人自誤復何尤。死工夫裏開生面。餘地原應及早留。

不風流處也。風流禪轉。西廂四壁。生死兩途。齊下手。色空空色。語真脩。

總評

高摘屈宋豔濃薰班馬香實無聊之思亦有爲而作借題發揮惟妙唯肖才人之用心可愛亦可憫也與嶺南梅孝廉紅樓夢贊異曲同工更足補其所未備僕向欲細評紅樓加以論贊匆匆未果今讀是編實獲我心後有暇日當更補篇中所未備焉嗟乎天下何一非夢知其爲夢固不妨夢中說夢也姑留與醒眼人觀之

丁卯嘉平月之既望古箬山人題於古箬山房南牕下

(完)